

东溟奏稿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自序

台湾郑氏之平也，提督施琅自海道驰奏，七日达京师。圣祖嘉之，封靖海侯。总督姚启圣得台湾报，乃奏，已迟旬日，故不得封。然启圣经营台湾二十年，黄梧、施琅皆郑氏故将，为启圣招降，本遣平台；琅功实启圣功也。乃琅封而启圣不封，当时大臣无有言者。启圣以此大恚。疽发背，卒。后数十年，鄞人全祖望乃摭其事，作第二碑，纪实也。

当日台湾有事，巡台御史径奏，不由总督。盖自有台湾，即为定制矣。乾隆中，罢御史巡台，乃令镇道径奏。而台湾总兵，初皆以提督之有功爵者为之，道职较小，故列衔其后。嗣是，总兵非功爵之提督，亦相沿而不改。迨林爽文乱，总兵柴大纪受诛，上怒台道不先奏劾，敕台道自尽；福文襄乃奏请台道加按察使衔，得专折自奏事，毋庸会总兵衔。盖台镇兵额为天下最，又专制海外，设有异谋，内地难制，故使台道奏事，弭患之意甚深远也。而总兵多武人，不能自为奏；未几，复由道主稿会奏，以示和衷，无复有知当时故事者矣。

近廷寄至台，竟使总兵传谕台道，而总兵每次称加提督衔，台道则屡去其加衔，盖军机亦不知台道加衔之所由来矣。

道光十九年，闽督某公怪台湾奏事不由督抚，吴公荣光为藩司，对曰：台湾奏事乃国制也。某公曰：制虽如此，镇道何得居之不疑。吴公贻书戒余，始知见忌。未几，某公移督云贵去，乃解。

余既得吴公书，倍益谨慎。故每奏，皆在台言台，无一语他涉。不宁惟是，总兵所与共事者也，而猜忌尤甚。一稿往复商改，至于三四。恐台道见长，或掩之也。余悉如其意。其设施自道不能牵及总兵者，则不以闻，乃悦。最后奏讯夷囚疏及嘉庆中松相国语，总兵见之，愕然曰：如此，是有道无镇矣。余曰：请易为「相国告君语」何如？总兵思之累日，乃曰：我未识松公，倘异日召问，其何以对！无已，则从实耳。嗟乎！一奏疏也，总督忌之、总兵忌之，虽谨慎让功而卒不得免。总督既以台湾奏事为不然，大臣复轩轾镇道太甚，向非天子圣明，安知其事变之所极哉！而高庙君臣所以维持海外、弭患无形之意，不可以不白于天下也。在台诸疏，皆已发抄，无所讳隐，乃叙列其始末

于此，俾世之言故事者有所考焉。

卷之一

筹剿三路匪徒奏（夹片）

审办南北两路谋逆结会匪徒奏

入山搜捕余匪奏

剿捕中路匪徒完竣奏

谢平胡布逆案议叙奏

筹剿三路匪徒奏（夹片）

奏为查办南北两路匪犯及中路匪徒谋逆、戕兵、伤弁、统兵剿捕、立获股首、拟办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台湾海山交错，民番杂处，每次匪徒滋扰，多在秋冬。南北响应，非抢劫为生，即谋逆滋事。聚散无常，此拿彼窜，必须先事预防，随时速办。臣姚莹，本年闰四月到任，查悉向来匪徒滋事，全系游民附和，与臣达洪阿及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禄筹商，飭令各属，劝谕总理，联庄收养游民，每庄数人，编造庄丁名册，俾令巡守田园，藉资约束。复于九月初七日，亲往北路巡查，督拿积匪。臣达洪阿，亦严飭各营将备，加意防缉，去后，接据南路凤山营县禀报：九月十二日，有匪徒张贡等数十人，起意谋逆，抢掳杀人。臣等立即督飭城守营参将德谦、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南路营参将余跃龙、凤山县知县曹谨、前凤山县知县魏瀛等，驰往查拿，破获首从各犯。臣达洪阿，复于十月间查阅南路营伍之期，亲往督拿余犯，共获首从五十余名。十一月初三日回郡。

先是，北路颇有风谣。臣姚莹亲驻彰化，联庄藉资镇定，并会同臣达洪阿，督飭嘉义营参将珊琳、知县范学恒、委员陈埧及在籍提督王得禄，遣派线勇，拿获造谣抢劫之赖三等犯七名。又获结众滋事之吕宽等犯十一名、迭劫盗犯许清和等四十二名。北路协副将叶长春、升任都司关桂、前后任彰化县知县贾懋功、黄开基、因公在台之建宁县知县范献之等，拿获聚众结会之蔡水藤等犯二十五名、迭劫盗犯郭再沅等三十二名。又台湾凤山营县拿获迭劫盗犯苏喜及陈加礼、林吧能等五十四名。南北两路已见安靖。臣等以前后所获人犯二百二十余名，皆案情重大，未便草率，正在飭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督同各县添委人员，悉心研鞫，分别勘办，尚未具奏。詎中路台、嘉交界之大武垵巡检丁启忠、泛弁陈建章等，于十一月十六日禀报，有逆匪胡布聚众竖旗，谋攻湾里街泛。臣等查该处北距嘉义县城仅数十里，即飞飭该城文武及各范地加意防范，并请在籍提臣王得禄召集庄丁，协同守御。一面督派城守营参将德谦、署台湾县知县裕禄，督带兵勇，驰往查拿，并飭该处范弁率兵及该巡检等，严加堵御。该匪闻风逃散。当经拿获匪徒杨丕、陈铨、胡荫三名，讯认同谋从逆不讳

此案虽经破获，但首犯未得，匪徒仍四布谣言。臣姚莹在彰化得信，方拟回郡，以便臣达洪阿北阅营伍，督拿胡布首伙。詎该匪谋逆未成，窜匿内山，投谋贼匪洪保等，分立股伙，勾通嘉义县辖之店仔街口民萧红、李明二匪为内应。突于十一月二十四日黎明，纠匪数十人，竖旗直抢店仔口范房。萧红、李明开门纳贼。该余外委黄忠顺，仓猝迎捕，致被将兵丁陈成龙、郑和福、郑国用三名戕毙。该弁及林大成、黄朝恩二兵，亦受重伤。迨附近各余官兵赶至，群匪复行逃散。

二十五日，臣达洪阿接据嘉义营县及各范驰报，不胜发指。伏思自查办逆匪沈知一案，距今将满二年，无刻不以「训兵靖匪」为念。本年夏秋以来，同臣姚莹筹商先事预防之策。先后拿办南北两路各起逆匪盗犯二百余名，地方稍安。今中路匪徒胡布，胆敢勾通内应，戕兵伤弁，不可不大加惩创。臣达拱阿随札调水师副将张朝发，会同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及在城文武，防守郡城，以固根本。饬派左营游击洪志高、护理右营游击吕大升，率领自练精兵六百名，挑选中左右营兵四百名，另调水师中营游击江奕喜领兵五百名，剖委熟悉情形之卸任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建宁县知县范献之，随营审办案件。臣姚莹在于道库筹拨经费，交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具领，委候补府经历县丞庞裕昆、候补从九品吴焯，随营支应。臣达洪阿统带于二十六日驰赴店仔口驻劄，即遣将备员弁及台湾、嘉义营县兵役、义首人等，密购眼线，侦探胡布、洪保等匪确踪。臣姚莹亦于二十八日自彰化驰回到店仔口，晤商一切。即据报：逆首胡布逃匿内山后大埔地方，洪保等亦在该山左右。连日督派将备统兵带同台湾、嘉义二县役勇，分往围拿，生擒逆首胡布及洪保、陈参、萧红、叶泮等十二名。讯认「纠伙分股、立有伪军师先锋名号、竖旗谋逆、攻范杀兵、因各处联庄邀人不起、是以走散等情」不讳。诘以余匪窜匿踪迹，该犯等全供已逃入附近通番之内山一带，山环百余里，草木参差，怪石旁礴，道路险曲，绝少民居。步兵前进，非拄杖攀藤不能上下。臣等查该处山内，既经藏匪，必有巢穴。诚恐尚有积年巨憨在内潜匿，不可不严行搜除。臣达洪阿，惟有竭尽弩骥，亲往捣其巢穴，期绝根株，仰副皇上靖海安边之至意。一面出示剴切晓谕，以定民心。惟胡布等犯，罪大恶极，法无可贷，未便稽诛。臣等即将逆首胡布及同谋戕兵之股首洪保、陈参、叶泮，内应抢范戕兵之萧红等五犯，恭请王命，绑赴军前，凌迟处死。甘心从逆、帮同抢余之洪懋、黄懋成、胡得、胡容、林穰、张守，内应之奸民李明等七犯，斩决梟示，以彰国法，而快人心。

现在地方业已安靖，复有各营县获犯多名，尚须严提确讯。臣姚莹仍回郡城，筹备一切，督饬府县严拿有名逃匪，并将先后所获各案人犯，逐起录供定

讫。俟臣达洪阿入山搜捕余匪，务期悉获，分别核办，另缮清单，再行具奏外，所有臣等查办全台南、北、中三路匪类大概情形，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奏。

再前督臣程祖洛等奏明，拨贮台湾道库银两十万，奉上谕：程祖洛等奏，酌筹拨解台湾道库贮备银两一折。福建台湾一府，孤悬海外，必须库贮充裕，方可缓急足恃。据该督等查明，请由收损监生银两归补本省封贮项下，酌拨十万两，发交道库，以为备公要需。着照所请，准其如数酌拨。此项银两，着责成台湾道专款加谨封贮，不得与府库纠缠，致滋弊混。如遇重大紧要事件，着该道一面酌拨，一面自行具奏，并报明督抚、藩司存案，事竣分别归补。此外寻常事件及垫放俸饷官兵等项，照旧由台湾府自行筹拨，不准擅动。遇有新旧交代，责令后任盘查结报，造册详报咨部。倘有挪移短缺，据实参追。如遇将军、督抚、提督渡台巡阅，照督抚年终盘查司道库款例，核实盘查，于奏报巡阅事竣折内声明有无亏短，分别究办。余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查此项备贮银十万两，先于道光十六年沈逆案内，由前台湾道臣周凯奏明动拨银三万两外，实存道库银七万两。姚莹于本年闰四月十六日接署台湾道事，当经兼护台湾道台湾府知府臣熊一本如数盘交，并无挪移亏短，照例结报。此次逆匪胡布滋事，戕兵伤弁，事属紧要，镇臣带兵剿捕，臣未敢拘泥，遵旨即于备贮项内。酌拨银二万两，另行存贮，发给台湾府撙节支用，报明督抚臣会折入奏，统俟事竣核实销摊确数，再行禀请督抚臣核办归补。合将动拨缘由，附片具奏，仰祈圣鉴，谨奏。

审办南北两路谋逆结会匪徒奏

奏为审明台湾南北两路谋逆、造谣、结会各匪徒，分别拟办，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道光十八年九月初间，北路风谣四起，嘉义县水堀头地方，忽竖红旗一面，上书「张添逊谋反」字样，并访闻嘉彰两县各有匪徒吕宽、蔡水藤等聚众滋事，结拜兄弟；凤山县亦有匪徒张贡等起意竖旗谋逆。经臣等先后分往南北两路巡查，督饬各县营严行拿办。当据台湾、凤山两县营陆续报获张贡等犯五十余名，嘉义县营拿获造谣插旗之赖三等七名，又结众滋事之吕宽等十一名，彰化县营拿获聚众结拜之蔡水藤等二十五名，分别饬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台防同知仝卜年、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署知县裕禄、前任凤山县知县魏瀛、建宁县知县范献之、台湾府经历魏彦仪等，逐一研讯，将大概情形汇入中路匪徒胡布等谋逆案内，禀报督抚臣具奏在案。

兹据该府及各委员先后审拟详解前来，臣等逐起提勘。缘张贡寄居凤山县

冈山地方，不知祖籍，平日游荡，交结匪类，与现犯张生及监毙之张心妇仔素相交好。道光十八年三月间，张贡同监毙之杨钳，行窃事主庄景牛只，卖钱花用。庄景报县差缉。经庄景之族人庄华访知踪迹，欲拿送官。张贡恐到官治罪，且年岁丰收，民多盖藏，起意纠人谋反抢劫滋事，并杀害庄华泄忿。当与张生商允，分为两股。张贡、张生均为股首，各领一股，称为大哥。派张心妇仔为伪先锋，杨钳及现犯林传、林长、刘奉琳、江添才、梁滚、陈赞、李群、王撻、陆番十人为旗首。现犯魏象、陈戇、林愿、许十、吴九、许长、詹尚、锤弗、陈腾、洪江、张深溪、吴瓦、张鸡仔、翁现、王性、林珠、杜远同监毙之林阿桶、林荣、江披、颜糖、高罄云、黄赐二十三人，充为旗脚，俱听张贡、张生号令。又胁逼现犯王鹄、蔡平、林佃、邵成、张未、谢江、林萤、陈进、郑待、张从、吴宇、李兴、沈心妇仔、陈撻、王教、曹另、尤藤、陈瑞、陈奔、黄棉、杜为、杜剑及监毙之洪远、逸犯石播、姚虎，同不识姓名三人，亦充旗脚。首伙共六十四人。九月初十夜，在山窝岫地方会齐。张贡因兵器短少，于十一月将晚，带领匪众欲往冈山范房抢劫军机，探知巡防严紧，不敢前进。途遇范兵林廷辉携有鸟枪二杆、短銃一支，自城中修理回范。张贡即同张生等截抢，并将林廷辉掳去。林廷辉乘间走脱归范。张贡、张生等即至瓦廓庄派饭三担，诈钱十千文。是夜，又遣派张生等二十余人行劫民人苏长家番银衣物。十二日早，张贡带领各匪伙至庄华家中，将庄华捆出庄外，令张心妇仔用刀杀死。林传等三十余人均在场助势。张贡、张生又令各伙分向庄民林正春、陈裕、石缄等家诈抢番银衣物，不记件数。因见人数不多，张贡令张生同林传等分往北路纠人。又令江披买五色紬布做旗；并买黄纸，多写封条，预备封抢仓穀。约定十七日在冈山竖旗。先攻范房，再攻县城。正在纠谋间，凤山县知县曹谨风闻，会同南路营参将余跃龙及冈山余弁带领兵丁二百名及该县自练乡勇一百名，驰往拿办。

臣等闻报，同台湾府知府熊一本查该处系台湾、凤山两县交界，飞飭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会同城守营参将德谦，率领兵勇前往会拿。委前任凤山县知县魏瀛，在近郡一带巡防缉捕。臣姚莹又查台湾县罗汉门礁吧岬地方，向为南北贼匪往来问道，恐有勾连窜逸，适有休致前任福清县知县卢继祖寓居粤庄，札令带领庄民县役前往驻劄堵截。台防同知全卜年，督率屯弁、屯丁在相仔仙一带防堵。随据曹谨、余跃龙等兵勇于十三日到地查拿，该匪立时逃散。先后拿获江披、张心妇仔、杨钳、沈心妇仔、尤藤、洪江、王性、张从、吴九等犯。托克通阿同德谦拿获江添才、王撻、梁滚、林佃、林荣、陈戇、黄棉等犯。又督同义首吴廷箴拿获刘奉琳、林长、詹尚、张未等犯，并起获被抢鸟枪、短銃。张生、林传等欲往北路勾邀匪类，经台防同知全卜年会同委员卢继祖及

屯弁堵截拿住，并获张深溪、谢江、蔡平、陈进、林阿桶等犯。委员魏瀛，亦拿获李群、陈赞、高罄云等犯。逆首张贡，因台湾、凤山两县营追拿紧急，欲往北路，逃至噍吧哖地方，经大武壠范千总林长吉、冈山范兵曹文标及托克通阿遣派之丁役拿获。又据杜为、杜剑、洪远三犯赴凤山县投首。臣达洪阿正值南路巡阅之期，复亲往督率凤山县营拿获陈腾、吴瓦、林珠、锺弗、林愿、许长、曹另等犯二十余名。总计督饬各县营余委员屯弁，共获匪犯五十九名。先后解郡。

臣姚莹饬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督同各员研讯，得悉前情，并究出林长、魏象、林愿、许十、吴九、许长、锺弗、洪江、张鸡仔、王性、林珠，均系道光十二年张丙案内旗脚。刘奉琳、李群、陆番、吴瓦，系十六年沈知案内旗脚。此南路匪徒张贡等竖旗谋逆实时扑灭之实情也。

又现犯赖三，寄居嘉义县，素不安分。道光十八年八月杪，该犯因各庄收割后俱有积蓄，起意纠同现犯林回、锺生、沈赐、郑辉、黄顺、陈赛一共七人，布散谣言，以彰化县西螺地方桐树上长出刀形，乃有人谋反起事之兆，冀图居民疑惧搬徙，即乘机抢夺。又挟良民张添逊之嫌，于九月初一日在水堀头地方竖一红旗，上书「张添逊即日谋反」字样，以图陷害。经臣姚莹巡查北路访闻。会同臣达洪阿督饬嘉义县知县范学恒同营弁将该犯赖三等七犯全行拿获。查明张添逊委系良民，取有族邻切结，赖三等亦止图抢夺，并非谋为不轨，此北路赖三等插旗造谣、即经拿办之实情也。

又现犯吕宽、吕九、陈盛、蔡办、叶太、江兴、洪汉七名均系道光十二年张丙案内旗脚。现犯许本、萧太笨二名，系十六年沈知案内旗脚。该犯等彼此相好，平日各有抢劫之案。因嘉义营县查拿严紧，吕宽起意结会抗官滋事。当添纠现犯詹罗、吕养、郑荫、逸犯李乌番一共十三人，以吕宽为首，于道光十八年九月间，在吕宽家会聚，各饮血酒，誓同生死，倘被官拿，即公同抗拒。适因外间风谣四起，吕宽等正欲纠伙滋事，即被臣等访闻，督饬该县营同委员佳里兴巡检陈坝、署巡检吴湛恩及在籍提督王得禄，派人拿获。此北路吕宽等犯正欲结众滋事、即被访获之实情也。

又现犯蔡水藤与逸犯张心交好，住居彰化县之葫芦墩地方，纠伙四出抢劫，被官严拿。蔡水藤起意结拜兄弟，计图抗拒。先与张心商定，纠允现犯刘火昆、赖老番、郑救生、赖火、柳远、王税、叶鞍、林和尚、林意、刘红、陈彰、林金、张后、吴添幅、纪■〈征，目代彳〉、陈乌脚川、邱大头螺、蔡送，并闻拿投首之戴何莲、戴万山、张阿来，自戕之廖添幅、在逃之张货底、张溪水、张阿拈、蔡大粒意、蔡井，一共二十九人。于道光十八年八月十五夜，在张心家会饮血酒，结拜兄弟。若被查拿。誓同拒捕。以蔡水藤居首，张心

次之。经臣姚莹驻扎彰化，会同臣达洪阿，暨北路副将叶长春，督饬彰化县知县贾懋功、升任都司关桂、委员建宁县知县范献之等，先后破获。此北路蔡水藤等聚众结拜当被访获之实情也。

以上各犯，经臣等逐一研讯，据各供认前情不讳。臣等伏查张贡既欲竖旗谋逆，伙党断不止此数十人。且赖三等造谣插旗，吕宽、蔡水藤等结拜聚众，又与张贡同在一时。张贡亦有「遣张生等往北纠人、并被拿欲往北路」之语，难保无南北勾连、同谋不轨情事。复向各犯隔别严究，据张贡坚供：本年台湾无业游民，多被各庄收养，无人可纠，故此伙党无多。至赖三、吕宽、蔡水藤等，素不相识，伊先遣张生等往北纠人，至柵仔仙罗汉门，均被官人截获。伊被拿紧急，欲往北路，甫走至礁吧岬，即被擒获，并无预先勾结情事等语。质之张生等，供亦相同。赖三、蔡水藤等亦坚供造谣止图惑众抢夺，结拜兄弟仅冀抗官逃罪，并无勾连南路、同谋不轨。吕宽等甫经结会，欲行纠伙滋事，即被访获，再三究诘，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案无遁饰。此案，张贡起意谋反，纠伙竖旗，截抢军械，掳去兵丁，行劫杀人，欲图攻城，自为股首，号称大哥。张生赞谋共事，分股为首，亦号大哥。张心妇仔受先锋伪号，杀人行劫，同恶共济，厥罪惟均。张贡、张生、张心妇仔三犯，应均照「谋反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杨钳、林传、林长、刘奉琳、江添才、梁滚、陈赞、李群、王撻、陆番、魏象即湖哥、陈戇即曾戇、林愿即许仲、许十、吴九、许长、詹尚、锺弗、陈腾即陈跷湾、洪江、张深溪、吴瓦、张鸡仔、翁现、王性、林株、杜远、林阿桶、林荣、江披、颜糖、高罄云、黄赐三十三犯，或本系逆案余匪，此次又为张贡等旗首、旗脚，诈抢掳劫杀人，在场助势，应均比照「谋叛斩律」斩立决。张心妇仔、杨钳、林阿桶、林荣、江披、颜糖、高罄云、黄赐八名，于取供后监毙。所有张贡等犯罪大恶极，未便稽诛，臣等于审明后，恭请王命，将张贡、张生二犯及林传等二十六犯，绑赴市曹，分别凌迟处斩，仍将张心妇仔戮尸，一并梟示，以昭儆戒。

赖三起意造谣惑众，插旗陷良，应照「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为首者斩决」例，斩立决。林回、锺生、沈赐、郑辉、黄顺、陈赛六犯。听从造谣插旗，照为从例，斩监候。吕宽、吕九、陈盛、蔡办、叶太、江兴、洪汉、许本、萧太笨九犯，本系逆案余匪，复敢聚众结会，饮血酒为誓，欲图纠伙滋事，实属怙恶不悛，自应仍照谋叛本律科断，所有吕宽等九犯，应均比照谋叛斩律，拟斩立决。

蔡水藤起意结拜兄弟，聚众二十九人，会饮血酒，誓同拒捕，即属歃血订盟。蔡水藤应照「歃血订盟、结拜兄弟、聚众至二十人以上、首犯绞决」例，拟绞立决。该犯同赖三、吕宽等，各有纠劫事主赖红等案，罪应斩梟，均应

归各彼案从重拟结。

王鹄即陈鹄、蔡平、林佃、邵成、张未、谢江、林荣即李荣、陈进、郑待、张从、吴宇、李兴即李龟淋、沈心妇仔、陈撻、王获、曹另、尤藤即陈龟藤、陈瑞、陈奔、黄棉二十犯，均被张贡逼做旗脚，逃走被获，并无伙劫杀人及焚范抗官情事，均请比照「谋叛被胁入伙、闻拿投首、拟军」例，上酌加一等，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

杜为、杜剑、洪远三犯，均系被胁入伙，乘间逃回，闻拿投首，并无焚范抗官情事，均应照「谋叛案内被胁入伙、闻拿投首、拟军」例，改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

刘火昆、赖老番、郑救生、赖火、柳远、王税、叶鞍、林和尚、林瞬、刘红、陈彰、林金、张后、吴添幅、■〈征，目代彳〉、陈鸟脚川、邱大头螺、蔡送、廖添幅十九犯，听从蔡水藤结拜兄弟，应均照为从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仍照新例，以极边足四千里。

戴何詹、罗吕养、郑荫三犯，讯止听从吕宽结会誓饮血酒，不知纠众滋事，应均照「歃血订盟结拜为从减一等」例，于首犯绞罪上减一等，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戴何莲、戴万山、张阿来三犯，听从水藤结拜，闻拿投首，均照「闻拿投首、于本罪上减一等」例，于军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以上军流徒犯除洪远监毙、廖添幅自戕、刘火昆、赖老番、郑救生、赖火、柳远、王税、叶鞍、林和尚、林瞬、刘红、詹罗、戴阿莲、戴万山、张阿来，均有行劫事主戴远等案，罪名较重，应归各彼案从重拟结外，其余王鹄等分别照例刺字发配，折责安置。

陈彰、林金尚有伙窃事主王意等家，罪名较轻，应归此案从重究结。

逸犯石播等，饬缉另结。

至张贡等潜谋竖旗，该文武访拿扑灭，甚为迅速，得免滋蔓，所有出力获犯各员弁，饬查另行核办。张心妇仔等监毙，刑禁人等，讯无凌虐情事，管狱官例无处分，均毋庸议。除备录供招咨部，并将胡布谋逆及各案盗犯分别另办外，所有申明张贡等谋逆及赖三等造谣给拜拟办缘由，理合恭折具奏，另缮犯各罪由清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

道光十九年五月初八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单并发，钦此。

入山搜捕余匪奏

奏为督率将弁入山搜捕余匪多名、扫清巢穴、撤退大兵、仍驻拿逸犯、弹压地方、仰祈圣鉴事。

窃台湾中路匪徒胡布聚众滋事，抢余戕兵，臣等经将带兵剿捕，匪党逃散，立获首从逆犯，在地正法，地方业已安靖，复拟入内山搜捕大概情形，禀报督抚具奏在案。连日督同台湾府知府熊一本，严飭台湾、嘉义等县营及委员四路跟拿在逃匪犯，一面提讯犯供，并购觅熟悉内山情形之土人，查明路匪。缘店仔口地方，在嘉义县境东南，东去二十余里，即系内山，南自关仔岭，北逾样仔藔十八重溪，至内加拔番社，盘曲绕行，自二、三十里至六、七十里不等，中皆山溪重迭，深林密箐，绝少居民。栋仔顶、大石门及廊亭尖三处，尤为险峻。山后即通生番地界。匪徒往往搭盖草藔，于中潜匿，而以栋仔顶石洞为巢穴。恃其险阻，人迹罕至。

臣等前经接奉督臣锺祥劄行，以台湾内山藏匿奸匪为虑。今询悉此等情形。臣达洪阿、臣姚莹，往返函商，若非亲督重兵，深入扫除，恐有不实、不尽。臣达洪阿，因其山形陡峭，怪石巉岩，将令兵匠制造木棍短兵，上加直曲钩，拄之可以登陡，钩之可以攀援，亦且便于击刺。查明入山须分三路，随派台湾左营游击洪志高带同千总王国忠、外委林得成等兵丁二百名、屯丁一百名、义勇一百名，由店仔口南路进入宝藔、大石门、小石门、水鸡堀一带，搜捕北路；右营游击保芝琳同候补千总沈廷贵、外委朴霖等兵丁二百名、屯丁一百名、义勇一百名，由店仔口东路进木屐藔、关仔岭、大菁园、水坑藔一带搜捕。臣达洪阿亲督署右营游击都司吕大升，带领署水师千总李朝祥、把总曹宗铨、颜捷春、外委罗守忠、义首陈廷禄等精兵四百名，由店仔口北路进三层崎，转牛舌埔、云水溪，至栋仔顶、样仔藔、廊亭尖等处，捣其巢穴。又调署右营守备千总练金声、把总李瑞麟、辞退外委叶占春等，带领精兵二百名、屯弁带领屯丁一百名、义勇一百名，在山后大埔竹坑、瓮仔坑一带，堵其窜入生番之路。酌留兵五百名，随同署安平水师游击江奕喜及随营文员托克通阿、范献之、吴焯等，驻守店仔口大营。臣姚莹及熊一本，飭委粮台委员庞裕昆，随进内山，于中路地方分驻，多备人夫，运送钱米、干粮、雨具一切应用之物。由店仔口粮台运至，转道接济三路官兵。

臣达洪阿，督同洪志高、保芝琳等，于十二月十八日黎明，三路齐发，弃马步行，所过地方，皆纡回曲折，草树深密，令众兵砍伐焚烧，始能前进。该匪徒自恃险固，猝见官兵入山，惊慌失措。臣达洪阿，于十九日黎明，亲督将弁兵丁，直抵栋仔顶，遥见匪徒百余人，在山挥兵前进。该匪等见势穷蹙，胆敢持械抗拒。臣达洪阿，令众兵施放枪炮，奋勇齐登，打死匪众四十余人，其余堕崖死者约计三十余人，生擒股首郑七、即游七及郑番、张虎、陈疆、胡断、林赛、方开花、胡朝、胡对、蔡锥、李港河等犯十一名。又在廊亭尖、大栋顶、八宝藔各处草藔内，搜获旧蜈蚣旗一杆、小令旗八杆、伪木印一个，上刻

山东大王游字样。臣达洪阿，以该犯等所刻木印，既有山东大王伪号，自系案内渠魁，而所获匪犯数十名，仅有胡布原供股首郑七一犯，又称游七，现获伪木印，是否即系郑七伪印，必须切实追究。随向该犯诘问游姓名号下落。据郑七供称：该犯本系游姓，过继郑姓为嗣。十二年逆犯张丙等滋事，该犯曾充旗脚，本年又想滋事，刻就伪木印，以为纠约伙党凭信。因住居栋仔顶地方，在山之东，即委称山东大王，向未使用。此次胡布叫洪保来，约攻店仔口余，该犯执旗同匪伙二十余人前去，后因大兵出剿，各处贼匪都来栋仔顶藏匿，约有百人，今被枪炮轰毙及坠崖跌死七十余人，又被捡到案十一人，余皆逃散，不知去向等语。提问郑番、张虎等犯，供亦相符。犯供虽然如此，臣达洪阿犹未敢遽信，诚恐另有渠魁，必须俟各处查拿众犯，再行质讯，追究确情核办，随将草藪烧毁，一面驻扎廊亭尖，督令弁兵在于穷崖复洞四处搜擒。游击洪志高、保芝琳等，先后进至各处，贼匪皆已逃空，起获被抢营余鸟枪六支、藤牌四面、短刀半斩刀共十三把，亦将该处草藪及遮路草树尽行焚烧、砍伐，露出山路，无复深险可藏。

臣达洪阿、臣姚莹，连日督饬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嘉义县知县范学恒、候补县丞吴湛恩、嘉义营参将珊琳、守备曾玉明、暨督臣委员候补知州傅锡璋等，拿获股首罗蛇，并匪犯罗瓮，詹戩、张妈四、苏芋、江武、陈合成、苏生、李草旺、许文、林漏、陈番婆、涂显贡、胡启明、洪斤、王五使、张老番、洪降、廖哮、陈智、苏马陈、唐山客等二十余名。又台湾县知县裕禄。会同城守营参将德谦及署大武壠巡检丁启忠等，拿获股首王云、伪先锋杨丕、匪伙陈铨、胡赞、胡荫、郭长、施职、吴奇、方乌、黄港、杨艮生、曾水、洪高山等十二名。护中营游击陈连斌、拿获股首陈水盛一名。安平水师副将张朝发，饬弁拿获匪犯胡赐一名。在籍提督王得禄，亦获周送、黄和尚二名。又据匪伙吴心妇仔、吴老听、赖大健三犯闻拿赴营投首，连前已正法之首逆胡布等犯十二名，共获匪犯六十四名。炮轰及跌毙者约计七十余名。搜取大旗一杆、小旗八杆、木刻一个，起获营余鸟枪、牌刀等二十三件，焚毁贼巢三处。内山巢穴，业已扫清。其余未获匪犯无多。

臣达洪阿，酌留弁兵义首人等，在于山内要隘处所，防守搜拿，遍查山东大王实在名字。随于二十八日出山，回至店仔口大营，将中左右三营、安平水师营兵丁九百名，同屯丁三百名，先行撤退，以节糜费。

伏查臣未入山之先，匪类皆以内山负险，党羽众多为言，四处造谣煽惑，莫能测其虚实。及此次臣达洪阿亲入内山搜剿，捣破贼巢，始皆知贼党并无多人。民心大定。又本年嘉彰二县游民，经臣姚莹遵照督臣锺祥，先事预防之策，督同府县先期劝谕各庄收养八千余名，造册编入庄丁；匪徒纠邀，不相附

和。南北中三路匪徒，现皆剿捕完竣，全台地方安谧，惟北路窵远，诚恐时届年终，或有宵小之徒勾邀余匪，抢劫民商，具有积案要犯尚须督饬营县认真缉拿。是以，臣达洪阿仍督同保芝琳、吕大升等及自练精兵六百名，暂驻大营，以资弹压，俟来年正月间，察看情形，再行回郡。除将先后拿获各犯，会同臣姚莹及熊一本，督饬文员，逐一提讯确情，按律勘办，再行具奏外，所有臣达洪阿入山搜捕逆匪、扫清巢穴、业已出山、酌撤弁兵及会同臣姚莹督饬各路县营获犯情形，理合恭折具奏，仰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

道光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奉到上谕，达洪阿等奏搜捕逆匪、酌撤弁兵一折，前据锺祥等奏，台湾匪徒胡布聚众滋事，抢余戕兵，经达洪阿等带兵捕获首从各犯，申明正法，当有旨令该督即责成该镇督兵搜捕内山余匪，以净根株。兹据该镇等奏称：督率弁兵，分路进剿，续获匪犯多名，内山巢穴业已扫清，办理尚属迅速。达洪阿、姚莹均着加恩交部从优议叙。其随同剿捕各员弁，着锺祥择其尤为出力者，酌量保奏，候朕施恩，毋稍冒滥。钦此。

剿捕中路匪徒完竣奏

奏为台湾中路匪徒滋事、剿捕完竣、申明拟办、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去冬台嘉交界地方，匪徒胡布等起意谋反，屡欲攻余、攻城未逐，被拿逃散，复投商内山贼匪，分股起事，勾通店仔口街民为内应，抢余、伤弁、杀兵一案，经臣达洪阿统兵剿捕，随饬各将弁暨右军署守备练金声、辞退外委叶占春及署台湾县知县裕禄，探获该匪胡布等确踪。臣达洪阿督带各弁兵，前往围捕，立擒胡布等首伙十三犯，即在军前申明正法。臣姚莹亦自彰化联庄捕贼，驰回店仔口商办一切。当拨道库备贮银二万两，发交台湾府撙节支用情形，会禀督抚臣具奏。

嗣臣等又将入山搜捕、捣破贼巢三处、歼毙贼匪七十余人、生擒郑七即游七等十一名、起获山东大王游木印旗械等件、暂驻大营弹压、俟新正察看情形、再行撤兵回郡、并据郑七承认山东大王系伊伪号缘由，恭折具奏各在案。臣等深以山东大王游木印为案中最要关键，虽据郑七供认系伊欲图滋事刻就木印，而细察郑七情甚刁猾，所供殊不可靠，或其间另有巨魁，郑七护伙顶认，亦未可定。是以，臣达洪阿未敢遽信，若不澈底根究明确，恐致巨匪漏网，后来滋蔓难图。臣等据情驰奏，一面仍督留弁兵于深山穷谷，实力追拿去后。旋据拿获郑七之妻郑张氏到案，当饬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及委员托克通阿等研讯。据郑张氏供出山东大王实系伊夫郑七胞兄游搓生伪号，复提郑七对质，词穷莫遁，如据供称：伊兄游搓生，于道光十二年张丙滋事，曾充股首吴允旗脚，被拿

逃匿内山，此次胡布谋反未遂，找觅洪保投商伊兄分股起事。伊兄应允，伪称山东大王，刻就木印，书写旗号，以为纠众凭信。同伊带领匪伙至店仔口，助胡布等抢范、伤官、杀兵，伊兄待人素有恩信，匪党皆不肯供出姓名，伊是以代兄顶认等语。

臣等查游撻生本系逆案漏匪。日久稽诛，以致匪类恃为依归。今又胆敢伪称王号，复图滋事，不法已极，必得获辨，以除后患。惟内山处处生番，倘该匪因捕之过急，别行勾结滋事，转难办理。臣达洪阿，随于本年正月十五日，拔营回郡，示以怠缓，使该匪乘隙归巢，密饬营县派拨弁兵役勇，于各要隘严行把守，另派员弁各领兵勇，多备口粮，入山访缉，并遣熟悉内山情形之叶占春，联络应援。臣等仍督同台湾府暨各营县四路购拿逸犯，陆续据台湾、嘉义两营县拿获苏对等二十余名。并据萧石等五名自行投首，而巨匪游撻生未获。臣等不胜焦灼，复悬重赏，督饬各营县严拿。据叶占春访获游撻生继父游起、并妻游曾氏、两幼子、一女到案，供称该犯身高力大，素结匪类谋逆属实。现逃入十八重溪后内山生番界内吊桥坑地方。

臣达洪阿，随饬护右营游击吕大升，统带各弁率领精兵三百名，在该山四路埋伏。吕大升督派数弁，直入搜拿。该逆见官兵已至，胆敢开放鸟鎗，打伤义勇一人。该匪伙持械拼命抗拒。吕大升麾令弁兵一齐上山，格杀匪伙二人。游撻生亦为兵勇格伤右臀，被叶占春首先将游撻生擒住。嘉义县营兵役帮同协获，并经弁兵生擒吴叶一名。带伤跳崖二人，未知生死。我兵均未受伤。不意押解游撻生等来郡，行抵台湾县属之马头濑溪，用船过渡，遭大风雨，溪涨溜急，船被冲覆，兵丁落水者三十余名，淹毙十五名，余幸捞救得生。当将游撻生等押解到郡，发交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审讯去后。兹据该府及委员将游撻生等审明，同先获之胡布各犯，一并议拟详解前来。

臣等会同提勘，缘胡布住嘉义县，不知祖籍，平日游荡，结交匪类。游撻生原籍诏安，寄居嘉义县，该犯本姓郑，同弟郑七随母改嫁游起，即从其姓。后被游起逐出另居。游撻生即在内山栋仔顶一带耕种度日。携占民妻曾氏，并带来一女，亲生二子。道光十二年，游撻生曾充正法之吴允旗脚，攻城拒敌，被拿逃入内山，潜与匪类往来。十八年十一月初间，胡布同陈参、杨丕即杨鄙，谈及地方连年丰收，米贱，客贩不至，业户无处掣钱，尽停工作，穷民无可谋食，起意谋反。陈参、杨丕允从，胡布、陈参均称伪元帅，以胡布为总大哥，杨丕为伪军师，派已获之叶泮、王云、罗蛇、洪降为股首。洪降又自称伪将军。陈铨为伪先锋。又派胡荫、洪戇等三十四人为旗脚。又逼胁胡启明、吴心妇仔等四十余人亦为旗脚。均听胡布、陈参两人号令。又命叶泮等股首各自纠人，约定是月十四夜偷攻嘉义县城，劫狱滋事。因各处游民均已收养，叶泮

等无人可纠。又探知城内巡防严紧，不敢动手。杨丕教令胡布于十六夜在番仔度溪底竖旗两杆，吹螺放炮，号召匪徒，谋攻台湾县湾里街余。经署大武壠巡检丁启忠、余弁陈建章及该地庄民闻信准备。胡布又欲攻嘉义县盐水港余。该处文武庄民巡防亦严。胡布等皆不敢前往。

经臣等同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台湾县城守营参将德谦、署台湾县知县裕禄，带领兵勇往捕，胡布等闻拿逃散。当获杨丕、陈铨、胡荫三犯，匪首胡布谋反未遂，随令洪保引入内山，投见游撻生，商约分股起事。游撻生应允，伪称山东大王，刻就木印一颗，书写旗号，派洪保、陈水盛、胡断、胡赐为股首。又派郑七，同吴叶、方开花、胡朝等犯，及跳崖在逃之陈姜、黄达，并在山斫毙格杀及堕崖之李得、张三、毛仔等共八十余人，并逼胁郑番、张虎等多人，均为旗脚。游撻生、胡布会议，先攻店仔口余，抢取兵器，使各处游民闻风附和，再攻县城。当使洪保先约店仔口街民萧红、李明为内应，许萧红为股首。随于二十二日黎明，胡布、游撻生各领众匪，抵店仔口扎住田洋。萧红、李明偷开栅门。胡布、游撻生带领洪保、叶泮、王云、罗蛇、洪降、陈水盛等五十余人，直攻营余。外委黄忠顺率领兵丁，仓猝迎捕，致被戕害。余兵陈成龙、郑和福、郑国用三人，该外委黄忠顺及兵丁林大成、黄朝恩，亦被拒伤，并抢去外委铃记一颗、鸟枪牌刀等件，附近各庄闻知，鸣锣救应，各犯走回。臣达洪阿调拨大兵，亲往剿捕。巨姚莹亦自彰化驰往商办。又各处联庄。该匪纠人不应，遂各逃入内山潜匿。

臣达洪阿督同将弁暨该县，先将胡布等十二名拿获正法，复调派弁兵入山，捣其巢穴，斫毙众匪七十余名，生擒郑七等犯，搜获山东大王游木印，同旗械等件，究出山东大王系游撻生伪号。又遣派弁兵入山，将游撻生拿获。此胡布、游撻生先后谋逆实时扑灭之原委也。

臣等查胡布、游撻生既敢妄称元帅大王伪号，纠众谋逆，伙党断不止此数十百人。且胡布等先获，并未供及游撻生之名，情节诡秘，更难保无不实、不尽。当向各犯隔别严究。据游撻生坚供，从前张丙滋事，一经竖旗，则各处游民纷纷而来，故敢为逆，不料此次游民均被收养，营余把守日严，到处纠人，竟无应附。原议：攻余杀兵后，回山布置一切，再行出头，不料被大兵深入搜山，将房屋树木烧伐尽净，以致被拿。伊平日以恩义邀结人心，曾经同众对天盟誓，是以众人不肯供其姓名等语。质之郑七等，供亦相同。并据郑七供：伊实姓郑，同兄游撻生随母改嫁游起，故又姓游。前供由游嗣郑，系属错误。众供雷同，案无遁饰，自应按律拟结此案。

胡布起意谋反，伪称元帅总大哥，游撻生伪称王号，杨丕伪称军师，陈参伪称元帅，陈铨伪称先锋，洪降伪称将军，叶泮、王云、罗蛇、洪保、陈水盛

、胡断、胡赐、萧红，均为股首，动手戕兵伤弁，同恶相济，均属罪大恶极。所有胡布、游搯生等十四犯，应均照「谋反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

郑七、吴叶、李明、胡荫、洪戇、黄戇成、胡得、胡容、林丛、张守、罗瓮、詹戇、张妈四、苏芋、江武、陈合成、苏生、李草旺、许文、林漏、陈番婆、涂显贡、洪斤、王五、使廖哮、苏马、陈江、胡赞、郭长、施职、吴奇、方乌、黄港、周送、黄和尚、郑乌九、方开花、胡朝、胡对、蔡锥、李湛河、李扁、苏对、曾水、吴作四十五名，或为旗脚，或本系逆案漏匪，甘心从逆，拒敌官兵，应均比照「谋叛斩」律，斩立决。内除胡布、陈参、叶泮、洪保、萧红、李明、洪戇、黄戇成、胡得、胡容、林丛、张守十二名，先已军前正法外，臣等查游搯生，深居内山，暗结匪类，其智足以胁服众心，咸受约束，其威又能箝制众口，匿其姓名，奸险凶恶，实为巨魁之尤。今得擒除，地方得以安靖，海疆重地，未便稽诛。臣等于申明后，即恭请王命，将游搯生，同杨丕等八犯，及郑七等三十八犯，各就军前郡城，绑赴市曹，分别凌迟斩决。于犯事地方，梟首示众，以彰国法，而快人心。

胡启明、陈智、杨良生、洪高山、汤添送、张老番、温成、魏妈力、杨和山、张养、陈秦、陈泽、洪文、黄萼、方全、黄三、陈通、方斗、陈闪、黄日、欧品、苏洗套、陈佃、李二、蔡员、王彩、郑番、陈逾、张虎、陈普三十名，均系被逼勉从，当时逃回被获，讯无随同枪余情事，应均比照「谋叛案内被胁入伙闻拿投首」例，改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

苏洗套尚有伙劫事主吴秦家在外把风一案，应仍照本例，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

庄添来、陈茂桂、萧石、詹厘、詹阿得五名，被胁勉从，当时逃回，闻拿投首，充作网民，帮获恶犯，例无治罪明文，应比照「谋叛案内被胁入伙拿投首拟军」例，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游起系游搯生继父，自幼抚养从姓，后虽因游搯生游荡逐出另住，而游搯生两次滋事，不行首告，若仅照「知而不首」律满流，未免轻纵。游起应比照「谋叛案内」律，应缘坐流犯，改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

除陈秦、方斗、陈闪、郑香、林赛，于取供后，各在县监毙外，其余遣军徒各犯，分别照例刺字发配，折责安置。

洪降、罗蛇、黄和尚、苏对、廖哮、李港河、方乌，尚有抢劫事主林苏等家，罪名较轻，应归此案从重完结。

游搯生之妻曾氏及一女，讯系陈和尚妻女，同郑七之妻张氏，均被掳入内山强占，照例飭县查明，给本夫亲属领回。游搯生长子游莫年六岁，次子游鸚

年三岁，飭县照例监禁办理。

被抢外委铃记、鸟枪等件，尚未报获，飭查补给。

陈秦等监毙，均系带病进监，管狱官例无处分，刑禁人等亦无凌虐情事，应毋庸议。

统计此案凌迟十四犯，斩梟四十五犯，拟军三十四犯，拟徒五犯，歼毙七十余人，逸犯陈姜、黄达二犯，据游槎生供即系伊被获时放枪情急跳崖之人，是否属实，飭县查缉另办，并将各犯谋逆伏诛情由，晓示通台，俾匪徒咸知儆戒。

店仔口营汛外委黄忠顺，仓猝御贼，同余兵林大成、黄朝恩均受重伤，并戕毙之兵丁陈成龙、郑和福、郑国用三名，又解犯淹毙之兵丁翁得林、廖英锋、王捷升、萧仲富、方梦登、魏意得、田全、锤元高、赵维城、郑得英、郑永春、严朝封、张和生、蔡飞凤、黄龙生十五名，可否照例赏恤，出自天恩。

伏查自去年九月初间风谣四起，南路张贡等聚众谋逆，北路赖三等造谣结会，中路胡布等谋反未遂，复投游槎生等勾通奸民内应，攻余戕兵。当时势虽汹涌，臣等失事多方设备，临时镇之以静，应之以速，仰赖皇上德威远被，地方文武员弁及义首人等效力用命，不烦内地兵力，得以迅速藏事，幸不至蔓延，间阎免遭蹂躏，全台安堵。惟台湾本极浮动之区，巡防不容稍息。臣等仍督飭各属，练兵整伍，抚绥民番，缉捕盗贼，保安良善，务期有案必破，有犯必获，以靖岩疆。所有此次在事文武员弁及义首人等，容臣等择其尤为出力者，核实查明，详报督抚臣奏请恩施鼓励。除备录供招咨部外，合将剿捕中路匪徒全案办竣、审明定拟、同南北两路均已安谧缘由，恭折具奏，并缮犯各事由清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奏。

道光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奏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奏到上谕，达洪阿等奏剿捕滋事匪徒完竣一折，台湾店仔口营余外委黄忠顺，仓猝御贼，同余兵林大成等均受重伤，并戕毙之兵丁陈成龙等三名，又解犯淹毙之兵丁翁得林等十五名，均着咨部照例赏恤。此次匪徒胡布等聚众滋事，剿办尚属迅速，所有在事文武员弁及义首人等，着择其尤为出力者，核实详报督抚具奏，候朕施恩。余着刑部议奏。该部知道。钦此。

谢平胡布逆案议叙奏

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奉到批回奏折，并钦奉五月初八日上谕，达洪阿等奏搜捕逆匪酌撤弁兵一折。前据锤祥等奏：台湾匪徒胡布聚众滋事，抢余戕兵，经达洪阿等带兵捕获首从各犯，审明正法，当有旨令该督即责成

该镇督兵搜捕内山余匪，以净根株。兹据该镇等奏称：督率弁兵，分路进剿，续获匪犯多名。内山巢穴，业已扫清。办理尚属迅速。达洪阿、姚莹均着加恩交部从优议叙。其随同剿捕各员弁，着锺祥择其尤为出力者，酌量保奏，候朕施恩，毋稍冒滥。钦此。臣等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并恭录谕旨，报明督抚臣钦遵外，伏念臣等渥荷鸿慈，畀以海疆重任，深愧涓埃未报，省职多愆。上年台嘉交界地方匪徒滋事，仰赖天威远被，迅速歼除，不致酿成巨案。臣等方以未能先事消弭，正切悚惶，乃蒙皇上逾格隆恩，特加优叙，闻命之下，感愧交并。

臣达洪阿，原练精兵六百名，每日早晚两次亲自督操，无时少懈。因恐戍满换班，现复挑选数百名，随同训练，以备更换。臣姚莹，督察府县，清理词讼，查办联庄，饬令总董将去年收养游民，时加约束团练，随同地方文武各官，实力巡防，逐捕盗贼。惟台湾浮动之区，臣等总当勉益加勉，随事和衷，认真整饬，以期海疆永靖，仰报高厚深仁于万一。除在事出力文武各员弁，切实查明，禀送督臣，酌量保举外，所有臣等感激下忱，理合恭折具奏，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奏。

道光二十年三月十三日，奉到朱批：知道了。钦此。

卷之二

会商台湾夷务奏

鸡笼破获夷舟奏（夹片）

夷船再犯鸡笼官兵击退奏（夹片）

出剿嘉义逆匪部署郡城奏（夹片）

南路匪徒响应遣员击破奏

南北路逆匪首从就擒地方平定奏（夹片）

谢赏戴花翎恩奏

南北两路已平撤兵回郡奏

遵旨严讯夷供覆奏（夹片）

查明鸡笼夷案出力人员奏

逆夷复犯大安破舟擒俘奏

会商台湾夷务奏

奏为遵旨会商、严防台湾夷务、并现在地方安静、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本年九月十六日，两接督臣行知，以夷船沿海骚扰，钦奉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上谕：台湾府准备事宜，在籍前任提督王得禄，最为熟悉，或有应行商酌之处，着即飞檄该镇道与王得禄同心协力，以资保卫，等因。钦此。

又奉上谕：台湾孤悬海外，防堵事宜，尤应准备。着该督飞飭该镇道等遵奉前旨，与前任提督王得禄，同心协力，加意严防，毋稍疏懈等因。钦此。钦遵。惟时臣达洪阿，正在郡城，督防安平南路。臣姚莹，正在北路，筹备海口。当即恭录谕旨，移会前提臣王得禄遵奉外，伏思台湾孤悬海外，南北道里绵长，口岸纷歧，防御诚非易易。澎湖为台、厦中流锁钥，亦属最要之区。自粤东严办防夷以来，臣等虑夷船窜入台洋，节经严督各厅县营水师守口文武员弁，修整炮台，探量水势，分途防守。并奉督抚臣檄飭整备巡船炮位，实力巡防。该夷船于本年六月间节至台湾及澎湖外洋游奕。臣等及台澎二协立即封港，不许小舟竹筏出口，以杜奸民接济。一面督飭舟师合力轰击。旋皆窜去。

幸无贻误。均经报明督抚在案。

比因浙江定海失事，大兵云集，一经击败，势必窜回闽洋为其归途，且厦门亦有夷船屡来攻打。台澎四面汪洋，防范尤不可不严。前提臣王得禄，曾在粤洋，深悉夷情。臣姚莹函询战守机宜。据云：夷人船高炮烈，不宜轻与决战海上，应以严守口岸、密防内奸为先。与臣等意见相同。当以郡城为根本重地，安平又为郡城门户，关系匪轻。北路遥长，各处海口，更在在堪虞。臣等共同商酌，臣达洪阿督同护安平水师副将江奕喜、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办理郡城安平上下各口，并南路凤山一带口岸。设派舟师水勇，添立炮墩。臣姚莹于八月初六日起程赴北路，直至鸡笼各海口，会同护北路副将关桂、嘉义参将珊琳、艋舺参将邱镇功及各厅县逐处履勘，添设炮墩、巡船，雇募乡勇、水勇，沿途传见绅耆等，谕令各庄团练庄勇。盖台地人心浮动，游民最多，无事之时，尚图造谣蠢动，兹值逆夷滋扰，宵小不免生心。是攘外必先靖内，所有厅县官及陆路弁兵，皆当照常弹压地方，不可轻动。而水师兵少，不敷分拨，必须多雇乡勇，既得防夷之用，亦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此臣等妥商办理之原委也。

臣姚莹，北路事竣，驰回郡城，料理一切。臣达洪阿，届年冬巡阅之期，先赴南路查办后，即赴北路巡查。如此互出督防，南北两路，可免顾此失彼之虞。

兹复钦遵圣谕，与王得禄同心协力。该提督本老成宿将，遇事相商，更臻妥洽。统计现在勘办台湾郡城要口三处，曰安平大港、曰四草、曰国赛港。嘉义县要口一处，曰树苓湖。彰化县要口一处，曰番仔挖，即鹿港外口。淡水厅要口二处，曰沪尾即八里岔口，曰大鸡笼。噶玛兰界外一处，曰苏澳。皆水势宽深。其余南北路次要小口九处，较为浅狭。鹿耳门昔称天险，自道光二年来，已成淤废，商船不能出入。故亦为次要。以上各口，共享防夷弁兵三千四百八十一名、屯丁二百名、乡勇二千一百六十名、水勇五百二十名，或配战船、

商船，堵防海口，或在炮台、炮墩，日夕登陴。此皆常川在地之师。其前提臣王得禄及诸厅县自练乡勇，往来巡查策应者，不在此数。

又各庄总董头人，团练壮丁，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不等，通计二厅、四县，团练壮勇一万三千余人，预备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出听候调用。臣达洪阿，仍统率自练精兵及陆路各营将卒，蓄养精锐，以待临时策应。至所筑炮墩，厚皆一丈，长自十丈至三、五十丈不等，高皆一丈，仿照督臣麻袋贮沙之法，先以竹篓盛沙作墩，上堆麻袋为垛，墩外围以粗大竹筒，筒长一丈，埋地三尺。其上五尺，竹节打通，贮水，编练排插，夷炮虽猛，穿沙洞竹较难。见水亦可减力，更多备牛皮、网纱、棉被，随时以避枪炮。臣达洪阿等，于炮台、炮墩要隘之处，挖宽一丈二尺、深一丈濠沟百数十丈，制备钉箭、钉板、钉运枪、棍六千四百余件，铁蒺藜十万三千余个，竹签十三万二千余枝，以防夷人登岸之用。至于火器，除大小炮位、抬炮、抬枪、鸟枪外，并多制火箭、火罐，教令兵丁操演娴熟。其澎湖亦经委员筹带经费，前往协同水师副将詹功显及该厅营认真督兵练勇，严密防堵。臣等彼此熟商，复同前提臣王得禄相与请求，督率府厅县营办理，务期妥密，仰副皇上垂念海外岩疆之至意。

再此次事关全台，地既广阔，时又靡定，所有兵勇口粮及制备一切守御器具，需费甚巨，道库备贮银自两次动用外，仅有五万五千余两，未敢遽请动用。现仍禀商督抚臣另行筹办。至现在台地民情安堵，年岁中收，堪以上慰圣怀。合将钦遵协同商办缘由，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奏。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奉朱批：览奏均悉，妥为防范，毋忽。钦此。

鸡笼破获夷舟奏（夹片）

奏为夷船攻击鸡笼炮台、我兵击沈夷船一只、杉板二只、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斩馑白红黑夷三十二人、夺获夷炮图册、现提审办、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台湾自上年六月英夷船至鹿耳门外马鬃隙洋面停泊，经臣等督率官兵击走之后，台澎外洋时有夷船往来，经先后筹备兵勇防守，日益加严。本年八月初一、初五等日，据淡水、凤山各属禀报，北路之鸡笼、中港，南路之小琉球等外洋，有夷船游奕。当飭守口文武各员，相机防守。倘进口门，即开炮轰击。旋据护台湾水师副将江奕喜、南路参将余跃龙、署凤山县知县白鹤庆禀报，南洋夷船一只，将进口门，见文武兵勇人多，防守严密，立即窜驶北去。又据淡水厅营先后禀报，八月十三日申刻，有夷船在鸡笼口外之鸡笼杙洋面停泊等情。又经臣等飞飭厅营会督文武委员、义首人等严防去后，兹于八月二十五

日，据艍舦营参将邱镇功、淡水同知曹谨、委驻鸡笼协防澎湖通判范学恒、委巡海口之即用知县王廷干禀报，该夷船于十五日辰刻移泊近口之万人堆洋面。该员等用千里镜照见一双桅大号夷船，拖带杉板多只，有夷人在桅顶张望。十六日卯刻，该夷船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运发两炮，打坏兵房一间。我兵尚无损伤。该参将邱镇功，督率调防鸡笼之署噶玛兰守备许长明、署艍舦守备欧阳宝等。在二沙湾，将安防大炮紧对夷船轰击。曹谨、范学恒、王廷干，督同艍舦县丞宓惟慷，在三沙湾炮墩，亦放炮接应。邱镇功并手放一炮。惟八千觔、六千觔大炮有准，立见夷船桅折、索断，船即随水退出。口外海涌骤起，冲礁击碎，夷人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或凫水上岸，或上杉板驶窜。邱镇功督同署守备许长明、欧阳宝，署千总陈连春、外委尤登和，带兵驾船赶往生擒黑夷四十三人。又割取格杀黑夷首级四颗。该令王廷干，遣派家丁，随同县丞宓惟慷，亦驾快船带领屯丁、乡勇出洋，生擒黑夷三十一人。总理谢集成、董事吴助友及屯弁义首人等，生擒黑夷二十五人，割取首级一颗。该同知曹谨之亲属郝芝，带领家丁，生擒黑夷五人。督臣差委来台之候补从九周晋昭，亦经赶到，帮同出力。

当该船击碎时，见一白夷自行投水，是否头目，打捞无获。其时有署艍舦营沪尾守备台协千总陈大坤、同委员德化县典史陶荣，在沪尾防守，闻信驶驾巡船截击，在野柳鼻头洋面，见夷人数十，驾杉板一只，向南逃驶。该署守备等，挥令兵勇开炮，将其杉板击沈，夷人落海。该署守备带同亲丁陈功、陈经邦、义首林得方等，割取白夷一人首级，生擒黑夷十八人。委员陶荣，生擒黑夷二人。金包里余外委林光章、目兵何得和、兵丁李起凤等，均协同出力。

又据该同知曹谨、通判范学恒、参将邱镇功、署北路右营游击安定邦，先后禀报：十六日晚，有白夷带领黑夷二十余人，驾杉板一只，在大武仑港外窜驶。该厅遣派役勇，坐船追寻。十七日早，在观音山追及，互相格斗。该署游击督带兵丁截击，当经官兵役勇刺死白夷二人，落水生擒黑夷九人，杀毙黑夷十七人，夺获炮四门。兵丁谢捷升，同乡勇二人，均各受伤。谢捷升伤重，旋即殒命。十九、二十三等日，署守备许长命、县丞宓惟慷，在海滨捞获白夷尸身二具，查验一穿红呢战甲，胸前刺有八卦形，一系寻常夷服，胸前刺莲花形，左右臂腕、左右腿或刺人形，或刺莲花、鸟形、狮形。又捞获夷炮五门，重七、八、九百觔不等。大小炮子数十粒、铁锭一门、大铁钩一个。署千总陈连春，捞获大夷炮一门，重二千觔，大铁子一粒，棕球二个，被水火药不计觔重。

又该同知曹谨、通判范学恒，遣派义首带领壮勇及宓县丞丁役人等，十七日驾船搜捕至外洋草屿，有白夷二人、红夷五人携带图册在彼藏匿，经役勇等

上前围拿，该夷俱被格杀，割取首级带回。搜获夷图一幅，中绘山海形势；册页五十一篇，夷书二本，又夷字十纸。其夷书内亦绘有城池、人物、车马形状等语前来。臣等查此次文武义首人等前后共计斩馘白夷五人、红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同捞获夷炮十门，搜获夷书图册多件，办理尚为出力。方夷船初受炮伤之时，海涌忽起，遂将该夷船冲礁击碎，具见海若致灵，助顺天朝，尤深寅畏。惟该夷船是否即系滋扰厦门之船，抑系另帮，必须解郡查讯，且可根究夷情。台地并无通事，惟有医生宋廷桂系粤人，通夷语，可以传供。至现获夷人，为数较多，程途窈远，现在委员驰往行提，分起解郡，容俟讯明，恭请王命正法，以彰国威，而壮士气。并将夷书图册，恭呈御览。

该逆夷经此次受创之后，难保不再集大帮来台，冀图报复。

臣等仍严饬各口文武，添派兵勇密防，以免疏虞。查明在事出力文武、兵勇、义首人等，另行请奖，受伤身毙之兵勇，分别赏恤，照例查办外，所有击沈夷船、擒斩白红黑夷多人，夺获炮位、图册各件缘由，合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澎湖外洋，亦有夷船游奕，经在籍提督臣王得禄钦遵谕旨，在彼驻劄，督同文武，严密防守，现在尚无滋扰，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奏。

再台湾地势绵长一千四百余里，要口林立，臣等自上年先后亲往南北大小各口履勘，筑设炮墩，调兵募勇设防，复于沪尾添设石炮台一座、鸡笼炮台改筑石炮、台左右添筑石墙，并将督臣颜伯焘发运新铸之八千觔大炮四门、六千觔大炮二门，分置安平及鸡笼、沪尾三口，以期巩固。后闻粤东议抚，臣等因夷情反复，仍不敢撤防。本年六月后，厦船不到，粤中夷务无闻，省厦文报亦绝，正深盼望间，七月二十日忽传郊行来信，厦门失守，督臣退保同安。闻之不胜发指。伏思台湾孤悬海外，全恃厦门为援。今有此警，形势愈觉孤危，民情浮动之区，恐匪类乘机摇动。台湾戍兵名虽一万四千，除事故缺额换班未补一千余名外，澎湖两营隔海，噶玛兰一营远在山后，其余分布一厅四县余地一百四十余区，在在皆须弹压，未便调动。是以每当有事，兵力仍单。臣等督同知府熊一本，熟商将巡洋舟师概行收回，严守口岸，陆路存城及诸要余，仍旧不动。惟于外余中，酌量抽添，一面饬调各处团练之义勇分别加防。

又查郡城重地，口门不可过多。其鹿耳门废口，同国赛港、三鯤身三处口门，用在厂不堪修葺哨船四只，并买民船五只，加以大木桶数百个，装载巨石，预备临时填塞，仍多派兵勇防守，以免匪船绕越。臣达洪阿先因省铸大炮腔口炮子不甚合式，亲督工匠改造炮子，并添铸小铜炮多门，整备攻守各具。府

城本系土筑，先经知府熊一本勘修，次第完竣。其西北沿海一面，绅士前造外城，因沙土质松，城基近水，早已坍塌。臣姚莹亲督台湾县知县阎炘，带领绅商，于外城之内，自小北门起，绕大西门，至小西门，周七百一十一丈，密树木栅，分别地段，安设义勇，以资捍卫。

台地郊商，生理多在厦门，一闻警信，无不惊惶。风谣一日数起，连日督府厅县多方抚谕，示以镇静，人心稍定。更发印谕数百道，委员交各路义首、庄耆申约联庄，添练壮勇，家自为守，人自为兵。盖台人浮动，易为乱，而亦易为义。驾驭贵合机宜，爵赏不可吝惜。得其心，庶得其力。一面将逆夷凶淫贪狡恶状遍加晓谕，使人皆切齿，共奋同仇，以潜销其异志之萌。惟地广口多，兵勇既众，经费益巨，除常例兵饷不计外，守口兵丁盐菜、乡勇口粮、制备一切攻具、守具，七月以前，已月费七、八千金。今厦门失守，全台处处添防，戍兵多已班满，当有事时，未便更换。且守口之兵，兼同乡勇日夕登陴，不可不加体恤。又先后督臣颁发告示，擒斩逆夷、击沈贼舟赏格，自数千至巨万不等，种种经费，皆所必需，实有历案军需所未载者。臣等事事撙节，委素得民心、办事结实之台防同知全卜年专司局务，痛洗向来恶习，亦不敢因惜费而误大事。道库备贮十万两一款，经道光十六年、十八年两次逆案动用，现仅有银五万五千余两。上年防夷，皆各属垫支，未敢遽动备贮。本年三月，始经省拨经费银十万两来台，现存无多，业经禀抚臣拨银三十万两来台接济，尚未解到。伏乞皇上天恩，饬下督抚臣行催司局赶紧委员起解接济。台澎可否另拨四万五千两，将道库备贮补足，更为有益。

再台地防守要口十七处，乡勇众多，需官管带。又须兼顾澎湖，经向内地请员，隔海难到，即如督臣饬知厦门失守文件，于八月二十五日始由蚶江递至，阻海、阻兵情事，非意料所及。查有因案革职之候补同知前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丁忧之候补同知前署澎湖通判徐柱邦、休致之通判衔前福清县知县卢继祖，暂留在台管带乡勇，极知于例未符，实以海外军务紧要，差委乏人，与内地情形迥别，不敢拘泥常例，贻误事机，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承准兵部五百里由蚶江及鹿港厅递到，军机处加封，钦奉朱批：览奏嘉悦之至。即有恩旨。钦此。又折内邱镇功、许长明、欧阳宝、陈连春、尤登和、王廷干、宓惟慷、谢集成、吴助友、郝芝兰、周晋昭、陈大坤各员名旁，奉朱圈。又折内共计斩馘白夷五人、红夷五人等句旁，奉朱批：可称一快，甚属可嘉。钦此。又附片具奏：闻厦门警报后，添拨各海口兵勇布置一切，并请发经费银三十万两济用一片，同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又于片内改造炮子并添铸小铜炮句旁，奉朱批：甚好。钦此。

同日奉到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达洪阿等奏击沈夷船、擒

斩逆夷、夺获炮位一折，本年八月以来，夷船迭向台湾外洋游奕停泊，经该总兵等飭属严防堵御，是月十六日卯刻，该夷船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发炮攻打，经参将邱镇功等将安防大炮对船轰击，淡水同知曹谨等亦在三沙湾放炮接应。邱镇功手放一炮，立见夷船桅折索断，退出口外，冲礁击碎，夷人纷纷落水，死者无数。其上岸及乘船驶窜者，复经该参将督同署守备许长明等带兵驾船赶往，生擒、格杀黑夷多名，复经即用知县王廷干等驾船出洋，帮同出力，生擒黑夷多名，并见白夷自行投水。其时，复经千总陈大坤等驾船开炮，击沈杉板一只，格杀白夷并生擒黑夷多名。

又掳曹谨等亦在大武仑港外追获外窜杉板船只，刺死白夷及生擒黑夷多人，并捞获黑白夷尸身、炮位，搜获图册。此次文武义首人等，共计斩获白夷五人，捞获夷炮十门，搜获夷书多件，办理出力，甚属可嘉。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着赏换双眼花翎。台湾道姚莹着赏戴花翎。达洪阿、姚莹及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均着交部从优议叙。其在事出力各员弁、兵勇、义首人等，着据实保奏，候朕施恩。伤亡兵勇，查明照例赐恤。候补同知前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丁忧候补同知前署澎湖通判徐柱邦、休致通判衔前福清县知县卢继祖，均着准其留于台湾差委。此因军务紧要，是以允准。其余不得援以为例。该部知道。钦此。

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传谕台湾道姚。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奉上谕：达洪阿等奏逆夷滋扰台郡、官兵沈船夺械、擒斩夷匪多名一折，览奏，嘉悦之至，已明降谕旨，将该镇道等赏戴花翎，分别议叙矣。此次仅止双桅大船一只，带领杉板多只，来台窥伺，经该总兵等督率员弁，沉船夺炮，擒斩多名，该夷被歼之后，难保无大队匪船闯入报复。着达洪阿等严飭在事文武，添派兵勇，严密防范，不可因获有胜仗，稍存大意。前任提督王得禄，驻劄澎湖，现在台湾地方紧要，该提督威勇素着，熟悉海洋，着即移驻台湾，协同剿办。其澎湖防守事宜，已谕令颜伯焘派员更替矣。

又另片奏现将巡洋舟师收回，填塞各处口门，添铸炮位，团练壮勇，所办均好，即着照议办理。请拨军需银两，已谕知颜伯焘等迅即拨解。台防同知全卜年，准其专办局务。所请革休丁忧各员，准其留台。现在浙洋夷匪大肆滋扰，厦门之古浪屿尚有夷船停泊。该镇道等务宜先事豫防，一切妥为布置，毋致临事周章，是为至要。发去赏达洪阿双眼花翎一枝、赏姚莹花翎一枝，着即祇领。嗣后有攻剿夷折件，应由五百里奏报。如大获胜仗，即由六百里奏报。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达洪阿，传谕姚莹，并谕王得禄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承准此。同日，承准军机处片单内开：本日奉有寄信谕将一道，贵镇接奉后

，即恭录知照。前任提督王得禄，一体钦遵办理可也。为此，知会。十月十一日等因。同日承准兵部递到上赏双眼花翎一枝。又花翎一枝。

夷船再犯鸡笼官兵击退奏（夹片）

奏为夷船复至淡水鸡笼口滋扰、经官兵击退、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台属淡水之鸡笼口官兵，于本年八月十六日击沉夷船一只、生擒斩馘夷犯一百六十五人、夺获夷炮图册提郡审办缘由，业经臣等恭折具奏在案。

兹据艋舺营参将邱镇功、淡水同知曹谨禀报：九月初五日辰刻，又有三桅夷船一只，在鸡笼口外停泊，初挂红旗，继换白旗，于是日申刻驶近万人堆，欲放杉板入口等情。臣等以夷情诡诈，既挂红旗，则其意在攻战，何以忽换白旗，显系作为欲和，探我虚实。查该处口内三面环山，形势颇峻，有险可凭，夷炮猛烈，自当避其所长。当经密饬营县于山上分藏炮位。如果不能取胜，即照督臣通饬坚壁清野之法，凭险埋伏，待其登山歼擒之。一面将口内居民暂行迁避去后。

兹据艋舺营参将邱镇功、淡水同知曹谨、委驻鸡笼之澎湖通判范学恒，先后禀报：添调兵勇赴鸡笼山上各要隘，暗设炮位，分别埋伏把守。该同知又调精练鸟枪屯丁二百五十名，分往鸡笼、沪尾两口协防。该夷船自初五日酉刻驶至万人堆，先放杉板二只进口窥探，声言索还前获夷人，每名愿送洋银一百元。该地居民，咸约束，不与回答。又见我兵勇不动，迟疑久之，至十三日辰刻，该夷船突进口门，直扑二沙湾炮台。大炮齐发，甚属猛烈。我兵亦即开炮回击。署守备许长明、外委伍云升，在三沙湾之鼻头山，见有登岸夷匪，其势甚凶，立即开炮，击毙二人，众始退去。惟炮台石壁，被其攻破，二沙湾及三沙湾两处兵勇住房，亦被炮火烧毁。迨至日暮，该兵勇等退守要隘。该同知复添调总理姜秀銓带领精练鸟枪壮勇一百名及摆接、八芝兰等堡壮勇，亦均到助战。探闻口外龟头洋面，尚有夷船放炮等情，正在批行间，十九日戌刻复据营厅禀报：十四日早，我处添调兵勇、屯丁俱已到齐，该夷匪见我人众、山险，不敢仰攻，已于是日午刻驶逃出口。同口外夷船窜向外洋北去。风狂浪大，不便追击。查勘炮位，有损坏五门，尚可修复。口内停泊波字二号哨船一只，被火延烧，兵勇亦有受伤数人，尚无损失。拾获夷炮铁子十余枚，重二、三十斤不等各等语。

臣等查此次夷船虽因见我兵勇众多、山形险峻、不敢登山仰攻、驾驶窜去，而报复之心未必遽息；更当加意防备。除飞饬各口益添兵勇，实力严防，并查明此次在事出力人等，量予奖赏外，合将夷船再至鸡笼攻击、不胜逃驶情形，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奏。

再前获夷犯一百三十三人，先经臣等会派文武员弁分起提解来郡审办。现因嘉义匪徒滋事，暂留埤城，随后起解。又据淡水同知曹谨、艋舺营参将邱镇功禀报：先于拿获夷人之后，巡查至鸡笼口门左边乌踏石山下，有自刎夷尸二具；一白夷，卧石上；一黑夷，卧石下。白夷头戴黄金冠，胸前挂金丝带，尾缀金丝坠十二个，身着红呢战甲，内衬白细绸折衫及油绿毡裤，脚穿二五织绒鞋，面白无须，头发黄红卷缩。其为击碎夷船之头目无疑。黑鬼头戴黑皮冠，状如僧帽，身穿红色贴身毡衣及油绿毡裤，似系夷奴等情。臣等查该夷尸自即系船破时自行投水之白夷，既已自尽，应无庸议，相应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出剿嘉义逆匪部署郡城奏（夹片）

奏为嘉义匪徒滋事、带兵出剿日期及部署郡城事宜、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台湾人心浮动好乱，道光二十年五、六月间，夷船屡到台洋窥伺。臣等深虑在地匪徒乘机蠢动，当即飭令各属办理联庄团练，以资约束。复多募乡勇、水勇，防守口岸，藉资收养，消患未萌。一载以来，颇为安谧。

本年七月，厦门失守，全台震动，风谣四起，多方镇抚，人心始定。及九月初五日，夷船再至淡水鸡笼，攻击炮台。十一日，风闻北路嘉义地方，有匪徒数十成群，向铺户居民强借银钱，风谣又起。随商委城守营参将德谦，酌带弁兵，于十二日驰往，会同署嘉义营参将洪志高、署知县魏彦仪，巡查拿办。讵于十六日戌刻，接据该文武禀报：于十四日晚，巡至店仔口地方住宿，十五日黎明，突有匪徒，不知多少，自庄外鸣鼓摇旗攻扑该员等公寓。经德谦等督飭守备郭得元、把总朴霖，挥令兵勇追击。该庄头人亦率壮勇出助。枪毙杀死贼匪多名，受伤六、七十人，生擒匪伙沈玉、庄红英、林得、郑兴等四名，夺获旗鼓、器械等件，贼始溃败窜逃。查点兵勇，内有兵丁詹得升、陈连升二名，受伤深重殒命。又重伤兵丁温锦元一名，尚堪医治。壮勇亦受伤十三名等语。阅之殊堪发指。

臣等查该匪徒胆敢鸣鼓摇旗，攻扑文武官兵，党羽谅必不少。当此夷寇未靖之时，内患不除，何以攘外？业已飞飭该县提犯研讯匪首股伙姓名，查拿惩创，以靖地方。臣达洪阿亦即亲统精兵一千名，带同调署左营游击吕大升、守备朱鸿恩，暨千把总等员，于本月二十二日驰往剿办。臣姚莹当委前经奏明管带乡勇之革任前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带领义勇二百名，随营办事，仍委熟习粮台之候补府经县丞庞裕昆、候补县丞吴湛恩，随营办理粮台事务，即于道库备贮项内提出银二万两，交知府熊一本暨局员台防同知全卜年撙节支应。臣姚莹督同该府厅暨台湾县知县阎焘，调回城守营参将德谦及中营游击德祥、护理左营游击陈连斌，留守郡城，大兵既出，城中防守宜益加严，各城上下派定弁兵

、添募义勇二千四百名分守仓库、监狱及诸要隘，更挑选精勇五百名添防安平大口，各小口亦分添屯勇数百名。

又查台湾向来匪徒滋事，邻境即为响应。台湾县属之罗汉门一带，山径丛杂，与凤山、嘉义三县交界，南北匪徒往来要径，必得明干之员驻劄防守，台湾现在乏员差委，惟有前经奏明委带乡勇之前任福清县知县卢继祖，原籍广东，与该处粤庄可以联络。札委该员带领乡勇及团练各庄，会同营余，在地截拿。其北路则有护副将关桂及彰化县知县黄开基带领兵役堵截，仍飞饬各庄总董头人四路堵擒匪贼献功，迅速蒞事。现在北路夷船已据禀报逃驶，倘再有滋扰，视其来至何口，再行相机办理外，所有带兵出剿嘉义匪徒起程日期、动用道库备贮银两及部署郡城防守事宜，合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奏。

再查台湾地亘一千四百余里，水陆戍兵名虽一万四千，自去年以来，内地夷务纷纭，暂停换班，至今缺额未补者已一千余名。

又澎湖两营隔海，噶玛兰一营远在山后；其山前各营，分守一厅四县城余口岸，本形单薄，现在水陆交警，处处戒严，臣达洪阿带兵出剿北路逆匪，郡城存守弁兵无多，设南路有事，殊难策应。内地办理防夷，亦正吃紧，未敢遽请添兵。现经禀请督臣饬催内地各营查明台营缺额之兵，赶紧挑补来台外，臣等熟商，拟于现在民勇内挑取年力精壮、技艺娴熟者一千数百名，作为新兵，分配各营，一体支领，名粮既归营伍，一切操防似更得力。俟军务竣后，或陆续以补缺额，抑或稍增兵数，再行妥议办理。是否有当？伏乞训示遵行。谨附奏。

南路匪徒响应遣员击破奏

奏为带兵驻劄北路、督获首伙逆匪、分别勘办、并南路贼匪竖旗响应、立时击散、地方安静、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台湾北路嘉义县匪徒滋事，臣达洪阿于本年九月二十二日，统带大兵驰往剿办。臣姚莹与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城守营参将德谦、镇标中营游击德祥、护理镇标左营游击陈连斌等，留守郡城，添募兵勇，以防南路事宜，业经恭折具奏在案。臣达洪阿于二十四日，行抵嘉义县，在贼庄适中之下加冬地方劄营。各贼匪先已闻风逃散。当即督饬营县及各庄总董人等，分头严捕。一面亲历各庄，将贼巢先行烧毁。除兵勇围捕格杀贼匪不计外，旬日以来，据调署右营游击吕大升、署嘉义营参将洪志高、署嘉义县知县魏彦仪、署守备曾玉明等，督率弁兵、各庄义首、头人陆续拿获股首江见、林旺、张缺嘴及伙匪曾道、罗矮、史田、曾老英、陈秀司、柯骞、郭大粒、陈粪、江云、廖阿汤、杨质、

黄雄、张疆、林牛、谢万机、林庇、林力、萧取、江矮、萧新得、苏飞、郑猫、苏谟、江明、刘候、苏殿、吴轮、叶藤、卓猫、卓结等，并台湾县知县阎焯拿获匪伙吴添、陈登牛等犯前来。当飭随营委员托克通阿、署嘉义县魏彦仪，提同前获之沈玉、庄红英、郑兴、林得等，讯缘江见之胞兄江坡，先因不法播散谣言，经嘉义县营拿获在监，适有夷船再至台北鸡笼，与官兵接仗，江见起意乘机滋事，当同林旺、张缺嘴及在逃之刘九宰，商谋各纠伙党，分为四股，定于九月十五夜竖旗。先攻湾里街，后攻县城，有伊兄在监可以内应。经臣等先期访闻，委城守营参将德谦带兵前往，会同嘉义县营巡查拿办。

该参将等于十四日晚巡至店仔口地方住宿，江见知事已败露，即与林旺、张缺嘴、刘九宰改谋先攻营县公寓，一经得手，则县城可不攻自破。随于十五日黎明，率领匪党二百余人，鸣鼓摇旗，前往攻扑。经该参将德谦等，督飭弁兵，开枪迎击。该庄头人吴化成、张振美等，亦率壮勇出助，枪毙杀死贼匪多名，受伤六、七十人，生擒匪伙沈玉、庄红英、林得、郑兴四名，夺获旗鼓、器械等件。该匪随各败逃。此江见等分股谋逆之实在情形也。

江坡一犯，知府熊一本恐其在监内应，飭该县魏彦仪于大兵未到之先，提出杖毙，以绝贼望。现获各犯，经臣达洪阿亲提勘明，即在军前分别凌迟斩决，定拟以彰国法。一面搜拿未获匪党间，詎南路凤山县于十月初七夜忽有匪徒多人，在观音岩地方竖旗滋事，杀死民人祭旗，攻扑竿■〈竹秦〉林汛营房。该外委锤孝臣，猝率兵抵御，被砍重伤，戕毙兵丁邱连中等六名，重伤二名。初八日报到郡城。臣姚莹以该匪等于大兵北出之后，起事响应，显系料我兵不能回击，而郡城存兵不及千人，无可调拨。当即会商城守营参将德谦、台湾府知府熊一本，飞移南路营参将余跃龙，并飭署凤山县知县白鹤庆，带领兵勇出剿。一面由郡城调派义首职员吴廷簏、林洪泉，挑选精练壮勇五百名，委台湾县知县阎焯督带，会同守备李思升，带领冈山、猴洞两余弁兵，驰往夹击。臣达洪阿飞调城守参将德谦，酌带弁兵壮勇前往策应。台防同知全卜年，亦调派屯弁、屯丁、隘丁，分布要隘防堵。

其时，贼众屯聚在观音岩及滚水庄，见南路营县同郡城两路兵勇大至合击，一时惊溃，伤毙多名，纷纷逃入内山。南路营千总林以成，督同义首林武义，奋勇首先接仗击贼，生擒股匪吴慈一名，夺获鸟枪三杆。又陆续据署凤山县知县白鹤庆、台湾县知县阎焯、南路营参将余跃龙、城守营参将德谦、委员卢继祖，督率营员、屯弁、义首人等，拿获股首伪军师、元帅、先锋及匪伙陈头、许旺、陈细、张坑、邹汉潮、孙扁、王锥、陈凤、杜南、董挫、陈苏、谢听、吴舵、吴伯传、何赏、吴和、洪兴、林宗、陈九、康全、李宗、吴田、柯三、许雷、刘芬等，讯系该犯陈头、许旺及在逃之陈冲、蔡罗等，因知北路江见

等滋事，随亦纠众响应。

又据署大武壠巡检吴焯、署千总沈联芳等禀，获北路股匪林凉得、潘义二名，讯系分股滋事未成，分别解送军营及提郡审办。

臣等查嘉义县匪徒江见等，因夷船来台滋扰，辄敢乘机为乱，分股纠伙，攻扑文武公寓，拒杀兵勇，而南路匪徒陈头等，亦胆敢竖旗响应，纠众攻余，戕害弁兵，殊堪发指。现在南北两路贼已逃散，而要犯尚多未获，严饬营县悬赏购拿，并令备弁义首等带领兵勇，分头搜捕。外委锺孝臣，受伤甚重。同受伤之兵丁，饬令回郡医治。伤毙兵丁，照例赏恤。惟北路地势绵长，且当冬防之际，大兵未便即撤。臣达洪阿，仍移驻店仔口，督拿余犯，察看情形，再赴嘉义，留兵一半驻劄，藉资镇定。巨达洪阿，即酌带弁兵，由嘉、彰内山一带，顺途巡阅地方营伍，除督饬南北文武设法购线、严拿各逸犯务获、由台湾府汇案供招、另行咨部外，所有南北两路贼匪均已击散、地方安静缘由，合先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承准兵部火票递行军机处加封钦奉朱批：另有旨。钦此。又附片具奏鸡笼乌踏石山下白夷二人自刎情形，同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又具奏：嘉义匪徒滋事、带兵出剿日期、动用道库备贮银两及部署郡城事宜一折，同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又附片具奏：兵额无多、拟就民勇挑取一千数百名、作为新兵、分配各营操防一片，同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又于上年十月十八日具奏：带兵驻劄北路、督获首伙逆匪、分别勘办并南路贼匪竖旗响应、立时击散、地方安静一折，同日奉到朱批：所办可嘉之至，即有恩旨。钦此。又折内江坡一犯，知府熊一本恐其在监内应，提出杖毙句旁，奉朱批：是。钦此。又折内熊一本姓旁，奉朱批：圈。同日奉到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达洪阿等奏击退夷船并带兵剿办台湾南北两路逆匪均经击散各一折，本年八月英逆驶进台湾口门，经该镇道等督率兵勇击沈船只、擒斩夷匪多名，当降旨分别加恩。兹据奏称：逆夷复于九月间乘驾三桅船只，至淡水鸡笼口滋扰。该逆突进口门，直扑炮台，大炮齐发，势甚猛烈。经我兵开炮回击，三沙湾地方复有夷匪登岸，其势甚凶，亦经我兵开炮击毙二人，众始驾驶逃窜。

当此逆夷滋扰之时，突有北路嘉义匪徒鸣鼓摇旗，乘机滋事。该镇道等亲统精兵，驰往剿办，拿获股首江见等及伙匪多名，并枪毙杀死贼匪无算。其先，因播散谣言、拿获在监、欲为内应之江坡一犯，亦经该府熊一本提出杖毙。该镇道等正在提办、并搜拿余党间，复有南路凤山匪徒竖旗响应，亦经该镇道等调集兵勇，两路合击，生擒股匪吴慈等及伙犯无算。现在贼匪均经击散，地

方安静等语。

逆夷两次侵犯台郡，该镇道等均能督率兵勇，奋力攻击。两月之内，连获胜仗。其南北两路乘机滋事匪徒，亦被该镇道等亲督文武兵勇，实时扑灭，办理妥速，甚属可嘉。达洪阿着赏给骑都尉世职。姚莹、熊一本均着赏给云骑尉世职。在事出力各员弁、兵勇、义首人等，着据实保奏，候朕施恩。伤亡弁兵，查明咨部，照例赐恤。该部知道。钦此。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前任提督王、传谕台湾道姚。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上谕：达洪阿等奏：续击逆夷兵船并带兵剿办匪徒、击散两路逆匪各一折。览奏，欣悦。已明降谕旨，分别赏给达洪阿、姚莹、熊一本世职矣。■〈口英〉逆此次续来滋扰，开炮攻破石壁，经我兵开炮击毙登岸夷匪二人。该逆见人众山险，驶逃出口，窜向外洋北去。其嘉义、凤山匪徒乘机滋事，均经大兵击散，拿获首从各犯，分别正法，办理迅速，可嘉之至。惟英逆前次创巨痛深，此次诡称赎还前获夷匪，开炮肆逆，又被官兵据险击退。该逆犬羊成性，未必不仍图报复。设或大帮匪船再行豕突而来，不可不先期防范。前经谕知达洪阿等，严密防备，并令王得禄回台协剿，会衔奏事，计此时王得禄当已抵台。着达洪阿等和衷会商，妥筹一切战守机宜，务须层层布置，计出万全，断不可稍存轻敌之见，致涉大意。所议挑取民勇作为新兵分配各营支粮归伍等情，所办均好，着即照议办理。其自尽之白夷一名，着该镇道提出现获夷匪，讯明究系何名，是否即系此次在船贼首，取具确切供词，随时具奏。至南北两路匪徒乘间蠢动，尤须加意慎防。所有未获各要犯，着即严饬所属搜捕净尽，毋留余孽。仍当附循良善，消患未萌，以期内安外攘，永承恩眷。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南北路逆匪首从就擒地方平定奏（夹片）

奏为台湾南北两路逆匪首从均已就擒、地方平定、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

本年九月十五日，台湾北路嘉义县匪徒江见等；十月初七日，南路凤山县匪徒陈冲等；因夷船再犯鸡笼，乘机作乱。臣达洪阿亲统大兵剿办北路，臣姚莹委员带领义首壮勇、会同营员剿办南路，仍督同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及中左两营游击，防守郡城，业将两路文武兵勇击破贼匪、生擒首要各犯情形，于十月十八日具奏在案。

臣达洪阿移居店仔口之后，察看该处地势，逼近内山，北通彰化，诚恐匪徒窜入，且彰化一带贼匪素多，恐被煽诱，势必蔓延，是以饬令调署右营游击吕大升及署北路副将关桂、彰化县知县黄开基各带兵勇，分布要隘，堵其窜逸、煽动。一面亲督嘉义营县及随营将备，四处搜擒。随据吕大升同署嘉义营参

将洪志高、署守备曾玉明、把总曹宗铨、郭振德、署鹿港同知魏瀛、署嘉义县知县魏彦仪、台湾县知县阎焯、留台差委之前台湾县知县托克通以及各员弁、义首人等，先后擒获内山大股首陈疆、军师李粗皮西、旗首乌鼠、林尚及匪伙吴卫、吴猫、牛林仔、苏董螺、郭蟀老、吴港、郭吉成、李道、张赏、蔡乘、李猪哥力、李兰光、林桂、江免仔、潘浓得、林吴、尤爱、曾吟、魏葛、刘友、林婆、蔡媳妇仔、曾赛、吴戇、陈猪批、许生、郑长、张老生、陈铨、柯九、江缺嘴升、邱和尚、吴绶、李缴、李见、何戇记、罗令、罗质、杨能洁、林水生、罗接义、陈旺、邹佃、王成、王针、施品、苏通事、王豹、施鞭、胡八、谢蔡、许苗、洪简、陈漆、张黎、林会、张乌、柯戇、罗韭、林槌、侯二戇、林戇祥、赖名、江振生、陈金图、许样、吴扁、李迁、黄扁、黄通、柯乌记、林檀等七十六犯。当委托克通阿，会同嘉义县提讯，供认谋逆、与官兵打仗、或临时逃回不讳。臣达洪阿勘明，即在行营，恭请王命，分别凌迟斩决。其被胁逃回者，交台湾府知府熊一本照例办理。尚有先后拿到蔡甜、罗礞等五十七名，或系挟嫌诬扳，或系同名误拿，均即立时省释，以免枉累。此次大营续行擒办逆犯七十六名，同前获之股首江见等匪伙四十一名，共已生擒一百一十七名。其临阵枪毙杀伤及围捕格杀者又八十余人。此案首从逆犯，业已痛剿。

彰化地方，先经该县黄开基、同署鹿港同知魏瀛办理联庄团练，最为认真。一闻嘉义匪徒滋事，各义首自率庄丁，互相防守。其要隘之处，经关桂同黄开基督带兵勇严密堵截。访有巨盗陈全、余赞、刘烈、蔡辉、林秋旺、许勇、蔡阁、蔡富等，商谋纠众响应，立即会同拿获，在地杖毙。地方不致蠢动。此臣达洪阿办理北路嘉义县逆匪并无蔓延、迅速竣事之原委也。

其南路凤山县逆匪，先经臣姚莹由郡委员，会同南路营县夹击溃散，生擒股首伪元帅陈头、许旺等犯之后，尚有大股首陈冲及未获要犯尚多。距近山下淡水一带，在逃匪类播散谣言，更结青龙会，焚抢滋事。闽粤各庄，互相惊疑，纷纷搬徙，势将分类械斗，牵及台湾、凤山交界。闽粤民庄、番社，亦皆煽惑。臣姚莹，商同台湾府知府熊一本，亟发印谕，委台防同知全卜年，驰经凤山传集两籍头人，剴切晓谕，始皆悔悟归庄，设立公所，各举头人，合同办事。其台、凤交界各庄，飭在罗汉门管带义勇之前福清县知县卢继祖，亲历晓谕，闽粤头人及番社头目，亦皆悦服修好，约束庄丁，随官拿贼。台、凤三籍民番大和，风谣顿息，匪徒伎俩无施。

随据台防同知全卜年、署凤山县知县白鹤庆、台湾县知县阎焯，会同南路营参将余跃龙及文武员弁、义首、屯丁陆续获擒大股首陈冲、伪先锋留真番、张从、旗首会匪林流、许本、张量及匪伙张玉山、林蔡、吴阿四、谢详、张九、陈添来、叶虎、蔡爽、苏长、谢回、黄胜、卢创、林发、徐猫候、洪点、庄

麓、陈爱、邱老赛、王池、吴奉山、蔡番、杨阿成、杨金章、江远生、郑象、苏肥、林仔、黎蔡曹、吴科、潘花、吴谅、吴红、陈富、谢汶、黄建、洪清、陈和、杨生、林九、孙猫、江何、金生、吴待老、蔡亭、庄挑、林盛、杨狮、柯才、许士、梁云、詹添成、谢知、林旺、邱业、邱振绿、谢阿响、陈阿清、郑贤、陈来、陈容、吕齐角等犯七十三名。除杨金章、苏肥、蔡亭、庄挑、林盛、郑贤、陈来、陈容、吕齐角阵擒受伤，讯供后病毙外，解交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委员研讯勘办，连前次获办之股首陈头等二十六犯，共生擒九十九名，又击毙格杀五十余人。南路匪党亦已剿除，地方安堵，此臣姚莹办理南路凤山县逆匪之情形也。

臣等伏查本年八、九月间，夷船两犯鸡笼，官兵已得胜仗，乃南北两路匪徒尚敢乘机作乱，台、凤二县之闽粤各庄，复为匪徒谣惑，几成分类械斗，仰赖皇上天威及文武员弁、义首等用命，逆党立时击散，速就捕诛，闾阎未遭蹂躏，事后回思，益深悚惕。

现在两路逆匪已平，臣达洪阿，即当前往淡水、艋舺、沪尾、噶玛兰一带，巡阅营伍。惟现奉谕旨：如意防夷，郡城根本重地，留兵无多，且南北两路，甫经用兵，皆与郡城接壤，万一逆夷猝至，臣达洪阿远不及事。又嘉义盗贼素多，现届年终，未敢大意。是以，将大营移驻嘉义城外，留兵三百名，交署参将洪志高照应弹压，委员托克通阿等带领义勇，暂留大营。臣达洪阿率将备弁兵，由内山搜捕余匪，顺途往彰化巡阅，即由海口仍驻嘉义大营。淡水、艋舺、噶玛兰三营官兵，委员代看，俟来年春间回郡，会同臣姚莹勘办续获各犯。查明此次出力文武义首人员，另行奏请恩施。所有臣等剿办南北两路逆匪、平定情形，谨由四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训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奏。

再，臣等八月二十九日，恭奏击沈夷船擒馘夷犯一折，十二月十五日，接奉朱批：览奏嘉悦之至，即有恩旨。钦此。又附奏添拨海口兵勇、请发经费一片，奉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奉到十月十一日上谕：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洪阿，赏换双眼花翎。台湾道姚莹，赏戴花翎。达洪阿、姚莹及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均着交部从优议叙。其在事出力员弁、兵勇、义首人等，着据实保奏，候朕施恩。伤亡兵勇，查明照例赐恤。候补同知前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丁忧候补同知前署澎湖通判徐柱邦、休致通判衔前福清县知县卢继祖，均着准其留于台湾差委。此因军务紧要，是以允准，其余不得援以为例。该部知道。钦此。

又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该夷破歼之后，难保无大队匪船闯入报复，着达洪阿等严饬在事文武，添派兵勇，严密防范，不可因获有胜仗、稍存大

意。前任提督王得禄，驻劄澎湖，现在台湾地方紧要，该提督威勇素着，熟悉海洋，即移驻台湾，协同剿办。其澎湖防守事宜，已谕令颜伯焘派员更替矣。请拨军需银两，已谕知颜伯焘等迅即拨解。台防同知全卜年，准其专办局务，所请革休丁忧各员，准其留台。现在浙洋夷匪大肆滋扰，厦门之古浪屿尚有夷船停泊，该镇道等务宜先事豫防。一切妥为布置，毋致临事周章，是为至要。发去赏达洪阿双眼花翎一枝、赏姚莹花翎一枝，着即祇领。嗣后有攻剿夷匪折件，应由五百里奏报，如大获胜仗，即由六百里奏报。钦此。仰蒙皇上训示周详，俯准所请，跪聆之下，不胜钦悚。复因臣等督率文武微劳，懋赏优加，所有感激下忱，另折专差赍呈叩谢天恩，并查明出力文武员弁、义首人等，奏请恩施外，一面恭录谕旨，传知提臣王得禄，嘱其迅速来台，并严饬各口文武员弁，加意严防。

伏查该逆夷于九月初五日，再犯鸡笼，臣等密授机宜，当为官兵击退。经于九月二十日。具奏在案。前请经费银三十万两，经督抚臣委员由八里岔口解到，除归还台湾府前此挪垫并酌发各口及澎湖厅外，尚存十三万余两。存贮府库，陆续发局，撙节支应。所有奉到谕旨钦遵办理缘由，合先陈覆，谨奏。

再，臣姚莹前于嘉义匪徒滋事、镇臣带兵出剿、当即动拨道库备贮银二万两，交台湾府知府熊一本撙节支应，经奏明在案。嗣因南路匪徒响应，郡城存兵无多，派拨义勇，委员会同凤山营县夹攻破贼以及郡城添设义勇守城，堵御要隘，兵勇口粮较多，经再拨动道库备贮银一万两，交台湾府撙节支应。现据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禀称：南北两路军需，共已支用过银五万余两，除道库两次发银三万两外，皆系该府暂筹垫应。事竣窃实报销。

臣查本年防夷吃紧之际，又值两路匪徒滋事，各处出剿及防堵兵勇，不得不加倍戒严。该府所禀，系属实在情形。现在两路地方，虽已平定，而时届年终，镇臣巡阅北路后，仍须回驻嘉义弹压，俟开年方撤大兵回郡。其各处戒严义勇，现饬该府次第抽减，以节糜费。俟事竣窃实报销。所有道库原有存备贮银五万五千余两，本年两次动拨三万两，现尚存银二万五千零八十九两四钱二分，理合遵查原案，由臣姚莹单衔附奏以闻。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到朱批：所办甚好，另有旨，钦此。又折内办理北路嘉义县逆匪并无蔓延迅速竣事之原委也句旁，奉朱截。又办理南路凤山县逆匪之情形也句旁，奉朱截。同日，并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传谕按察使衔台湾道姚。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奉上谕：上年台湾、嘉义、凤山等处，匪徒乘机滋事，经总兵达洪阿等带兵剿捕，实时扑灭，不致蔓延。兹据该总兵等奏

，续获大股首匪陈疆等七十六犯、陈冲等七十三犯，分别惩办。现在南北两路，均已肃清，所办甚好。该地方人情浮动，且甫经用兵，尤宜妥加弹压，以消内患。该总兵由内山搜捕余匪，顺途经彰化巡阅，即由海口仍驻嘉义大营，如有夷船驶至，务须相度机宜，痛加剿戮。该逆如果受创逃遁，亦不必出洋远追。至上年所获夷匪一百余名，前经降旨着怡良等饬知达洪阿详悉究办。至今未据奏到。如已讯有实情，即行具奏。此次出力文武义首人员，准其酌量保奏，候朕施恩。余着照所议办理。将此由四百里谕知达洪阿，并传谕姚莹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又附片具奏，接奉谕旨，钦遵办理一片，同日奉到朱批：知道了。钦此。又奏动道库备贮银二万两济用一片，同日奉到朱批：知道了，钦此。

谢赏戴花翎恩奏

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本年八月淡水鸡笼擒斩夷匪一折，十二月十五日臣达洪阿在水沙连途次、十七日臣姚莹在郡城，先后奉到谕旨，仰荷训示多方，所有在事出力员弁及义首人等，均蒙朱笔圈出，交臣等据实保奏。

又，另片吁恳各情，亦邀俞允，仰见皇上轸念遐陬，无微不照，下忱钦感，莫可言宣。复蒙特恩，颁发双眼花翎一枝、花翎一枝，由军机处传旨赏给臣达洪阿、臣姚莹祇领，仍同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均交部从优议叙。跪聆之余，益增惭悚。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祇领讫。

伏念臣等赋质庸愚、知识短浅，此次夷船来台滋扰，仰赖天威及文武兵民出力，稍挫凶焰，而该逆狼贪无已，虽再犯鸡笼，皆失利而去。诚如圣明指示：该夷被歼之后，难保无大队匪船闯入报复。臣等弩下，惟有勉竭愚诚，恪遵训谕，严饬在事文武，添派兵勇，严密防范，不敢稍存大意，自蹈愆尤，以期仰报高厚鸿慈于万一。臣达洪阿出剿嘉义逆匪，股首、匪伙业已歼除，南路逆匪亦经臣姚莹委员会同营县捕诛平定。现在地方安靖，即派委委员分起行提夷犯来郡审讯。臣达洪阿剿捕事竣，亦即撤兵回郡，会商妥办。刻下台澎各海口尚无夷船窥伺，可以仰慰圣怀。除查明在事出力人员及研讯夷犯各情、另行分别具奏外，所有臣等感激微忱，理合恭折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奉到朱批：知道了。钦此。

南北两路已平撤兵回郡奏

奏为台湾南北两路逆匪已平、撤兵回郡、所获各犯、汇案拟办、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上年九月间，北路嘉义县贼匪江见竖旗谋逆，经臣达洪阿亲统大兵出

剿，并南路凤山县匪徒陈冲竖旗响应，臣姚莹督饬文武击散，业经将获犯讯供及匪伙布谣、结会，焚抢，几至分类械斗未成各缘由，三次奏报声明。北路地方遥远，臣达洪阿暂驻嘉义县度岁，藉资弹压，俟开春察看情形，再行撤兵在案。

兹北路续又获犯林鼠、林信、邱亨、吴饭、王得、杨八、刘山猪、张添生八名。地方业已安静。臣达洪阿即于正月初六日撤兵回郡，以节糜费。其南路要犯股首陈成及伙匪吴阿戇、陈信、吴亦戇等，亦经续获，均发交道衙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台防同知全卜年、台湾县知县阎忻及委员托克通阿等审明拟解前来。臣等分别提勘。据各犯供认：或起意谋逆、或听纠入伙、或被胁勉从各情不讳，并究出张从一犯，甫于道光十八年逆匪张贡谋逆案内被胁拟军，乃于配所逃回，复为逆匪陈冲军师，并约夷船到台作为内应，情节尤为可恶，自应将两路人犯汇案拟结。

臣等查北路大股首伪元帅江见、林旺、张缺嘴、伪军师陈疆、曾道、林得、李粗皮西、伪先锋庄红英、沈玉、郑兴、苏谟、旗首林鸟鼠、蔡媳妇仔，并南路大股首伪镇南大元帅陈冲、伪元帅陈头、陈细、陈成、伪先锋孙扁、伪军师邹汉朝、张从共二十一犯，均照谋反律，凌迟处死。又北路匪伙罗矮、陈秀司、史田、谢万机、江矮、曾老英、江云、廖阿汤、杨质、林庇、林尚、萧取、柯騫、郭大粒、陈粪、郑猫、江明、刘候、张疆、苏殿、萧新得、苏飞、叶藤、吴轮、林添得、黄雄、吴添、谢菜、柯九、许留、洪简、李迁、江缺嘴升、胡八、董螺、张黎、杨能洁、邱和尚、吴卫、许生、李猪哥力、施鞭、郭蟀老、郑长、罗令、陈铨、陈添、吴港、吴受、黄扁、李缎、李兰光、郭吉成、李道、李见、林水生、张老生、张赏、罗接义、陈旺、邹佃、吴猫、牛林桂、蔡■〈至上耒下〉、罗质、何戇记、黄通、江免仔、曾吟、潘浓得、王鎗、林吴、苏通事、尤懔、王豹、王成、施品、林仔、苏林信、魏葛、林鼠、曾赛、林猪批、林力，并南路匪伙张坑、吴和、吴佃、何赏、林宗、董挫、吴慈、林蔡、吴阿四、谢洋、张九、柯三、陈奉、刘真番、吴奉山、徐猫候、林流、蔡番、杨阿成、许本、洪点、吴亦戇、张量、杨金章、苏肥、蔡亭、庄挑、林盛、郑贤、陈来、陈容、吕齐角、郑象、吴谅、吴江、郭特、潘花、叶虎共一百二十二犯，充当江见、陈充等旗脚，甘心从逆。内林流一犯，纠同许本等布散谣言，更结青龙会，除结会罪，止拟军不议外，查布散谣言，罪应斩决，自应从一科断。林流应与罗矮等均照谋叛律，斩决梟示。

臣等于审明后，即在军前郡城，恭请王命，对该犯江见等分别正法，传首示众，以昭炯戒。

又南路伙匪谢添、林阿旺、邱阿业、邱振绿、谢阿响、陈阿清六犯，均被

陈充等逼充旗脚，乘间逃回被获，并无攻余抗官伤弁戕兵情事。惟该犯等另犯伙窃，临时行强，在外把风、接赃一次，均应从重依强盗免死发遣例，发新疆给官兵为奴。

又北路伙匪林牛、潘义、卓猫、卓结、陈登、牛许样、林会、张乌、柯戇、罗韭、林槌、候二戇、林婆、刘友、吴扁、柯乌记、林戇祥、赖名、江振生、陈金图、林檀、吴戇、邱亨、吴饭、王得、张添生、杨八、刘山猪，并南路伙匪李宇、吴舵、谢听、许雷、杜南、刘劳、陈苏、洪兴、陈九、康全、王锥、陈添来、许士、柯才、蔡爽、苏长、谢回、杨狮、王池、林仔、黎蔡曹、陈和、杨生、林九、孙猫、江何、金生、吴科、邱老赛、詹添成、张玉山、李登山、吴勇、王城、陈信、庄丽、陈爱、蓝连、林照、林发、江远生、谢汶、黄建、张戇、吴待老、卢创、洪清、黄胜、谢知、梁云、吴阿戇共七十八犯，均系被江见、陈冲等逼胁勉从，乘间逃走被获，并无攻余、抗官、伤弁、戕兵情事。内庄丽、陈爱、蓝连、林照、林发、江远生、谢汶、黄建、张戇九名，除结会罪轻不议外，应与林牛等均比照谋叛案内被胁入伙、讯无攻余戕兵、闻拿投首拟军例，酌加一等，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

以上遣军各犯，均照例刺字，分别发配。江见等讯无家属财产，应毋庸议。前获犯内，有陈富、吴伯传等，讯系无干省释。北路犯内，柯九、萧新得、苏飞、苏殿、张疆、郑长、罗接义、吴猫牛等，尚有另犯劫窃人命等案，应归此案完结。张从在配脱逃，主守讯无贿从，应由配所拟结。北路逸犯刘九宰、南路逸犯蔡罗等，饬缉获日另结。所有在事出力文武、义首人等，可否量予鼓励，出自天恩，容臣等查明另行酌保，除全案供结咨部外，所有撤兵回郡、续获要犯、全案拟结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奉到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达洪阿等奏台湾南北两路逆匪已平、续获各犯汇案拟办一折，着刑部议奏，所有在事出力文武、义首人等，准其查明酌量保举，候朕施恩。钦此。

遵旨严讯夷供覆奏（夹片）

奏为钦遵谕旨、严讯夷供、据实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上年八月具奏淡水鸡笼海口擒获夷犯多名，声明委员提郡查讯在案。适嘉义匪徒滋事，北路用兵，奏明暂缓起解。嗣于十二月间南北路勘办逆匪事竣，委员分起提解原获黑夷一百三十三人，除在监、在途病毙外，陆续解到夷犯一百一十九名。随将前奏能译夷供之宋廷桂及续经访出通晓夷语之何金

，饬交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台防厅同知全卜年，督同台湾县知县阎焮、委员前候补同知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等，日夜研讯，甫得端倪。正在筹商办理间，接到抚臣饬知：奉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上谕：御史福珠隆阿奏请暂留罪夷以便讯究一折，台湾擒获逆夷多名，如果尚未正法，即着刘鸿翱饬令达洪阿等按照该御史折内所陈，除千里镜一节、毋庸查究外，其余逐层究诘，明白晓谕，务得实情，密筹办理，冀有裨益于攻剿机宜。钦此。并由抚臣照抄该御史原奏、咨行臣等查照办理。

遵查原奏所称应讯各条，俱系案中紧要关键，先经该府厅县悉心推鞠；所问款目，亦与原奏大略相同。兹于钦奉谕旨之后，臣等复加研讯。据黑夷头目■〈口目〉啞莉等供称：伊等驾船三只，同到台洋，均系红毛望结仔、吡勝油地方夹板夷船，向属■〈口英〉夷管辖。■〈口英〉夷所辖各岛，每年俱系进纳鸦片烟土，作为贡税。前年中国查禁鸦片，■〈口英〉王不能销售，遂向各岛索要金银。各岛夷亦因鸦片难销，无有金银供应，仍求收纳烟土。■〈口英〉王即于槟榔屿、望结仔、实叻等处，雇调兵船七十余只，在孟加刺地方会齐，大船用夷人八、九百名，小船五、六百名，每名月给番银四、五元至十余元不等。又用汉奸五、六名，沿途卖货、记帐、偷买食用等物。令大头目带领各船至中国，与领事义律恳求通商。因中国严禁如初，即带各船至广东虎门、浙江舟山、福建厦门等处滋扰。去年不记月分，义律被国王撤回，另换■〈口仆〉■〈口鼎〉喳为领事。大头目随于七、八月间，先派三十余船，攻打厦门。又派二十余船，再攻浙江。又派伊等三桅船三只来台窥伺。不料伊等所驾之三桅船，于八月十二日傍晚先到鸡笼外洋，其同来二船不知在何处阻风停泊。伊等于十六日驶入鸡笼口内，经官兵开炮轰击。伊等用炮回攻，不能得力，被岸上一炮击倒大桅。伊船立时破坏。船上有夷官呷呷■〈口丹〉三人，一名呵呷万，一名吧喇吓，一名咙吓■〈口莽〉，见势危急，一人于拜天后跳海，一人刺目，一人同白夷数十人、黑夷三百余人及汉奸数十人分驾原带杉板船四只逃走。岸上官兵乘船追赶，各夷在杉板船上投海溺死及被追兵杀死者，不计其数。伊等均被生擒，船上所带大小炮三十余门及火药、炮子、金银、食用等物，俱已散失各等语。此该夷船听从■〈口英〉逆各处滋扰来台被擒之原委也。

诘以汉奸姓名、里籍，据称汉奸俱是粤人，从前■〈口英〉夷到广通商最久，汉人与管事白夷彼此认识，是以此次雇在各船照料。若是面生之人，白夷亦不使用，伊等实不知其姓名。诘以制药造炮用何物料，该夷船能否造办，据称火药、船只俱在本国及息■〈口莽〉地方制造，炮用铜铸，取其出子便利。伊等但能用药点放，不会造办。诘以硝磺、米石俱由何处偷漏，所需内地何处接济，畏惧中国何项兵法，据供硝磺、米石俱由息■〈口莽〉、孟加刺等处运

来，也有各处汉奸接济，船上所带干面、粉饼极多，并非必需内地之物。至在中国打仗，最怕搁浅，是以到一海口，必要量水深浅；最怕火攻，是以船上两■〈舟皮〉皆是夹木，■〈舟皮〉中一层贮水，以防炮火各等语。

臣等复以槟榔屿、望结仔、息■〈羌束〉、孟加刺、■〈口实〉叻等处，是否国名；所获图册、夷书，是何奸计；向其究问。据称：孟加喇、■〈口实〉叻是■〈口英〉夷属岛，槟榔屿、望结仔、■〈羌束〉息三处俱是■〈口英〉夷大马头，在噶喇吧一带，遇有顺风，亦须四、五个月方能驶到中国。至所带图册，是沿途各岛及中国地图；夷书是管船白夷呷■〈口丹〉之物。伊等黑夷，俱不识字，莫能解说等供。再三严诘，矢口不移，似未便再事刑求。

臣等查该逆夷等，因天朝不准贩卖鸦片烟土，辄听■〈口英〉夷调派，分至各省滋扰，实属罪大恶极。若如该御史所奏解省讯办，非惟现乏文武官兵配船护解过海，且此项黑夷俱系各岛乌合愚蠢之人，问以秘要夷情，不能明晰，设或洋面夷船闻而截夺，更属不成事体，应否仍照臣等原议，即行在台正法，以彰国宪，而快人心，抑如该御史所奏暂缓正法之处，臣等未敢擅便，除会同密筹制胜之策、相机办理外，合将遵旨严讯缘由，四百里驰奏，并另缮夷名清单，恭呈御览，俟命下日钦遵办理。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奏。

鸡笼擒获黑夷一百三十三名，受伤及在途、在监身毙外，解郡讯供夷犯一百一十九名。

计开

咱莉啞、■〈口望〉噶、咦呀吗咭■〈口是〉、唠知、阿礼■〈口热〉、喇呵叭哩、马阿甲、■〈口眼〉叻、咦■〈口鸦〉得喇、吗环■〈口二〉、阿咩■〈口鹿〉、吵呵哈吻、喃嗔、姆吵、呵喃■〈口一〉呷■〈瞒，口代目〉、■〈口衣〉■〈口尔〉、叻■〈口尔〉、科■〈口答〉阿马甲■〈口免〉■〈口目〉、■〈口口女〉哪■〈瞒，口代目〉、哪叱■〈口三〉吧咙、■〈口免〉■〈口尔〉、咩啞、喃■〈口免〉叱哩、阿食喃、揽然、望结仔畔叭、■〈口守〉咱、吗■〈口虱〉目、哈吻■〈口方〉吻、嗜■〈瞒，口代目〉■〈瞒，口代目〉、哪咱、咱喝阿哩、■〈口凹〉■〈口目〉哩、哈吗■〈口难〉、毛知■〈口万〉阿哩、咱咭仔、逸咱哩、咩喃哈■〈口辛〉、哦■〈口免〉、吻叻、吵叭唠哩、马咩■〈口尔〉、■〈口初〉■〈口凹〉、咖哩哆咱、■〈口免〉■〈口女〉、任吻、呵哩■〈口亡〉嘛■〈口得〉、■〈口目〉■〈口雾〉、来■〈口免〉、咩■〈口尔〉■〈口目〉吵、兴语、毛禁、阿里■〈口目〉喝、吵嗽、■〈口聿〉■〈口女〉、咩■〈口底〉阿里、寒女■〈口免〉、音吗■〈口巧〉、初吻哪■〈口底〉哒■〈口目〉、音吗■〈口目〉

、魏、吗喝■〈口目〉咤■〈口目〉、海叻、咖叻、■〈口衣〉吗阿里、抛其叻、阿■〈口目〉、吗■〈口女〉咤■〈口目〉、叨■〈口女〉、吧沙哩、嗔■〈口佞〉、吗叨生、唵嘛倚、咩唠迦、■〈瞞，口代目〉■〈口图〉、■〈口思〉■〈口瘁〉、■〈口前〉吁、噤、噶噜、■〈口尔〉哪、吻噜、啤噜、■〈口目〉吐、吗哪、■〈口他〉喟哩、■〈口每〉佞吟、吗米、■〈口兴〉■〈口语〉、■〈口二〉贮、■〈口磨〉■〈口〈宀一〉〉、■〈口目〉■〈口凹〉哩、驴■〈口凹〉、喝凜、咪咪、叻哩、阿哩、奇瘦、沛食哩、■〈口毛〉咤哩、斜米哪、然、咩■〈瞞，口代目〉、咖的、■〈口毛〉■〈口罕〉、■〈口骂〉喝■〈口目〉、■〈口衣〉食■〈口目〉、■〈口毛〉咤哪、哩■〈口女〉、阿执■〈口目〉、牛吗哩、沙姆、吗■〈口目〉、■〈口目〉哩、呀四、啤得哪、■〈口目〉哪、梨四、■〈口衣〉■〈口女〉。

再，上年十二月十五日接奉谕旨，着传谕在籍提督王得禄回驻台湾，与臣等协同剿办逆夷，钦此。臣等当经恭录上谕，移知去后，现据澎湖厅禀报：该提督已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澎湖病故，并据其子王朝经禀送该提督遗折一副到臣姚莹，属为差送督臣代求呈递。经臣姚莹随即专差赍送督臣具奏在案。此次筹办夷务，仍系臣达洪阿与臣姚莹，督同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会商办理，合并附陈，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到四月初六日朱批：另有旨，钦此。又折内讯据黑夷句旁，奉朱直。又■〈口英〉夷所辖各岛、每年俱系进纳鸦片烟土、作为贡税、前年中国查禁鸦片、■〈口英〉王不能销售、遂向各岛索要金银、各岛夷亦因鸦片难销、无有金银供应、仍求收纳烟土、■〈口英〉王即于槟榔屿、望结仔、■〈口实〉叻等处雇调兵船七十余只、在孟加刺地方会齐、大船用夷人八九百名、小船五六百名、去年不记月分、义律被国王撤回、另换■〈口仆〉■〈口鼎〉渣为领事大头目等句旁，均奉朱点。又，来台被擒之原委也句旁，奉朱截。又，诘以汉姦姓名句旁，奉朱直。又，伊等实不知其姓名句旁，奉朱截。又诘以制药造炮句旁，奉朱直。又，据供硝磺米石俱由息■〈羊束〉、孟加刺等处运来、也有各处汉姦接济、船上所带干面粉饼极多，并非必需内地之物、至在中国打仗、最怕搁浅、是以到一海口、必要量水深浅、最怕火攻、是以船上两舷皆是夹木、■〈舟皮〉中一层贮水、以防炮火等句旁，均奉朱点。又，臣等复以槟榔屿、望结仔等处是否国名句旁，奉朱直。又，四五个月方能驶到中国句旁，奉朱截。又，至所带图册句旁，奉朱直。又，莫能解说等供句旁，奉朱截。又折内仍照臣等原议、即行在台正法一句旁，奉朱批：甚是。钦此。同日，并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传谕按察使衔台

湾道姚。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上谕：本日据达洪阿等驰奏遵旨严讯夷供一折，上年淡水鸡笼海口生擒夷犯，现经黑夷头目■〈口目〉莉啞等供系红毛望结仔、吡勝油地方夷船，向属■〈口英〉逆管辖。■〈口英〉逆因中国严禁鸦片，于槟榔屿等处雇调兵船七十余只、大船用夷人八九百名，小船五六百名，分扰广东、福建、浙江等处。伊等来台窥伺，被官兵用炮击破船只，将伊等生擒。该逆打仗最怕搁浅、最怕火攻等语。览奏均悉。据奏称：逆等罪大恶极，着解省讯办，洋面恐有疏虞，仍请在台正法，所见甚是，着即照议办理。

再昨据奏报逆夷复犯台港，经该总兵等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汉奸五名。该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口英〉咭喇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除■〈口仆〉■〈口鼎〉喳系该国王所授，此外各伪官是否授自国王，抑即由带兵之人派调。着达洪阿等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毋任讳匿。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又附片具奏在籍王提督在澎湖病故一片，同日奉到朱批：业经奏到，有旨了。钦此。

查明鸡笼夷案出力人员奏

奏为遵旨查明鸡笼击沈夷船、擒斩多名案内出力文武义首人等、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奉上谕：达洪阿等奏击沈夷船、擒斩逆夷、夺获炮位一折，此次文武义首人等，共计斩馘白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捞获夷炮十门、搜获夷书多件，办理出力，甚属可嘉。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着赏换双眼花翎。台湾道姚莹，着赏戴花翎。达洪阿、姚莹及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均着交部从优议叙。其在事出力各员弁、兵勇、义首人等，着据实保奏，候朕施恩。钦此。

臣等查上年八月以来，夷船迭至台湾外洋游奕。臣等督饬各属，严密防堵。是月十六日卯刻，该夷胆敢驶进口门，攻打二沙湾炮台。经艋舺参将邱镇功等安放大炮，轰击夷船；淡水同知曹谨、候补同知直隶州澎湖通判范学恒等，亦在三沙湾放炮接应。邱镇功手放一炮，击中夷船，桅折索断，退出口外，冲礁击碎。夷人溺死无数。其上岸及乘船驶窜者，复经该参将督同署守备许长明、欧阳宝等，带兵驾船赶往，生擒、格杀黑夷多名。即用知县王廷干，派丁随同艋舺县丞宓惟慷，出洋生擒黑夷多人，署沪尾守备千总陈大坤、署北路右营游击安定邦等，截击逃窜逆夷，将其杉板击沈，斩获多名。同知曹谨，复遣丁属带同役勇，至外洋草屿，斩馘夷匪，搜获夷书、图册。屯弁、义首人等

，亦皆奋勇出力，随同官兵打仗，擒献夷人炮械，询足以快人心。臣等谨遵圣谕，查明最为出力者，分别开单，恭呈御览，可否仰乞恩施鼓励，俾海外官民益加奋勉，出自皇上天恩。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奏。

题甲吊升土师副将艋冬参将邱镇功。

该员督率备弁兵丁，在二沙湾守御鸡笼大口，手放大炮击断夷船大桅，得获胜仗，复生擒斩馘夷匪多名，可否赏戴花翎。

淡水同知曹谨。

该员督率屯勇，在三沙湾堵御，复遣派役勇出洋追击，又至外洋草屿搜捕，均有斩获，并取夷书图册。夷船二次来犯，复会督兵勇防守无虞，可否以知府升用，先换顶戴。

候补同知直隶州澎湖通判范学桓。

该员奉委驻防鸡笼，协同文武堵御，复协同出洋斩获夷匪、搜取夷书图册，可否赏加知府衔。

署北路右营游击噶玛兰都司安定邦。

该员督率弁兵，在观音山截击夷匪，刺死白夷二人，生擒黑夷九人，可否以游击即行升用，先换顶戴。

即用知县王廷干。

该员奉委巡查海口，协同文武堵御，遣派家丁随同县丞宓惟慷出洋生擒夷匪多名，可否赏加知州衔。

艋舺县丞宓惟慷。

该员带领屯勇，出洋生擒夷匪三十一名，起获夷炮五门，炮子铁锭多件。逆夷二次来犯，亦防守无虞，可否以知县尽先升用，仍赏戴蓝翎。

署噶玛兰守备千总许长明。

该员自前年调派守口，管带弁兵，最为整肃。此次二沙湾堵御，得获胜仗，复驾船出洋，擒馘黑夷多名。至二次夷船来犯，复同外委尤登和，防守狮球岭，炮毙夷匪二人，可否以守备尽先升用，仍赏戴花翎。

署艋舺守备千总欧阳宝。

该员督率弁兵，在二沙湾堵截夷船得胜，复出洋获夷匪多名。可否以守备升用，先换顶戴。

署沪尾水师守备千总陈大坤。

该员在沪尾守口，带领兵丁迎击夷匪，击沈杉板一只，斩获白黑夷匪多名；最为出力。该员现已病故。查有该员之子陈功，当时亦随同打仗，生擒黑夷五名，可否赏戴蓝翎。

候补从九品周晋昭、刘其锺。

该二员协同文武堵御，擒斩夷匪，均帮同出力，可否尽先补用。

德化县典史陶荣。

该员奉委驻守沪尾，见有夷船逃至，即协同营员截杀，生擒黑夷二名，可否以县丞升用。

署千总陈连春、外委尤登和。

该二员随同堵御，得胜之后，复出洋擒斩黑夷多名，起获夷炮一门、铁子、粽球、火药等件。二次夷船来犯，该署千总陈连春，复同外委尤登和击退，尤为出力，可否赏戴蓝翎。

噶玛兰外委伍云升、金包里外委林光章。

该二员或随同出洋生擒斩馘黑夷多名，或于逆夷二次犯境炮毙夷匪二人，可否以把总拔补。

淡水同知曹谨亲属郝芝。

该属带领家丁，生擒黑夷五名，可否赏给六品军功职衔。

沪尾水师目兵何得和、李起凤、兵丁杨得贵、张步升、王思齐、王由庚、唐金标、汪自春。

该兵丁等随同出洋擒馘黑夷，打仗出力，应请由臣达洪阿记名，分别外委，额外拔补。

屯外委李连春。

该屯弁驻防鸡笼一年以上，复随同官兵打仗出力，应请赏给屯千总顶戴。

淡水鸡笼总理监生谢集成。

该总理自二十年秋间派自鸡笼，督同乡勇守口，日夕辛勤。此次首先随同官兵打仗出力，生擒夷匪多名，可否赏戴蓝翎。

署守备陈大坤亲丁陈经邦、董事吴助友、义首林得方。

该亲丁、董事等，首先随同官兵打仗出力，生擒夷匪多名，可否均赏给六品军功职衔。

总理姜秀銮、义首生员范玉成、鲍鄂銜。

该总理等一闻夷船犯境，即率义勇、壮丁随同官兵打仗，获夷匪，可否赏给七品军功职衔。

义首谢朱黻、谢希周、谢福泉、张耀东、郑怀德、林廷瑞、陈惟善、洪得英、张鸣岐、陈甫、陈秀杰、何汉章。

该义首等，本皆团练壮勇，一闻夷船犯境，立遵地方官调派，出力堵御，各有擒获夷匪，可否赏给八品军功职衔。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承准兵部火

票递到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达洪阿等奏：查明上年台湾击沈夷船、擒斩逆夷案内出力文武、义首人等，恳请鼓励开单呈览一折。上年逆船驶入台澎鸡笼地方，经文武各员弁击沈夷船，并擒斩逆夷多名，办理甚属出力，自应量予恩施题升。台湾水师副将艍舦参将邱镇功，着赏戴花翎。淡水同知曹谨，着以知府升用，先换顶戴。候补同知直隶州澎湖通判范学恒，着赏加知府衔。署北路右营游击噶玛兰都司安定邦，着以游击即行升用，先换顶戴。即用知县王廷朝，着赏加知州衔。艍舦县丞宓惟慷，着以知县尽先升用，赏戴蓝翎。署噶玛兰守备千总许长明，着以守备尽先升用，赏戴花翎。署艍舦营守备千总欧阳宝，着以守备升用，先换顶戴。署沪尾水师守备千总陈大坤之子陈功，着赏戴蓝翎。候补从九品周晋昭、刘其锺，均着尽先补用。德化县典史陶荣，着以县丞升用。署千总陈连春、外委尤登和，均着赏戴蓝翎。噶玛兰外委伍云升、金包里外委林光章，均着以把总拔补。郝芝着赏给六品军功职衔。目兵何得和、李起凤、兵丁杨得贵、张步升、王思齐、王由庚、唐金标、汪自春，均着达洪阿记名，分别外委额外拔补。屯外委李逢春，着赏给屯千总顶戴。总理监生谢集成，着赏戴蓝翎。陈经邦董事吴助友、义首林得方，均着赏给六品军功职衔。总理姜秀銮、义首生员范玉成、鲍鄂衔，均着赏给七品军功职衔。义首谢朱黻、谢希周、谢福泉、张耀东、郑怀德、林廷瑞、陈惟善、洪得英、张鸣岐、陈甫、陈秀杰、何汉章，均着赏八品军功职衔，以示奖励。该部知道，钦此。

逆夷复犯大安破舟擒俘奏

奏为逆夷复犯台港、计破其舟、斩溺无数、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并通夷姦民五人、起获炮械多件、由五百里驰报、仰祈圣鉴事。

窃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戌刻，接据彰化县禀报：二十四日卯刻，有三桅夷船三只，在五■〈汜义〉港外洋向北驶去。臣等查该处与淡水、鹿港二厅接壤，飞饬该厅县以夷情诡诈，难保不近口窥伺，凛遵不与海上争锋之朱旨，惟有以计诱其搁浅，设伏歼擒去后（朱批：能有如此定见，其有不成功之理）。兹于三月初三日，接据淡水同知曹谨、署鹿港同知魏瀛、委员澎湖通判范学恒、彰化县知县黄开基、护北路副将关桂禀报：该厅县等遵照密札，雇募渔船，假作汉姦，在北路一带港口侦探。三十日卯刻，果有三桅夷船一只，随带杉板四只，在淡、彰交界之大安港外洋，欲行入口。该厅县当即会同关桂及署北路右营游击安定邦等，督率员弁、兵勇，驰往堵御。一面在港口迤北之土地公港，分兵埋伏。逆夷见大安港口兵勇众多，攻扑不进，复退出外洋。经猫雾揀巡检高春如及大甲巡检谢得琛所募之渔船粤人周梓等，与夷船上广东汉姦作土音招呼，诱从土地公港驶进，果为暗礁所搁。其船歪侧入水，夷人十分惊慌

。该埋伏兵勇齐起，距岸不远，已在水摇簸，不能行驶。关桂、安定邦督令署守备何必捷、千总何建忠、李青云、把总翁标桂、林飞鹏等，施放大炮，奋力攻击。逆夷危急，不能回炮（朱批：果有何技能）。延至巳刻，其船遂破。夷人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朱批：稍纾积忿）。或跳上杉板逃窜。复有数十人，手持短械，跳上渔船。该厅县将备同大甲巡检谢得琛、竹塹巡检汪昱、外委萧振辉、李吴魁等，及义首总理兵勇奋力围击，杀毙白夷一人、红黑夷数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朱批：可称大快人心）、广东汉奸五名（朱批：尤甚称快）。夺获夷炮十门。又铁炮一门、鸟枪一杆、腰刀十把，均系镇海宁波营中之物等语前来（朱批：回思愤恨。由此观之，逆船系由浙而来）。

臣等查该夷前经惩创，复敢来台滋扰，仰仗天威（朱批：全莱尔等智勇兼施，为国宣威，朕嘉悦之怀，笔难罄述），计破其舟，溺毙斩馘无数，生擒白红、黑夷四十九人，夺获炮械图书，并将通夷奸民一同拿获，实足以快人心而彰国法。惟夷情凶狡，两次败衄，必图大帮报复。除督饬文武、鼓励士卒、激劝义首头人壮勇，同心协力，加意严防，一面委前候补同知台湾县知县托克通阿、署北路都司岑廷高，驰往查勘夷船、搜取炮械，行提各犯来郡讯录供情办理外，合将计破夷船、生擒夷犯汉奸情形，遵奉谕旨，由五百里奏报。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四日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到朱批：可嘉之至。即有恩旨。钦此。又折内凜遵不与海上争锋之旨、惟宜以计诱其搁浅、设伏歼擒句旁，奉朱批：能有如此定见，岂有不成功之理！钦此。又高春如、谢得琛、周梓名旁，均奉朱圈。又，土地公港驶进、果为暗礁所搁句旁，奉朱批：大快人心。钦此。又，关桂、安定邦、何必捷、何建忠、李青云、翁标桂、林飞鹏等各旁，均奉朱圈。又奋力攻击、逆夷危急、不能回炮句旁，奉朱批：果有何技能？钦此。又，夷人纷纷落水句旁，奉朱批：稍纾积忿。钦此。又，汪昱、萧振辉、李吴魁等名旁，均奉朱圈。又，奋力围击句上，奉朱批：可称大快人心。钦此。又，杀毙白夷一人、红黑夷数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广东汉奸五名等句旁，奉朱圈。又，奉朱批：尤甚称快。钦此。又，夺获夷炮十门、又铁炮一门、鸟枪五杆、腰刀十把、均系镇海宁波营中之物句旁，奉朱批：回思愤恨。由此观之，逆船系由浙而来也。钦此。又，仰仗天威、计破其舟、溺毙斩馘无数、生擒白红黑夷四十九人句旁，奉朱批：全莱尔等智勇兼施，为国宣威，朕嘉悦之怀，笔难罄述。钦此。

同日奉到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本日达洪阿、姚莹由五百

里驰奏逆夷复犯台港破舟歼逆一折，据称：淡水同知曹谨、署鹿港同知魏瀛、澎湖通判范学恒、彰化县知县黄开基、护副将关桂禀报：正月三十日，有三桅夷船及杉板船在淡水、彰化交界之大安港外洋，欲行入口，见兵勇众多，攻扑不进，复退出外洋。往猫雾揀巡检高春如及大甲巡检谢得琛所募之渔船粤人周梓等与夷船上广东汉奸，作土音招呼，诱从土地公港驶进，果为暗礁搁。其船敲侧入水。该处埋伏兵勇齐起。关桂及署北路右营游击安定邦，督令署守备何必捷、千总何建忠、李青云、把总翁标桂、林飞鹏等，施放大炮，奋力攻击。其船遂破。逆夷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复有数十人，手持短械，跳上渔船。该厅县将备同大甲巡检谢得琛、竹塹巡检汪昱、外委萧振辉、李吴魁等，及义首总理兵勇，奋力围击，杀毙白夷一人、红黑夷数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广东汉奸五名，夺获夷炮十门。又获铁炮、鸟枪、腰刀、图书各件等语。览奏，欣悦。大快人心。该夷上年窥伺台湾，业被惩创，复敢前来滋扰，达洪阿、姚莹以计诱令夷船浅搁破舟斩馘，大扬国威，实属智勇兼施，不负委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绩。达洪阿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加阿克达春巴图鲁。姚莹着赏加二品顶带。达洪阿、姚莹均仍交部从优议叙。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及义首义勇人等，均着开单保奏，候朕施恩。钦此。

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传谕按察使衔台湾道姚。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奉上谕：达洪阿、姚莹由五百里驰奏逆夷复犯台湾破舟歼逆一折，已明降谕旨，将达洪阿、姚莹分别加恩矣。达洪阿等智勇兼施，为国宣威，可嘉之至。该文武员弁及义首义勇，奋勉出力，亦应加恩激劝。着达洪阿等即将关桂、安定邦、何必捷、高春如、谢得琛、何建忠、李青云、翁标桂、林飞鹏、汪昱、萧振辉、李吴魁、周梓等及此外出力文武员弁义首义勇，开单保奏，候朕施恩。

据奏：该逆三桅大船三只，在五叉港外洋向北驶去，仅只击沈一船，其余二只究竟驶往何处？再此次生擒逆夷数十名，且获广东汉奸五名，正可隔别严鞫，令其据实供吐。逆夷屡次前来台湾系何人指使？意欲何为？所获白夷十八人，有无得受伪职之头目在内？此次滋扰台湾船只由何处驶来？现在广东、福建、浙江各洋面口岸夷船共有若干只？各处夷船分领头目几人？汉奸内最为该逆信任者几人？其姓名并诡谲踪迹，务当层层分晰，讯取确实供词，与保奏折件，均由五百里覆奏。取供之后，除逆夷头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与上年所获一百三十余名，均着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至逆屡经惩创，难保不再来报复，达洪阿仍当加意督饬文武员弁，鼓励士卒，小心防范，切勿因屡次得手、稍形松懈，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达洪阿并传谕姚

莹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卷之三

遵旨筹议覆奏（夹片）

谢赏世职恩奏

二次生擒逆夷奸民讯供进呈夷信图书奏（夹片）

击破通夷匪船拿获奸民逆夷大帮潜遁奏

查明南北两路逆案出力人员奏（夹片）

覆讯夷供分别斩决留禁绘呈图说奏

遵旨筹议覆奏（夹片）

奏为遵旨议奏、仰祈圣鉴事。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亥刻，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奉上谕：前据达洪阿等奏：逆夷滋扰台郡、官兵击沈船只、夺获器械、擒斩夷匪多名，当有旨谕令该总兵等严飭在事文武，添派兵勇，严密防范，并谕令王得禄移驻台湾，协同剿办。嗣因日久未据续报，复谕令怡良等确探驰奏。迄今又将匝月，朕心实深廑念。

台湾为闽海要区，向系该逆垂涎之地。此次驶入逆船，复经该总兵等歼剿，难保无匪船闯入，冀图报复。现据奕山等奏：逆夷有遣人回国、添调兵船、于明春滋扰台湾之语。该总兵等接奉前旨后，于一切堵剿机宜，自己先事豫筹妥洽。现在情形若何？有无续来滋扰？万一该逆大队复来，该处驻守弁兵及招募义勇是否足资抵御？其如何定谋决策、层层布置、可操必胜之权？着达洪阿等会同王得禄悉心定议，一并会衔具奉，并着怡良等密速确探现在情形，据实奏闻，毋再迟延。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怡良等，并传谕姚莹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臣等查逆夷自上年八月在鸡笼受创之后，果于九月间再犯鸡笼。臣等督飭文武，当时击退，于九月二十日具奏：所有鸡笼第一次击破夷船、擒斩夺炮一折，系十二月十五日奉到朱批上谕，仰蒙训示机宜，颁赏花翎，从优议叙。臣等钦遵只领，恭折谢恩。于十二月二十日专弁内渡赍呈。一面传知王得禄来台协同办事。詎王得禄已于是月二十八日在澎湖病故。本年正月二十五日，接据澎湖厅禀报：经将遗折由督臣代奏，并于讯取夷供覆奏折内附片陈明，由四百里驰奏。是月三十日，逆夷复至淡水之大安港口。臣等督飭文武义首，计破其舟，生擒白红黑夷四十九名、广东奸民五名，甫于二月初四日由五百里驰报各在案。

惟是海洋风范，本已不时，又有夷船盗艘出没，阻劫船只，过海维艰，文报往来，益形壅滞。仰烦圣廑，臣等不胜惶悚。兹蒙示以逆夷在粤扬言将以大

帮来台滋扰，谕询兵勇是否足资抵御？如何决策定议？臣等谨查台湾戍兵名虽一万四千，内除澎湖两营隔海、噶玛兰一营远在山后，其山前一厅、四县，地互一千余里，海口林立，民情不靖。现当处处戒严。若遇大帮夷船，实形单薄，欲请兵内地，则本省防夷吃紧，缺额戍兵尚难补足。其不能添调可知。欲请兵外省，则客兵地利生疏，未见十分得力。且远隔重洋，缓不济急，反复思维，不得不用本地义勇（朱批：甚是、甚好），以台人习斗，胆气较优，且自卫乡邦，其情较切。若晓以大义，优其爵赏，尚可有为。是以臣等自二十年八月，先后赴南北路，督同厅县委员，遍谕绅耆联庄团练义勇，半守本庄，半听官调。已据各属陆续册报练勇四万七千一百有奇（朱批：深堪嘉慰），请领义旗腰牌，此皆平时不领经费、调用始给口粮。

其各海口，则自二十年夷船窥伺台湾击退后，及上年厦门失守，夷船再犯鸡笼。臣等陆续添派守口常驻弁兵三千六百六十八名，益以调募屯丁、义勇、水勇五千五百余名。其分防陆路守城及澎湖兵勇，均不在内。惟兵勇分驻，只可御三数夷船，设有大帮，则需调取陆营官兵及团练之义勇出御，仍遵圣训：不与海上争锋，俟其登岸设伏击之。

伏思用兵之道，气不可馁，贵从容布置。言不可夸，贵切中机宜。谋不在奇，贵深明事势。人不在众，贵协力同心。夷人之长，全在大船、火器，必使船不入港、火器有御，方为尽善守御之法。其要端有五。

一曰塞港。近时塞港之法，各省皆有讲求，当各因地势而用。台郡近城，惟国赛港与三鯤身之新港最为宽深。新港现用大竹篓及木桶载石填塞。国赛港则以不堪用之哨船数只，并制大木笼千余个，载石堆贮水中，拦其大小船只。港内岸上，均设兵勇守之。至四草与安平大港对峙，安平为重兵所在，而以偏师扼守，四草港内复制大木排四座，上架大炮拦截港门，更制二丈长大木钻数百枝，上安大铁钻带钩，贯以藤条，横浮水上，以罟其船。此塞港与守港之法也。

二曰御炮。沿岸建设石壁，外以竹篓贮土堆作炮堆，或用大木■（竹稟）夹筑土墙，长数十丈及百数丈不等。其下更挖濠沟，或埋钉桶、竹签，或布铁蒺藜。臣达洪阿，近更制地雷数十处埋伏以待。

三曰破其鸟枪。水中用竹筏，上张木架，悬挂牛皮、棉被，使水勇乘之以进。岸上则于藤牌之外，新添翻被架，五十名为一排，后藏小铜炮、抬炮、抬枪，可以破其鸟枪、火箭、火镖。又练翻被手，其法用五十人为队，手执水涇棉被，张其两角，兼执两刃，排列而前。长矛鸟枪随进，较藤牌更为得力。

四曰守城。台湾郡城逼近海边，安平即系西城。三郊商贾云集之所，向有炮台三座，近更加筑坚厚。复围建木珊七百余丈，守以义勇，城内八坊八十二

境，谕令绅士、铺民每段树栅，自选壮丁，稽查严守。现在送册亦五千余人。此臣等筹防郡城内外之大概情形也。

五曰稽察奸民。夷虽猖獗，皆由所在奸民勾引。广东、厦门、宁波，本洋商所聚，通市已久，无赖之徒，素食夷利。故为之用。台湾向无洋商，夷船不到，似无此患。而民情不靖，则其患更深。昨获凤山逆匪张从，竟以广西逃军，在广东与通夷奸民勾结，回台纠人，为夷内应。幸逆党首从伏诛，该逆为台湾县知县阎忻所获，并究出夷用汉奸刘相、苏旺为之主谋。本年夷酋■〈口仆〉■〈口鼎〉喳，复自定海遣夷目颠林，偕汉奸黄舟等，以重赏来台窥探，欲行勾结。又即破获。而南北两路匪徒，上年复痛加歼剿。

惟是逆夷既屡次失利，怀恨转深，果否遂能戢其邪谋，尚在未定。臣等益当督饬文武，随时严密稽查，以防意外之虞。且夷囚现在郡监一百六十八名，解省既有不可，久禁亦非善计。甫经奏请训示，设未奉到朱批回，而大帮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内患，是为要着。

至于台湾各城，惟郡城临海，最为险要。其余厅县，皆距海数十里，民庄皆用竹围，足御夷炮。独海口沙地水咸，不能种竹，惟令各口文武添设炮墩、土墙，相机办理。又各口惟鸡笼三面环山，险峻可守；沪尾两山对峙，一港中通，其险次之。此外则皆一望平沙，港门皆在水中，或有暗礁沈汕犹可限阻夷舟，否则全仗人力。自当相度地势而行，不能一律办理。现令各民庄自相结联，倘夷人登岸，即同官兵设法邀击。盖兵事顷刻变易，全在不失机宜，非成法所能尽者，亦惟存乎其人。将吏果皆有勇能谋，是又臣等之愚所不敢必信者也。

臣等才识庸愚，当此巨任，惴栗时深，何敢遽言必胜之权。惟有竭诚毕虑，鼓励人心，以期众志成城，仰报高厚鸿慈于万一。谨将筹议办理情形，据实覆奏。此次所陈，皆台湾机要，请免宣示，以昭慎密。是否有当，仰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奏，六月初九日奉到朱批：办理甚属周妥，朕心宽慰，另有旨。

再有请者，台湾自道光二十年夏间夷船到鹿耳外洋、官兵击退之后，臣等即督饬文武，查明各属海口，设筑炮墩，委员督带兵勇，驻扎防守。一面制备攻守器具。迨厦门失守，夷船再犯鸡笼，复逐次添设，处处戒严，所有兵勇口粮、一切经费，实为繁巨；派设府局，遴委台防同知全卜年专司支应。由知府熊一本查核，其应准应驳，皆禀由臣姚莹亲自裁决。一切皆立有章程，丝毫不容浮冒。计自二十年八月起，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终止，淡水、噶玛兰二厅暨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并拨给澎湖一厅，共支给过银二十余万两。除先

经省拨经费银十万两外，均系该府厅县挪款垫应。

嗣蒙皇上赏银三十万两，经督抚臣于上年十二月委员解到，归还前此挪垫及分给各属外，府库实仅存银十三万余两，道库备贮原有五万五千余两，又以南北两路逆匪滋事，动用三万两，所存无几。

兹蒙谕示：以逆夷将有大批到台滋扰，经费未免尚形短绌，闻省中经费亦非宽裕，不能再济台湾，可否仰乞天恩，飭部另筹经费五十万，拨贮闽省，专为台湾陆续接济军需。俾臣等稍有所恃，庶无掣肘之虞。臣等极知国家经费有常，何敢稍昧天良，再行渎请，实缘夷务重大，地在海外，若不先事绸缪，恐误事机，惟有加意撙节，不使稍有虚糜，仰体皇上振武、理财之意。

至于鼓舞人心，尤为目前第一要着。所有台湾出力义民，除劳绩显著者、随事专折具奏请奖外，所有义民，遇事出力，可否准令臣等便宜赏给六、七、八品军功顶戴，俾得立时奋勇，无误事机，事后再行汇案具奏咨部，则台地更有裨益。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奏，六月初九奉到朱批：另有旨。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到朱批：办理甚属周妥，朕心宽慰。另有旨。钦此。又，折内不得不用本地义勇句旁，奉朱批：甚是，甚好。钦此。又，各属陆续册报练勇四万七千一百有奇句旁，奉朱批：深堪嘉慰。钦此。又，懍遵圣训不与海上争锋句旁，奉朱批：操胜之道。钦此。又，用兵之道、气不可馁、贵从容布置、言不可夸、贵切中机宜、谋不在奇、贵深明事势、人不在众、贵协力同心等句旁，均奉朱圈。又，于协力同心四字，朱笔连圈。又，当各因地势而用句旁，奉朱点。又，守港之法也句旁，奉朱截。又，二曰御炮句旁，奉朱点。又，埋伏以待句旁，奉朱截。又，三曰破其鸟枪句旁，奉朱点。又，更为得力句旁，奉朱截。又，四曰守城句旁，奉朱点。又，筹防郡城内外之大概情形也句旁，奉朱截。又，五曰稽察奸民句旁，奉朱点。又，凤山逆匪张从名旁，奉朱直。又，竟以广西逃军、在广东与通夷奸民勾结、同台纠人、为夷内应、幸逆党首从伏诛等句旁，奉朱点。又，阎焯名旁，奉朱圈。又，所获并究出夷用汉奸，以刘相、苏旺为之主谋，本年夷酋■〈口仆〉■〈口鼎〉喳复自定海遣夷目颠林偕汉奸黄丹等，以重赏来台窥探，欲行勾结；又即破获等句旁，均奉朱点。又，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内患句旁，奉朱批：必当如此。钦此。又，附片具奏：台湾防夷经费短绌、请另筹五十万两接济、并请便宜赏给出力弁兵义民军功顶戴一片，同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并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传谕台湾道姚。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奉上谕：达洪阿等奏筹议台湾防夷章程一折，据奏：台湾海口林立，民情不靖。现在闽省防夷紧要，客兵地利生疏，均难

请调。惟用本地义勇，自卫乡邦。现已练勇四万七千有余，设有大帮逆船，调取陆营官兵及团练义勇出御等语，所见甚是，所办甚好，仍着达洪阿等相机度势，协力同心，平日严申纪律，临时筹度机宜，设有大帮逆船突犯，勿与海上争锋，俟其登岸，设伏歼除，可操必胜之道。所奏塞港、御炮、破鸟枪、守城邑及稽察奸民五条，均属周妥，着即照议办理。前获夷匪一百六十余名，业已谕知，即在台湾正法。计此时当已接奉，着即遵旨办理。另片奏请出力弁兵义民便宜赏给六、七、八品军功顶戴，汇案奏咨，亦着如所请行。所恳筹拨经费银五十万两，已有旨着户部速议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达洪阿并传谕姚莹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按察使衔台湾道姚。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奉上谕：达洪阿等奏筹议台湾防夷章程一折，据奏台湾海口林立，民情不靖，现在闽省防夷紧要，客兵地利生疏，均难请调。惟用本地义勇自卫乡邦。现已练勇四万七千有余，设有大帮逆船，调取陆营官兵及团练义勇出御等语，所见甚是，所办甚好，仍着达洪阿等相机度势，力大同心。平日严申纪律，临时筹度机宜，设有大帮逆船突犯，勿与海上争锋，俟其登岸，设伏歼除，可操必胜之道。所奏塞港、御炮、破鸟枪、守城邑及稽察奸民五条，均属周妥，着即照议办理。前获夷匪一百六十余名，业已谕知，即在台湾正法，计此时当已接奉。着即遵旨办理。另片奏请出力弁兵义民便宜赏给六、七品军功顶戴，汇案奏咨，亦着如所请行。所恳筹拨经费银五十万两，已有旨着户部速议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达洪阿、姚莹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此次廷寄，系黄纸加封，面用朱笔书达洪阿、姚莹手启。封上朱笔花押。以原奏有「事皆机要、请勿宣示」语也。

户部谨奏：为遵旨速议具奏事。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奉上谕：达洪阿、姚莹奏请筹经费银五十万两，拨贮闽省，陆续解台，接济军需，着户部速议具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臣等伏查台湾防堵经费，上年十月内经该总兵达洪阿等奏准，于闽省军需项下，分拨银三十万两在案。兹复据奏请筹拨银五十万两，臣等公同商酌，拟拨福建本省春拨实存地丁银三万两、春拨后续征地丁银四万两、广东省春拨实存地丁银十万两、封贮银十万两、湖南省封贮银十万两、芜湖关税银九万两、北新关税银四万两，以上共银五十万两，作为该处防堵经费。恭候命下。由臣部行文各该督、抚、监督等，将指拨银两，迅即委员解闽，并令闽浙总督照数收贮，以备台湾陆续提用。其各省银两未经解到以前，如台湾有提用之处，除动

解该省地丁银七万两外，仍于该藩库正杂留支各款内及存剩军需项下，先行借支解往，以期无误要需。谨将臣等速议缘由，恭折其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

谢赏世职恩奏

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备员海外，上年八月歼擒逆夷，甫蒙训示周详，优加赏赉，方愧涓埃未报，悚惕滋深。兹复以九月夷船再犯鸡笼，官兵击退，并剿办南北两路逆匪各一折，于本年三月初十日，奉到十二月二十九日上谕：逆夷两次侵犯台郡，该镇道等均能督率兵勇，奋力攻击，两月之内，连获胜仗。其南北两路乘机滋事匪徒，亦被该镇道等亲督文武兵勇，实时扑灭。办理妥速，甚属可嘉。达洪阿着赏给骑都尉世职，姚莹、熊一本均着赏给云骑尉世职。在事出力各员弁义首人等，着据实保奏，候朕施恩。钦此。三月之内，迭被殊荣，闻命自天，感惭无地。当即恭设香案，率同台湾府知府熊一本，望阙叩谢天恩讫。

伏念逆夷犯顺，中外同仇，台湾为海外岩疆，臣等责无旁贷。翦兹丑类，期无孑遗，殄彼乱民，岂容朝食。乃蒙逾格鸿施，有加无已。赏延于世，逮及郡臣。凡臣下不数之遭逢，皆臣等及身之荣幸。抚衷增愧，图报愈难。惟有共矢和衷，益加奋勉，临事广集群力，务求有勇知方，以期仰副圣主内安外攘之训。除查明在事出力人员、另折保奏外，所有臣等感激微忱，理合差弁赍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奏。

二次生擒逆夷奸民讯供进呈夷信图书奏（夹片）

奏为二次生擒逆夷、提讯供情、究出在地通夷奸民、立时拿获、恭折具奏、并进呈夷信图书等件、仰祈圣鉴事。

窃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三十日，臣等督率淡水营厅县，计破夷船，生擒白红黑夷及广东奸民，于二月初四日，由五百里驰奏声明，委员往勘，搜取炮械，提犯解郡，讯取供情在案。兹据文武委员托克通阿、岑廷高，勘明击破夷船，系在淡水厅、彰化县交界之土地公港。夷船业已击碎，船上货物俱已无存，惟先后夺获并捞取大小铜铁夷炮十三门、自来火鸟枪十二杆。又七杆枪口旁上插尺许长细尖刀。又，双合双口自来火鸟枪一杆、短刀二十七把及鞭铜等件。又，浙江营镌号鸟枪八杆、腰刀二十七把、破烂夷书二册、夷信五十三纸，同夷犯四十九名、粤东奸民五名，一并提解来郡，连日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台防同知全卜年、台湾县知县阎焘，暨凤山县知县魏彦仪、委员魏一德、托克通阿、卢继祖等，逐一研讯，转译供词。臣等亲提覆讯。

据夷目颠林，同管船大伙长律比、二伙长巴底时、三伙长科因谏坭供：系

■〈口英〉咭喇国间你地方人，颠林管驾三桅夹板船一只，系夷人烟治跛本钱，以颠林为呷咩■〈口丹〉，向在广东售卖货物、烟土。道光十九年间，在望迈地方闻知广东严禁烟土，令大小夷船将所带烟土全行缴销，领事头目报知本国女王；以夷商置货，多领国主本钱，年收税利，一旦乌有，又不准通市，遂传谕各马头，新祈波、骂叻格、槟榔屿、孟加■〈茅束〉、望结仔、■〈口实〉叻、即息■〈茅束〉、勿多、叻时、望迈、即孟■〈子孟〉等各处，调遣兵船，派义律为大总管、伯麦为副总管，到广东打仗。望迈一处，派船十九只，颠林即在其内，配带夷兵三百余名，带大杉板一只、小杉板二只，并有望迈管税之夷官马哩监。发给番银十二万，置备烟土及呢羽各货，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开船，三月到广东，雇倩规获奸民黄舟、郑阿二，转邀陈阿盛、张阿广、张阿有，并跳水在逃的唐阿高、陈阿二在船帮卖烟土、杂货。其时，义律要向广东索取烟土不许。又被驱逐。遂留伯麦在广东照料，自带兵船至浙江舟山攻打，图占马头，既得舟山后，义律即号令各船攻破虎门。至二十一年三月，广东行商给还烟价，义律随令各船退出外洋。因伯麦奸淫民间妇女，被众百姓将其毆死。义律报知女王，改派■〈口仆〉■〈口鼎〉喳为大总管、吧噶与思哑敕力吧敦时为副总管，统计夷船大小百余只，大船七、八百人，小船二、三百人，均听■〈口仆〉■〈口鼎〉喳调度。■〈口仆〉■〈口鼎〉喳等到广东时，义律即带银回国。■〈口仆〉■〈口鼎〉喳因广东给过银两，不便滋事，想在厦门、舟山夺占马头，即派吧噶、同思亚敕力吧敦时带领兵船，于上年七月攻打厦门。又，自带兵船数只，分出厦门兵船三十余，攻打舟山、定海、宁波等处。颠林随同■〈口仆〉■〈口鼎〉喳至浙江，并未到过厦门。■〈口仆〉■〈口鼎〉喳在舟山住到十二月间，闻说本朝的兵船到台湾鸡笼被官兵击破、夷人全数拿获，随叫颠林等兵船多只与黄舟前来探听，相机行事，并叫信用的广东汉奸刘相、苏旺写信一封，交黄舟带与台湾人张从，嘱同赖妈来、陈恶在地勾结人为内应。不料本年正月二十五日，船到台湾洋面游奕数日，不见张从同赖妈来等人接应。至三十日，到大安港，欲进口门，见岸上官兵人多，不听驶入，正在游奕，遇一小渔舟驾至船边，向黄舟招呼说话。黄舟即许以重价，托其指引海道，不想渔船引到沙汕搁浅。又被岸上大炮轰击，众人惊慌，跳上杉板小船逃命。被岸上人将大小船均击碎，水陆追赶，把颠林等五十四人拿获，其余之人不知生死，银物一齐落水等供。

诘以现获夷信多件，是何军情奸谋？据供：都是夷人往来问候、商量货价之信。提讯黄舟、郑阿二，同供俱系广东香山县人。从前在望迈地方做过买卖，因与夷人熟识，上年■〈口英〉夷滋事，伊等转雇现获之陈阿盛、张阿广、张阿有、并在逃之陈阿齐、唐阿高，在颠林船上充当汉奸。■〈口仆〉■〈口

鼎〉啞船上汉奸大头目两个，一名苏旺，一名刘相，俱系广东番禺县人。各船所用汉，自七、八人至十余人不等，均系先向苏旺、刘相二人说明来历，方能到船上用事。上年十二月里，■〈口仆〉■〈口鼎〉啞听见八月间有本国夹板兵船在台湾鸡笼口被官兵击破，夷人全行拿获，令该犯等同颠林前来探听。苏旺、刘相写汉字信一封，交伊等寄与台湾张从，托其在地行事。伊等不识夷字，现获夷信多件，不知有无奸谋等语。余与颠林所供，大略相同。陈阿盛系番禺县人。张阿广系顺德县人。张阿有系南海县人。所供亦属相符。当向黄舟追取苏旺、刘相原寄之信。据称：原信缝在领褂夹层，前在洋面落水被获，领褂被人脱去遗失。信内所言，尚能记忆。给以纸笔，令其默写数十语，与所供无异。

据此，臣等查夷情诡诈，现获各信，其中必有奸谋，所言询商货价，殊难遽信。惟台地无人翻译，即刑讯亦难辨真伪。应将现信同前次所获完好夷图九幅、书二册、信十七件，并该夷自画船式二纸，一并封固进呈，请旨饬交回译馆翻译，具奏办理。

至张从一犯，系凤山县人。道光十八年被逆首张贡逼做旗脚，拟军发配广西荔浦县。赖妈来系嘉义县人，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发配贵州黔西州。陈恶系凤山县人，听从王蓝伙劫事主吴邦英案内，十五年获案，拟遣发配新疆。张从甫于本年三月接准配所来文移缉。赖妈来、陈恶二犯如何逃脱？尚未接准配所来文。张从一名先于上年逃回凤山县投充逆匪陈冲伪军师，经台湾县知县阎忻拿获。讯供认在广东勾结夷人来台，伊为内应，业已正法奏报在案。赖妈来及陈恶二犯，未据张从供及。既据颠林供有勾给之事，随密饬各属重赏购拿。兹据台湾县知县阎忻在内山地方，将赖妈来同窝留奸民方业，一并获到提讯。赖妈来供认道光十六年二月在贵州配所逃到广西，上年正月遇见张从、陈恶，各道穷苦。张从劝令同到广东投充夷人作汉奸赚钱。赖妈来与陈恶不敢允许。张从遂独自先去广东，过数月后，同陈恶穷苦不过，只得讨乞同到广东，不见张从。七月间，遇见刘相、苏旺招呼二人，说张从已回台湾。刘相、苏旺知他二人也是逃犯，遂叫回台湾纠人俟夷船到时内应滋事。该犯遂与陈恶各自分路行走。该犯于十二月底方偷渡回台。听见夷船到鸡笼已被官兵击破，嘉义、凤山两县匪徒起事俱被官兵剿灭，张从业已破获正法。该犯害怕，不敢出头。逃至内山相识的方业处相依，与方业约俟夷船再到台湾打听情形，即出来纠人内应。其陈恶有无回台，并不知道。方业供认在内山种地。上年十二月间赖妈来到地投依留住，约俟夷船到台，一同纠人内应等供不讳。

臣等查此次所获白夷十八人，内头目颠林同伙长三人，均系红夷；尚有四人，一名肱哩、一名撒力撒、一名怒文、一名询勉，亦系红夷。因其毛发微黄

，故称红夷。同白夷十一名，俱系■〈口英〉夷本国人。前据淡水厅营禀报：红夷一人系属错误，应行更正。其余黑夷三十名，皆系望迈地方人。据供逆夷前后凶狡情形，历历如绘。讯供之下，不胜发指。此等岛夷，自古以来，惟知嗜利，本与犬羊无异，乃奸民黄舟、陈阿盛等，竟甘心从逆，导引为奸，张从、赖妈来等，系逆案被胁充军，不知悔改，复在配所脱逃，起意投充逆夷，为之回台纠人内应滋事。幸仗圣主天威，张从一犯，上年已先破获伏诛。今赖妈来、黄舟、郑阿二、郑阿盛等六犯，亦经拿获，实为覆载所不容。陈恶一犯，到台与否，未知确实。现飭各属重赏购拿。一面禀咨内地广东，一体查拿，尽法惩办，以免煽惑滋事。所有二次拿获逆夷及奸民讯取供情、红白黑夷犯名单，合先恭折，由四百里驰奏。恭呈前后所获夷图九幅、夷书二册、夷信七十纸、夷画船式二纸，共装一匣，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奏。

大安计破夷舟、生擒红白黑夷共四十九名，解郡讯供。

计开：

红夷八名

头目颠林、大伙长律比、二伙长吧底时、三伙长科因谏坭、脍哩、撇力撇、怒文、勉。

白夷十一名

密林、伊些骆、旧锡莫哩、雷时、霹哩骆、肉舌哩氏、弱己、密勒氏、戎必力氏、格识、律敏物氏。

黑夷三十名

忍满、伊骚、合睹、下治吴蚋油、三色、噜扁、伊士满、化冷西士、马母、密腊、因奶时、妈马呷松、■〈口目〉勒音、然、实廉菱、鸭律葛林、满、磨领、木叔、煞郎西哩、非士满、然儺、马满、数叭儺、鸦物、问打、吗噜、伊杉、化冷西、加马拉力。再，上年钦奉上谕：各海疆省分绅士商民，果有捐资助饷修建城堡及募义勇、造船铸炮、有益军需者，其急公好义，即与出力将士无异。若仍照捐输常例议叙，不足以示鼓励。着核实保奏，候朕破格施恩。钦此。台湾自上年以来，臣等设法劝谕各属绅士义首团练义勇四万七千余名，其中捐资出力之人颇多，应俟查明，钦遵谕旨办理外，查有淡水贡生林占梅，赴臣等呈捐番银一万元，以助修筑炮台、制造攻守战具之用。臣等查此次办理夷务，事属创始，并无军需成例可援，所有制备军需等物，自应先动此等民捐之款，除俟事竣，另行分别奏报外，该贡生林占梅，倡首捐番银至一万元之

多，合时值纹银八千两以上，首先遵旨急公，海外地方，尤为难得。台湾制造攻守战具以及造建石壁炮台需用甚巨，必需当地土民捐输踊跃，经费方能宽裕。谨先查明具奏，伏乞皇上天恩，破格奖励，以为后来者劝。

惟台湾远隔重洋，又海氛未靖，文报往往稽迟，即如部颁豫工事例，本省刷印系于本年三月方始到台，距七月截卯之期已无多日。民间虽情殷报效，计期到京，已属无及。且身携重费，远涉重洋，既有风水盗艘之险，而到京程途遥远，上兑又恐后时，可否仰乞天恩，俯念中外士民同一报效，而地形辽远，独抱向隅，可否飭交部议，酌量变通。如有台湾士民愿遵新例报捐者，准在本省藩司衙门具呈上兑，归于卯期，一体选用，似于抚驭海外地方不无裨益。是否有当？伏祈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

又，附片具奏淡水贡生林占梅，首捐军需一万元，请破格奖励，并台湾奉到豫工事例，请在本省藩库上兑一片，同日奉到朱批：该部速议具奏。钦此。同日，承准兵部火票递到军机大臣字寄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传谕按察使衔台湾道姚。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奉上谕：达洪阿案奏：二次生擒逆夷、提讯供词、究出通夷姦民、立时拿获、并呈进夷书图样等件，览奏均悉。该处所获逆夷，讯供后如尚有未经正法者，着暂行拘禁，听候谕旨。至姦民黄舟等，甘心从逆，导引为姦，必应尽法惩办。所有未获之陈恶一犯，仍着上紧查拿，务获究办，以净根株。将此谕知达洪阿并传谕姚莹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三十日，户部由五百里札开捐纳房案呈，本月二十八日本部会同吏部议奏：台湾士民准其就近在闽省藩库报捐上兑等因，本日奉旨：依议。钦此。

其贡生林占梅，首先捐输，给予奖励之处，于二十九日奉上谕：前据达洪阿、姚莹奏：贡生林占梅，首先捐输，恳请奖励，当经交吏部议奏。兹据该部议给知府职衔，固属照例办理，惟台湾远隔重洋，该贡生倡捐助费，尚义可风。若仅予照例议叙，不足以昭奖劝，所有捐银八千两之淡水贡生林占梅，着加恩赏给道衔，以示优异。钦此。

户部等部谨奏为遵旨速议具奏事。内阁抄出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姚莹等奏：贡生林占梅首先捐输，请予奖励，并台湾士民遵新例报捐，请在本省藩库上兑，附片一件。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奉朱批：该部速议具奏。钦此。钦遵于十八日抄出到部。据该总兵等原奏内称：上年钦奉上谕：各海疆省分绅士商民，果有捐费助饷、修建城堡及雇募义勇、造船铸炮，有益军需者，其急公好义，即与出力将士无异。若仍照捐输常例议叙，不足以示鼓励，着核实保奏

，候朕破格施恩。钦此。

台湾自上年以来，臣等设法劝谕各属绅士义首团练义勇四万二千余名。其中捐贖出力之人颇多。查有淡水贡生林占梅倡捐番银一万元，合时值纹银八千两以上。首先遵旨急公海外地方，尤为难得。台湾制造攻守战具以及建造石壁炮台，需用甚巨，必须当地士民捐输踊跃，经费方能富裕。谨先查明具奏，伏乞皇上天恩破格奖励，以为后来者劝。惟台湾远隔重洋，又海氛未靖，文报往往稽迟，即如部颁豫工事例，本省刷印系于本年三月方始到台。距七月截卯之期，已无多日。民间虽有情殷报效，计期到京已属无及。且身携重贖，远涉重洋，既有风水盗艘之险，而到京程途遥远，上兑又恐后时，可否仰乞天恩，俯念中外士民同一报效而地形辽远，独抱向隅，飭交部议酌量变通。如有台湾士民愿遵新例报捐者，准在本省藩司衙门具呈上兑，归于卯期，一体选用等语。

臣等伏查上年九月臣部会同吏兵二部，准暂开豫工事例，嗣于十二月内据两广总督祁■〈土贡〉等奏，粤省绅士商民报捐官职，请就近在广东藩库上兑，复经臣部议覆，奏奉谕旨，允行在案。兹据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称：台郡士民情殷报效，而到京程途遥远，独抱向隅，拟请酌量变通。如有愿遵新例报捐者，准在本省藩司衙门具呈上兑，归于卯期，一体选用等语。查台湾远隔重洋，原与内地情形有异。该处士民报捐官职，若概令具呈赴部，诚恐距京窵远，莫遂其上进之忱，自应量予变通，俾就近在本省呈捐，以示体恤。惟新例收捐期限，七月底即应截卯。现经臣等公同商酌，以在部递呈未及交库之人数尚多，其远省捐生到京尤需时日，拟于原限七月后再展限四个月，另奏明请旨。如蒙俞允，所有台湾士民亦即准其在闽省藩库报捐上兑，统于本年十一月底截止，俟截卯后，造册咨部汇同在京、在粤各捐生，一并掣签选用。其报捐银两，应令存贮候拨，恭候命下臣部飞咨该督抚等钦遵办理。至贡生林占梅首先捐输番银一万元，合时值纹银八千两以上，奏请破格奖励之处，吏部查奏定海疆捐输章程内开，士民捐银八千两，给予知府职衔。今贡生林占梅捐银八千两以上，应给予知府职衔。所有臣等速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此折系户部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击破通夷匪船拿获奸民逆夷大帮潜遁奏

奏为逆夷大帮勾结草鸟匪船、图扰台湾、经官兵义勇击破草鸟船多只、获奸民、逆夷潜遁、恭折由五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二月十四日，奉到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上谕，广东奏逆夷遣人回国添调兵船，于明春滋扰台湾，其如何布置，着定议会奏等因。钦此。经臣等将筹议情形，据实复奏，并在大安港生擒夷目颠林等，讯系浙江夷酋■〈口仆〉■〈口鼎〉渣遣同广东奸民黄舟等，携银来台，寻觅逃军张从、赖

妈来，购买奸民内应等情，核与先后拿获之张从、赖妈来所供：在粤通夷，约定回台接应，情节相符，亦经奏明各在案。

嗣接据厦门行商信称：有夷船十九只，欲自广东来台等语。臣等督饬各路守口员弁兵勇人等，倍加严密防御。旋于三月十八、十九、二十五、六等日，据淡水、鹿港、彰化、嘉义等厅县营员禀报：沪尾、中港、五汶港、番仔挖等洋面，有夹板夷船一只，并未插旗，自北而南，复自南转驶。有草鸟船十数只，或引、或随，牵去沪尾渔船数只，至晚放回。该厅传讯，据渔户蔡双、王福同供：伊等被夷船牵去，见夷船两旁排列大炮，红白夷约百余人，不见黑夷，内有汉奸装束一人，语音相通，盘问沪尾口门深浅。又问前有夷船来台，在何处击碎？伊等答以：沪尾口水止二尺，台湾地方甚大，不知前次夷船在何口击破。即将伊等放回，并未得受财物等语。

又据台防同知全卜年、凤山县知县魏彦仪、南路营参将余跃龙禀报：琅礁生番山后大秀房洋面，有夹板夷船六只停泊，有三桅夷船一只在打鼓港洋面游奕，后随草鸟船数只。经该员等会督兵勇义首开炮、扬旗，防守严密。该夷向西南外洋驶去。又据护安平水师副将苏斐然、中营游击翁秀春、防守四草湖委员屠本禀：据渔船报称：黑水外洋有夷船十只，往来游奕，并有草鸟船多只，闯驶四草湖口，经该员同文武弁兵壮勇开炮击沈草鸟匪船二只，余船实时退去。其外洋夷船，亦先后由南向北驶去。又据署嘉义县知县易金杓、防守树苓湖口县丞姚锤瑞、千总李瑞麟、把总龚正勋禀报：二十二日黎明，有夷船一只，同草鸟船数只，在口外窥伺。该文武委员督同兵勇及附近各庄团练壮勇八百余名，一齐到地防堵。当经开炮轰击，将近岸之草鸟船二只击破。夷船亦在洋开炮攻打。因距岸尚远，其炮子皆落水中。我兵并未受伤。夷船旋即开驶北去。

二十三日，又有草鸟船八只，在树苓湖外。该县同委员等仍督兵勇在岸防御。李瑞麟等带领弁兵水勇出洋，击沈匪船三只，溺毙贼匪无数，生擒匪犯林山一名。把总龚正勋等，捞获夷人皮盔一顶、鸟枪一杆、上镌年字二十七号字样，认系厦门水师之物。又据淡水厅报：大甲守备何必捷、巡检谢得琛，同在籍礼部员外郎郑用锡等，会带兵勇，击破草鸟船一只，拿获匪犯陈义、王真、王安、王楮、翁扇、陈答、翁贲、陈见、王保、王龙、翁赤、翁软十二名。又据台湾县知县阎忻禀称：拿获通夷之逃徒萧石一名。讯据供称：道光十八年，逆匪胡布案内，拟徒发配长汀县充徒，乘间逃至厦门，在陈彩奉家居住。陈彩奉与夷人往来，令伊先回台湾，暗地勾结党伙，俟大帮夷船到厦门攻打台湾，有草鸟船先到，即可商量接应。伊于本年三月初十日到台，在沿海竹排存身，尚未约人，即被拿获等语。先后解送前来，饬查南北两洋夷船，据各属禀复

：不但近内洋游奕之三船驶去无纵，即黑水外洋及生番山后外洋之船，亦潜行驶窜远去。

伏查夷性多疑，前既屡次受创，惧我口外有沈汕暗礁，不敢轻进，是以将大帮潜伏在外，仅以三船来往内洋窥伺，冀找奸民内应，彼即乘机而入。复以草鸟匪船为其羽翼，俾于浅水处所探试导引，因内应之奸民先已获诛，购买奸民之夷船复经击破，无从测我虚实。此次各路又将草鸟匪船击沈多只，溺毙无数，生擒奸匪多名，夷见无隙可乘，潜引大帮遁去，实乃仰赖圣主先事指示机宜，得以退此巨寇。臣等随督同道銜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台防同知全卜年、台湾县知县阎忻暨委员人等，提讯各犯。除萧石一名、尚有应质之处、另行拟办外，讯据林山供：同安县人，自置草鸟船一只，本年三月初九日有彭士、彭生、孙宴、孙赏、蔡兴、林佑等，闻有夷船多只到台湾攻打，起意来台乘机抢夺，并可为夷船响导，邀伊入伙。伊当允从，即共坐伊船于是日开行，初十日驶至不识地名洋面，遇有小商船一只，彭士起意同伊等过船，抢得苧麻、钱、米等物，将商船放走，并未伤人。二十日，驶至树苓湖外洋，遇见素识之黄劝及不识姓名草鸟船十余只，询知己与夷船约为响导，事成酬谢。以夷盔一顶，留在黄劝船上，为异日讨银凭据，二十三日，伊同黄劝等船八只，驶至树苓湖时，正欲进口探水，即有巡船出捕开炮，打碎草鸟船三只，众人纷纷落水，余船逃驶，伊扶板片鳧水逃命被兵勇拿获。彭士等俱已漂没。夷盔在水面捞获，想黄劝之船亦已打沈。至鸟枪不知系何船所带。现获陈义等伊向不认识等语。

并据陈义供：同安县人，上年七月初十日夷船攻破厦门，伊同现获之王真等乘机抢夺，得赃无多。王真制有八桨白底艚一只，因闻夷船来台，该犯纠同现犯王真、陈久、王能、王安、王楮、王保、翁扇八人，约为夷船向导，乘机行劫，并约陈答、翁赉、翁轻入伙，并未告知为夷船响导情事。又逼胁翁赤在船煮饭驶至，淡水地方，即被官兵将船击沈擒获。该犯先于道光二十年五月十四日在澎湖青水墘洋面起意纠伙十二人，行劫晋江县金茂义商船，得财分用。该犯同王真、陈久、王能、王安、王保、王楮、翁扇过船搜赃，拒伤舵水。逸犯林清、林锡、张起、许景，在本船接赃等供。质之王真等供俱相同。

臣等查该匪船胆敢出洋行劫，附和逆夷，不法已极。且匪船击沈，既有夷盔落水，恐有夷人藏匿，匪船所供以夷盔留作酬谢之据，殊难凭信。再三严究，坚执不移。现在逆夷因见奸计不成，潜引其大帮遁去，应将现犯即行拟结，林山、陈义、王真、陈久、王能、王安、王保、王楮、翁扇九犯，在洋行劫，过船搜赃，已属法无可贷，复为逆夷作线，窥探海口，情尤可恶。臣等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将林山等九犯绑赴市曹处斩，传首示众，以昭炯戒。翁赉、翁软、陈答，听纠出洋，行劫未成，并不知通夷情事，除在厦门抢夺、轻罪

不议外，均照「强盗已行而不得财、皆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拟流发配，照例刺字。翁赤被逼煮饭，依「洋盗案内被胁在船服役杖一百、徒三年律」，拟徒。左足成废，照律收赎。逸犯林清等，饬缉另给。此次大帮夷船来台图扰，虽因羽翼破获，无隙可乘遁去，未必遂能忘情。且台湾近接厦门，逆夷盘踞鼓浪屿日久，难保无奸民为其勾诱，以图后举。除再督饬各属加意严防、并全录供招咨部外，所有破获奸民大帮夷船潜遁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奏。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承准兵部火票递回原折，钦奉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奉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达洪阿等奏擒获民奸审明定拟一折，着照所议办理，刑部知道。钦此。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传谕按察使衔台湾道姚。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奉上谕：前据怡良等奏：探明台湾嘉义树苓湖有夷船勾结草鸟匪船在口外窥伺，经地方员弁围捕开炮击沈船只擒获匪犯等语。当降旨着怡良等饬知该镇道加意严防矣。兹据达洪阿等奏：四草湖、树苓湖各口，均有草鸟船引导夷船往来闯驶。经该文武员弁协力堵剿，击沈匪船多只，溺毙贼匪无数，生擒匪犯林山一名。又于淡水厅击破草鸟船只，拿获匪犯陈义等十二名。台湾县复获通夷逃徒萧石一名。讯供究办，按律定拟各等语。该匪等纠约夷船，为之响导，乘机行劫，不法已极。该镇道饬属兜拿，悉数擒获，办理妥协，朕心实深嘉悦。着即照所拟办理。其逸犯林清等，仍饬属严缉，务获究办。至现在■〈口英〉夷虽经就抚，而沿海一带奸民，藉端滋事，在所不免，仍着达洪阿等督饬各属，加意严防，总令无隙可乘，以弭后患，是为至要（凡土盗宵小暨勾夷汉奸，务要捕诛净尽，以绝后患）。将此由四百里谕知达洪阿，并传谕姚莹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查明南北两路逆案出力人员奏（夹片）

奏为遵旨查明击退逆夷后剿办南北两路逆匪出力员弁兵勇义首人等、据实保奏、仰祈圣鉴、分别奖励事。

窃臣等于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十日，奉到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谕：逆夷两次侵犯台郡，该镇道等均能督率兵勇奋力攻击，两月之内，连获胜仗。其南北两路乘机滋事匪徒，亦被该镇道等亲督文武兵勇，实时扑灭，办理妥速，甚属可嘉。达洪阿着赏给骑都尉世职。姚莹、熊一本均赏给云骑尉世职。在事出力各员弁兵勇义首人等，着据实保奏，候朕施恩。伤亡弁兵查明咨部，照例赐恤。钦此。除臣等感激下忱，缮折恭谢天恩，另委差弁赍呈外，伏查上年八、九月间，逆夷两次来台滋扰北路淡水之鸡笼海口，均经该处文武恪遵

调度，不失机宜。逆夷一破、一走。

当此攘御外侮之时，突有嘉义县匪徒江见等，乘机谋逆。臣等先事风闻，立委文武驰往查拿。该逆匪等胆敢鸣鼓摇旗，攻扑文武公寓。当时击退，擒获匪伙破案，而匪党仍聚众抗拒，谣言四起，全台震动。臣达洪阿亲带大兵出剿击散，正在搜捕间，复有南路凤山县逆匪陈冲，听逃军张从逆谋，勾通逆夷，聚众响应。臣姚莹督率厅县委员义首屯勇，同臣达洪阿遣派之营将弁兵夹击破散两路，先后击杀贼匪无数，生擒逆首江见、陈冲及伪军师元帅先锋股首匪伙二百数十名，分别在地、在郡正法。两路胥平。心腹内患克除，不致逆夷乘隙骚扰蔓延。伤亡兵勇仅十数人，余弁亦仅仓卒重伤，尚未殒命，容即分别查明咨部办理。除鸡笼两次破走逆夷出力人员，前已查明奏请恩施、此次未敢重复外，所有两路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兵勇义首人等，谨遵旨分别查明，开具清单，伏乞圣鉴，量予奖励，俾海外兵民，益知感奋。

再署凤山县知县、笨港县丞白鹤庆，会督兵勇击散贼匪，并拿获凌迟逆首陈冲及匪伙，斩遣人犯多名，防守县城无误，方乱贼未平，日夕辛勤，感冒风寒，力疾办公，及至首逆就擒，遂因疾歿于军事。可否敕下部臣，照例查办议恤，出自天恩，合将遵旨查办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奏。

谨将南路逆匪陈冲案内最为出力文武员弁义首人等，开列清单，恭呈圣鉴。

南路营参将余跃龙。

该员一闻匪徒滋事，飞飭在城、在外各余，严密防堵，亲督弁兵，会同郡委文武兵勇，两路夹击，匪党立时溃散，并督拿股首匪伙多名，南路平靖，实属最为出力。可否赏戴花翎？

台防同知全卜年。

该员闻南路贼起，立调屯弁番丁分守要隘，亲至凤山拿获凌迟逆首陈冲、伪先锋孙扁、匪伙斩犯吴和、徐猫候、吴奉山、吴谅、军犯邱老赛、庄丽、陈爰、林仔、黎蔡曹、吴科等多名，逆匪二次造谣，复将青龙会首斩犯林流、张量等立时破获，劝谕闽粤各庄和睦，免成分类重案，实属尤为出力。又十八年逆匪张贯案内出力未邀议叙。可否以海疆繁缺知府尽先补用，先换顶戴？

台湾县知县阎焯。

该员当凤山、嘉义二县匪徒滋事，台湾界在其中，遣派丁役、雇募乡勇，防堵两路，均无贻误。复带领义勇会营，往南路击贼溃散，拿获南路凌迟股首陈细、通夷伪军师张从及匪伙军犯许士、林发、林照、蓝连、北路逆匪吴添、曾赛、陈猪批、吴戇、陈登牛、杨八等犯。可否以同知直隶州尽先升用，先

换顶戴？

城守营左军守备李思升。

该守备分防冈山余，当逆首陈冲滋事，相距近三十里，立即督兵防堵，复随同郡委文武与南路营夹击破贼，并获凌迟股首许旺。可否以都司升用？

留台差委休致通判衔、前福清县知县卢继祖。

该员经委令驻扎南北适中之罗汉门，督率屯弁义勇，防堵严密。两路匪徒，不能勾结蔓延。及匪徒造谣分类诱惑人心，该员复遍历闽粤各庄及番社，劝谕和好，不致别起事端。复督率屯兵义首，拿获凌迟伪军师邹汉潮一名，自获斩犯柯三、军犯刘劳、康全、柯才、梁云、詹添成五名。可否仍以原官留闽补用？

署凤山县典史石狮、县丞方宗源。

该员督带义勇，防守县城监狱，日夜辛勤，首先拿获凌迟股首陈头及匪伙斩犯杨阿成、潘花、军犯吴舵等名。可否交部从优议叙？

凤山县兴隆巡检李清淮。

该员督带义勇，防守地方，不使匪徒扰境。复至闽粤各庄劝谕，不致分类。首先拿获凌迟股首陈成、斩梟匪伙吴江、郭特、郑象、军犯王池、林九、吴勇、张戇等多名。可否以府经县丞尽先升用？

南路营千总林以成。

该千总督兵随同南路营与郡来兵勇，夹攻贼匪，首先接仗，阵擒斩梟贼犯吴慈一名，夺获鸟枪三杆，匪徒溃散。又搜拿斩犯林盛一名。可否赏戴蓝翎？

南路营把总杨吉炘、林朝辉，右营把总李大兴。

杨吉炘一员拿获斩犯蔡亭、庄挑，军犯谢听三名。林朝辉一员拿获斩犯何赏、陈容、吕齐角、杨金章四名。李大兴一员拿获军犯张玉山、孙猫、江扬狮、王城、杨生五名。可否均以千总拔补？

屯把总潘僊英、外委王正元、林鼎山。

该屯弁等经台防同知派委率领屯丁，防堵各处要隘，并协获凌迟股首许旺、伪军师邹汉潮及匪伙军犯梁云、柯才等犯。潘僊英应请以屯千总拔补，王正元、林鼎山二员应请以屯把总拔补。

义首五品军功蓝翎州同衔吴廷箴、义首六品军功蓝翎林淇泉。

该职员自郡城督带乡勇，随同文武，前往凤山，与南路营合击逆匪溃散，并防堵要隘得力，拿获斩犯张坑、董撞、吴田、军犯洪兴、陈九、杜南等名。吴廷箴本于十六年逆匪沈知、十八年逆匪张贡案内两次出力，获犯多名，均经详送到省未邀请叙。今又出力，可否以州同归部尽先选用？林淇泉一名可否赏换五品军功顶戴？

义首王飞虎、林武义、魏栋。

该义首等，带领乡勇，随同文武守城，并防堵要隘出力，拿获匪伙斩犯苏肥、陈奉、军犯陈苏、李宇、谢回、苏长等犯。王飞虎可否赏给六品军功顶戴？林武义、魏栋可否均赏给七品军功顶戴？

义首林渊泉、武生吴光辉、生员吴洪宸、郑宣治、义首总理刘金章、黄朝清、陈克振、潘捷魁。

该义首等，带领团练义勇，或随同文武打仗，或出力搜捕逆匪。先后拿获斩犯林葵、吴阿四、谢详、张九、蔡番、军犯谢汶、黄建、黄胜、卢创、洪清、何金生、吴待老等多名。林渊泉又协获逆首陈冲、股首陈成，可否赏戴蓝翎？吴光辉、吴拱宸、刘金章、郑宣治，可否均赏给六品军功顶戴？黄朝清、陈克振、潘捷魁，可否赏给七品军功顶戴？

谨将北路逆匪江见案内最为出力文武员弁义首人等，开列清单，恭呈圣鉴。

台湾城守营参将候升、副将德谦。

该员因臣等风闻嘉义县匪徒潜谋滋事，委带弁兵，会同嘉义营县查拿。该匪乘夜攻扑文武公寓，督率弁兵击散破案，及南路贼匪响应，复会带兵勇同南路夹击贼匪溃散。可否交部从优议叙？

镇标右营游击吕大升。

该员随征北路，总理行营事务，首先拿获凌迟伪军师曾道、苏谟、斩犯罗矮、史田、曾老英、柯蹇、郭大粒、陈粪、江明、董螺、郭蟀老、吴港、郭吉成、李道等多名，实属最为出力。可否以参将留台升用？惟该员系福建人，副参大员例当出省，该员在台年久，情形熟悉，办事实心。可否仰求天恩，俯念该员实系海外得力之员，仿照水师之例，留台以参将尽先升用？地方营务，均有裨益。

署嘉义营参将镇标左营游击洪志高、中营游击新升嘉义营参将德祥、署左营游击陈连斌、右营守备曾廷亮。

该员洪志高，督带兵勇，击散贼匪，复拿获凌迟股首张缺嘴、斩犯吴卫、吴猫牛、林仔苏、军犯邱亨等多名。德祥、陈连斌、曾廷亮，当大兵出剿南北两路匪徒，同参将德谦督率弁兵，防守郡城二月有余，督率有方。以上四员，可否均请交部从优议叙？

镇标左营守备朱鸿恩。

该员前于道光十二年逆匪张丙案内出力，赏戴蓝翎。此次带兵随营征剿，约束兵丁，办理营务，极为辛勤妥洽。可否赏戴花翎？

署嘉义县知县、凤山县知县魏彦仪。

该员先同营员，带领兵勇，击散贼匪，防守县城，不致贻误大兵出剿，复督役勇搜拏斩犯江云、杨质、张疆、萧新得、苏飞、叶藤、吴轮、黄雄、林桂、江免仔、潘浓得、林吴、尤暖、军犯林会、林牛乌、柯戇、罗韭、林槌、候二戇、林戇祥、赖名、江振生、陈金图等犯，实属最为出力。可否以同知直隶州升用，先换顶戴？

彰化县知县黄开基。

该县与嘉义接界，匪类素多，上年查办联庄团练最为妥善。嘉义匪徒滋事，该县亲带义勇防堵，访有巨盗陈全、余赞、刘烈、蔡辉、林秋旺、许勇、蔡阁、蔡富等，商谋响应，立即拿获讯明，在地杖毙，不致蠢动蔓延。可否以同知直隶州尽先升用，先换顶戴？

留台差委已革候补同知直隶州托克通阿。

该员自北路匪徒滋事，派带乡勇，随营击贼，除自获斩决逆犯陈铨、蔡媳妇仔、林水生等外，前后所获逆匪，皆委该员日夜研审。所有股首伪军师匪伙等正犯一百二十余名，不令漏网。其诬扳误拿之人五十七名，立时审明省释。实属最为出力。查该员系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守城破贼，奏准以同知直隶州尽先补用，赏戴蓝翎。又于十六年逆匪沈知案内，获犯出力，赏换花翎。十八年胡布案内出力，因御史风闻参劾，提省审讯，未敢请叙。嗣经讯明各款皆属未确，惟不应于台湾县任内劝修城工，擅出印票，借用绅士银两。又失察家丁宿娼，覆奏照违制例革职。现已蒙恩准其留台差委。兹复随营出力。该员胆略素优。可否仰乞天恩，准以同知直隶州开复留闽补用？

署嘉义营守备曾玉明。

该员缉捕，素属勤能。前于道光十八年逆匪胡布案内出力，赏戴蓝翎。此次防守县城出力，复带兵搜捕凌迟股首林旺、伪军师李粗皮西即张西。可否赏换花翎？

调署笨港县丞、头围县丞易金杓，斗六门县丞姚锺瑞、候补从九品潘振玉。

该三员防守地方海口，联庄团练，认真妥洽。易金杓拿获斩犯李缎、李见、何戇记、军犯吴扁、柯乌记、吴饭六名。姚锺瑞拿获斩犯柯九、江缺嘴升、邱和尚、军犯许样四名。潘振玉拿获斩犯许生、郑长、张添生、廖阿瑞四名。易金杓实任台湾县丞已逾五年，先于二年张丙逆案内蒙赏蓝翎。此次又获犯出力。可否以繁缺知县尽先补用？姚锺瑞可否赏戴蓝翎？潘振玉可否遇缺即补？

署台湾县学候补训道林清瑞、嘉义县典史陈保升。

林清瑞督带乡勇，分守府城，日夜辛勤，始终不懈。陈保升协同知县防守城池监狱，最为辛勤妥帖。又拿获斩犯罗接义、陈旺、邹佃、军犯王德四名。

林清瑞可否恩准尽先补用？陈保升可否恩准以府经县丞尽先升用？

咨补彰化县南投县丞庞裕昆、咨补建阳县麻沙县丞吴湛恩。

该二员屡次办理粮台，最为妥洽。此次复委在大营专管支应军需，辛勤最着。又获斩犯吴受、叶藤、罗令、罗质、军犯卓结等多名。可否均赏戴蓝翎？

嘉义营千总黄毓得、辞退枫岭营千总黄简。

该员黄毓得，随营搜捕逆匪，协获伪军师李粗皮西即张西一名、斩犯吴卫、吴猫牛、蔡■〈至上末下〉三名。黄简已得应升守备，因父在台身故丁忧，过台服阙，飭令随营。拿获斩犯李迁、黄扁、黄通、林信四名。该二员可否均以守备留台补用？

中营千总朴霖、嘉义营把总曹宗铨。

朴霖一员，随同参将德谦，到嘉义查拿匪徒攻扑文武公寓。该员首率兵丁奋力击散。曹宗铨一员，随在大营，辛勤搜捕，协获凌迟股首陈疆、斩犯董螺、李猪哥力、吴港、林鼠多名。可否均赏戴蓝翎？

镇标左营千总刘绍春、调署左营千总曾元福。

镇标左营把总李维生、调署中营把总刘飞龙。

该员等带兵随营征剿，屡次奋勇出力，杀贼多名。刘绍春前于道光十二年逆匪张丙案内出力，赏戴蓝翎。此次可否以守备升用，先换顶戴？曾元福、李维生、刘飞龙等三员，可否均赏戴蓝翎？

辞退外委叶占春。

该外委前于道光十二年逆匪张丙案内赏戴蓝翎，因病辞退。十八年病痊，因某熟悉内山情形，飭令拿获逆首胡布、游撻生，经臣等议详，未邀议叙。此次复拿获凌迟股首陈疆、斩犯李猪哥力、林窜，协获凌迟匪犯林乌鼠等要犯。可否以五品顶戴赏换花翎？

义首举人沈鸣岐。

该举人首先拿获凌迟股首江见一名，协获凌迟匪犯林乌鼠一名，又拿获斩犯郑猫、王成、施品三名。可否赏戴蓝翎？

义首职员吴化成、总理张振美。

该义首等于匪徒攻扑文武公寓，督率庄丁，随同击贼，并拿获凌迟匪犯沈玉、庄红英、郑兴、林得四名，斩犯苏毅一名，又协获股首张缺嘴，最为出力。吴化成可否赏戴蓝翎？张振美可否赏给七品顶戴？

蓝翎义首林腾瑞、总理林实诚。

该义首等随营搜捕，拿获斩犯谢万机、林庇、林力、萧取四名，协获凌迟股首林旺一名。可否赏给林腾瑞五品军功顶带？林实诚七品军功顶带？

五品军功蓝翎候选通判陈廷禄。

该员拿获斩犯柯蹇、郭大粒、陈粪、郭蟀老、郭吉成五名。可否不论双单月交部尽先选用？

义首蓝翎捐职同知刘思中、六品军功沈廷爵。

该义首刘思中，首先拿获斩犯苏通事、王豹、军犯林檀三名。可否交部从优议叙？沈廷爵自备资斧，雇募乡勇二百名随营，首先拿获凌迟匪犯林鸟鼠、斩犯刘候、胡八等。可否赏戴蓝翎？

候选从九陈廷相、候选未入流胡鸿源、武生陈步云。

陈廷相首先拿获斩犯谢菜、许留、洪简、陈添四名。胡鸿源首先拿获斩犯张黎、杨能洁、军犯卓猫三名。该二员可否归部尽先选用？武生陈步云，首先拿获斩犯林尚一名，协获斩犯吴添、曾赛二名。可否赏给六品顶戴？

再臣达洪阿，自练精兵六百名，自道光十六年起，至今已逾六年。各项器械技艺，久皆娴熟，胆力亦壮。从前班满，每择其优者留台，近年内营有事，停止换班，是以悉成劲旅。自十六年剿办沈知、十八年剿办胡布、上年剿办江见诸逆，臣达洪阿亲自统领，所至立破。除临阵斩馘捉生之员弁，皆已随案奏蒙恩奖外，其奋勇出力者尚多。以微末兵丁，未敢详请督抚，上渎宸聪，仅由臣达洪阿记名拔补。而人多缺少，至今未拔者，尚数十人。现在防夷之际，若竟行愒置，似不足以示激劝。谨择其技艺、胆力尤为出众，且屡次出力不懈者，分别二次、三次开单恭呈御览。可否仰乞天恩，赏给六、七品顶戴？俾知皇上策励戎行，即一小卒之微，亦加甄录，自必鼓舞奋兴，以图报效。是否有当？谨与臣姚莹会同遴选，开具清单，附奏以闻。谨奏。

谨将台湾出征三次、二次，并深入内山番界出力之精兵，择尤开单，恭呈圣鉴。

毛玉彪、林万福、李青祥、张国章、叶席珍、曾耀祖、沈得魁、陈友魁、王朝旺、黄得高、郑再兴、黄丹清、李明忠、方天池、曾瑞英。

以上十五名系三次出征奋勇始终出力。

王飞凤、龚再兴、邵顶成、黄向邻、熊有茂、陈宗亮、何安然、叶国佐、叶国祥、黄安邦、林景福、张国华、吴炎生。

以上十三名系二次出征奋勇，并深入内山番界，始终出力。可否同前三次出力精兵，均赏给六品顶戴？

吴上高、刘必升、林绍长、姚得春、胡振升、郑英光、黄亮升、张振其、陈继尧、吴得宝、许得成、张良才、洪得成、蔡得标、阮青龙、陈玉金、卓腾龙、黄朝龙、张仲、李国标、徐连铨、吕金山、陈拜伍、沈英杰、陈文邦、陈象干、高才、李树发、吴瑞高、王得兴、欧阳泰、周天恩。

以上三十二名系二次出征奋勇出力。可否赏给七品顶戴？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片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又附片具奏挑选精兵六百名，内择其技艺胆力出众，分别二次、三次开单请奖一片，同日奉到朱批：所奏切当，另有旨。钦此。同日奉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达洪阿等奏遵旨查明击退逆夷后、剿办南北两路逆匪出力员弁兵勇义首人等、据实保奏并开单呈览一折。台湾南北两路逆匪乘机滋事，经该镇道等先后击杀贼匪无数，生擒逆首，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兵勇义首人等，自应量予恩施，以昭激劝。

台湾南路营参将余跃龙着赏戴花翎。台防同知全卜年着以海疆繁缺知府尽先补用，先换顶戴。台湾县知县阎忻着以同知直隶州尽先升用，先换顶戴。城守营左军守备李思升，着以都司升用，留台差委。休致通判衔前福清县知县卢继祖，着仍以原官留闽补用。署凤山县典史石狮、县丞方宗源，着交部从优议叙。凤山县兴隆巡检李清淮，着以府经历县丞尽先升用。南路营千总林以成，着赏戴蓝翎。南路营把总杨吉炘、林朝辉、右营把总李大兴，均着以千总拔补。屯把总潘签英，着以屯千总拔补。外委王正元、林鼎山，均着以屯把总拔补。义首五品军功蓝翎州同衔吴廷箴，着以州同归部尽先选用。义首六品军功蓝翎林淇泉，赏换五品军功顶戴。义首王飞虎，着赏给六品军功顶戴。林武义、魏栋，均着赏给七品军功顶戴。义首林渊泉，着赏戴蓝翎。武生吴光辉、生员吴拱宸、郑宣治、义首总理刘金章、均着赏给六品军功顶戴。黄朝清、陈克振、潘捷魁，均着赏给七品军功顶戴。台湾城守营参将候升、副将德谦，着交部从优议叙。镇标右营游击吕大升，着留于台湾以参将尽先升用。署嘉义营参将镇标左营游击洪志高、中营游击新升、嘉义营参将德祥、署左营游击陈连斌、右营守备曾廷亮，均着交部从优议叙。镇标右营守备朱鸿恩，着赏换花翎。署嘉义县知县凤山县知县魏彦仪，着以同知直隶州升用，先换顶戴。彰化县知县黄开基，着以同知直隶州尽先升用，先换顶戴，留于台湾差委。已革候补同知直隶州托克通阿，着以同知直隶州开复，留闽补用。署嘉义营守备曾玉明，着赏换花翎，调署笨港县丞。头围县丞易金杓，着以繁缺知县尽先补用。斗六门县丞姚锺瑞，着赏戴蓝翎。候补从九品潘振玉，着遇缺即补。署台湾县学候补训导林清瑞，着尽先补用。嘉义县典史陈保升，着以府经历县丞尽先升用。咨补彰化县南投县丞庞裕昆、咨补建阳县麻沙县丞吴湛恩，着赏戴蓝翎。嘉义营千总黄毓得，辞退枫岭营千总黄简，均着以守备留于台湾。补用中营千总朴霖、嘉义营把总曹宗铨，均着赏戴蓝翎。镇标左营千总刘绍春，着以守备升用，先换顶戴。调署左营千总曾元福、镇标左营把总李维生、调署中营把总刘飞龙，着赏戴蓝翎。辞退外委叶占春，着赏给五品顶戴，并赏换花翎。义首举

人沈鸣岐，着赏戴蓝翎。义首职员吴化成，着赏戴蓝翎。总理张振美，着赏给七品顶戴。义首蓝翎林腾瑞，着赏给五品军功顶戴。总理林实诚，着赏给七品军功顶戴。五品军功蓝翎候选通判陈廷禄，着不论双单月交部尽先选用。义首蓝翎捐职同知刘思中，着交部从优议叙。六品军功沈廷爵，着赏戴蓝翎。候选从九品陈廷相、候选未入流胡鸿源，着归部尽先选用。武生陈步云，着赏给六品顶戴。其署凤山县知县笨港县丞白鹤庆，力疾办公，殁于军事，着交部照例议恤。

至另片奏出力兵丁、请赏顶戴等语。兵丁毛玉彪等十五名、王飞凤等十三名，均着赏给六品顶戴。吴上高等三十二名，均着赏给七品顶戴。该部知道。单三件并发。钦此。

覆讯夷供分别斩决留禁绘呈图说奏

奏为遵旨覆讯夷供、分别斩决留禁、绘呈图说、仰祈圣鉴事。

本年五月十九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奉上谕：达洪阿、姚莹由五百里驰奏逆夷复犯台港、破舟歼逆一折，据奏该逆三桅大盘三只，在五■〈彳义〉港外洋向北驶去，仅只击沉一船，其余二只究竟驶往何处，此次生擒逆夷数十名，且获广东汉奸五名，正可隔别严鞫，令其据实供吐。逆夷屡次前来，系何人指使？意欲何为？所获白夷十八人，有无得受伪职之头目在内？此次滋扰台湾船只，由何处驶来？现在广东、福建、浙江各洋面口岸夷船，共有若干只？各处夷船分领头目几人？汉奸内最为该逆信任者几人？其姓名并诡谲踪迹，务当层层分晰，讯取确实供词，与保奏折均由五百里驰复奏。取供之后，除逆夷头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与上年所获一百三十余名，均着即行正法，以纾积愤，而快人心。钦此。

同日，又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上谕：据达洪阿、姚莹驰奏，遵旨严讯夷供一折，览奏均悉。昨据奏称：逆夷复犯台港，经该总兵等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汉奸五名。该逆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口英〉咭喇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除■〈口仆〉■〈口鼎〉噎系该国王所授，此外各伪官是否授自国王？抑由带兵之人派调？着达洪阿等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毋任讳匿。钦此。

查二次获红夷头目颠林、伙长律比及汉奸黄舟等，前经臣等提讯供情，业同起获夷书图信，具奏呈览。兹再奉圣明指示，应讯各情，内有前奏所未及者，谨督同道衙知府熊一本、同知全卜年及众委员复提颠林等逐层隔别究诘。据供：该国王城地名兰邻，在大地极西北隅海中。其国本不甚大。王城东西南北

周六十里。后枕大山。其名哀邻。近兰陵之西，海中一地，名埃伦。自王城东南陆行半日许，即海登舟，南行十五昼夜，至弼爹喇。更南五十昼夜，至急卜碌。转东北行五十昼夜，至望迈。再自望迈东行二十五昼夜，至新地波。其地东北，即安南。更东行七昼夜，即至广东。复三昼夜，而至浙江。凡一百五十余日。极顺风一百二、三十日夜亦可至。不顺风亦有迟至半年以上者。兰陵外自西北，而西南，更转东北，而至广东。海中所属岛二十六处，皆其埠头；多他国地，据为贸易聚集之所。一曰埃伦。二曰弼爹喇。三曰急时烟土。四曰那古士哥沙。五曰开拿叻。六曰的赙士。七曰散打嚏。八曰金山。九曰士娇也。十曰急卜碌。十一曰骂利时架。十二曰骂哩询。十三曰息赙厘。十四曰士葛打喇。十五曰烟。十六曰望迈。十七曰士啣。十八曰袜打喇沙。十九曰孟呀喇、即孟加刺。二十曰磨面。二十一曰槟榔屿。二十二曰骂叻格。二十三曰新地波。二十四曰路士伦。二十五曰班地文。二十六曰■〈虫美〉士爹厘耶。

以上诸岛，皆■〈口英〉咭喇埠头，设官主之。海中相去或一二千里、数千不等。遥相联络。诸岛左右复有别岛。或自为国，或为贺兰别国埠头，非其所属，亦有不能详者。前供■〈口实〉叻、即息■〈差束〉，同望结仔二处，皆贺兰埠头。因贺兰亦有红毛之称，同一贸易，故并雇用其黑夷，非■〈口英〉属也。吡唠油者，黑夷之通称，即华言无来由也。海中诸国最强大而为■〈口英〉咭喇所畏者，一曰咪喇■〈口坚〉。华人称为花旗。在的赙士之西。二曰佛兰西。皆地大于■〈口英〉咭喇，而船炮如之，亦好贸易，与贺兰、黄祁、大西洋，俱在广东通市，颇恭顺。佛兰西船小，近年未至，此其海路之情形也。其陆路，自兰邻外，并无土地，东北东南隔海之国甚多。颠林所知者，曰士林国、罗委国、叻伦国、颠麦一名黄祁国、什卑厘国、搥地厘国，皆在其东北，土壤相接。北即北海，冰厚二、三丈，极寒。人不敢往。又有贺兰国、拿打伦国、米莉毡国、佛兰西国（又称勃兰西国）、大西洋国、鸦沙尔国、布路沙国、记利时国、埃地利国、大吕宋国、的记国，皆在其东南，国亦相接。问以俄罗斯及回部，皆茫然不知。惟隔贺兰、黄祁之东，有罗沙国。又东南有北叻思国，似即俄罗斯地，而字音别也。贺兰、黄祁二国，最近■〈口英〉咭喇，隔海相距一千二百里。诸国皆不相统属。贺兰颇为■〈口英〉咭喇欺凌，每倚佛兰西为援，则与■〈口英〉咭喇固外好而阴忌之，未必听■〈口英〉咭喇。越其国而与俄罗斯贸易。此■〈口英〉咭喇以东隔海诸国之情形也。其王现为女王。议国政之大臣曰马伦侍。其在浙江之统帅人，名「沙连弥■〈口仆〉■〈口鼎〉喳」。其官为比利呢布颠剃衣弥，一切兵船，听其调派。其次王兵官为赞你■〈口留〉。其人名「沙有哥哈」、即「吧噶」。

又主船政官为押米喽。其人名「沙外廉吧加」、即思亚敕力巴敦时■〈口

仆) ■ 〈口鼎〉喳，系一等官，年得俸银二万元。以下分等递减。其在厦门者，官为善用勒弥沙人，名「时蔑」，又称「士勿乃」。主船政之官。其在广东之香港者，文为香马士列、即马礼逊。其人名赞臣。武为善用哈沙。其人名礼也时。皆受自国王，而听命于 ■ 〈口仆〉 ■ 〈口鼎〉喳。又有呷啞 ■ 〈口丹〉，亦主船政。又称急炖，亦受自国王。或有自贵官授之，而报名于王者。

凡三桅大船，黑夷以六头目管之，一正、五副。二桅中船，黑夷头目三人，一正、二副。小船，黑夷头目二人，一正、一副。正头目夷言沙冷，副头目夷言炖底。此次大小夷船百余只，实在兵船连火轮船七、八十只，内多即贸易之舟，配以夷官，改作兵船。其兵皆黑夷，雇自各岛，共约四、五万人，每月工资番银二、三元至十元不等。至同来兵船，见颠林破获，是否逃回浙江？抑往广东？无从追问。

臣等伏思逆夷兵船，半即商舟，人众数万，月费工费数十万金，夷酋俸银、夷众口粮、军装、火药月费亦数万，船本、货本又数百万计，犯顺已逾两年，费亦不下二千万。夷以货财为命，今闭关其货不行，所在私售无多，价亦大减。主客异形，逆夷虽富，何能久支！ ■ 〈口仆〉 ■ 〈口鼎〉喳始冀为义律故智，思得所欲，反不可得，且人船丧失，所耗益多，其情势必绌，饥而扑食，乃更扬言继师大举。窃恐其众将离、未必复能久持也。然贼穷必有变计。臣等防守不可不益加严。其余各条，皆各前供，地名、人名翻译殊难。汉人或通其语，而不通其文。颠林能作画，乃令图其国所属及各国形势。惟东北旱路，伊所未至。又回部绝远，故不得其详。汉姦五人。中惟郑阿二最通夷语，黄舟能汉字，乃使郑阿二传颠林之言，以广东土音翻译出之。间有误者，颠林似亦觉之，而每指正其误，复使律比等观所绘图点首，察其情形，言似可信。谨遵旨将红夷头目颠林及伙长一律比、二吧底时、三科因谏坭、副头目怒丈、白夷头目伊些骆、黑夷头目忍满、翻译供词之汉姦黄舟、郑阿二、又前次所获之黑夷头目 ■ 〈口目〉莉啞及哈叻叻 ■ 〈口尔〉共十一名，严行禁锢，候旨办理。设有大帮来台，仍照前奉谕旨，准予相机酌办，以免内变。其后获之红夷脰里等三名、白夷奋锡莫哩等十名、黑夷病毙二名外，现犯下治吴蚶油等二十七名，同前获病毙外，现存之黑夷沙姆等九十九名，共一百三十九犯，恭请王命，在郡正法，以振国威，而快人心。所有臣等遵旨覆讯办理缘由，恭折由五百里具奏，并将 ■ 〈口英〉夷所绘各国地图、考证诸书，为说进呈御览，除备录供招咨部外，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奏。

■ 〈口英〉咭喇地图说。

■ 〈口英〉咭喇国，又称英机黎，或作膺吃黎氏，通称红毛，在大海极西

北隅，四面皆海。其国都名兰邻。北枕大山，名哀聆，隔海而南与贺兰、佛兰西、大吕宋邻近，相去皆千余里。又有咪喇■〈口坚〉，在其西南海中，相距约万余里。国皆强大，不相统属。惟大吕宋稍弱。近中国之属岛，名小吕宋者，久为咭■〈口英〉喇所据，不能争。近七十年，■〈口英〉咭喇谓其地少利，吕宋以金赎回。贺兰亦常为■〈口英〉咭喇侵袭，倚佛兰西为援。佛兰西大于咭喇也，然佛兰西人不善经商。今广东贸易之夷，自大西洋外，有■〈口英〉咭喇、咪喇■〈口坚〉、贺兰、黄祁、佛兰西诸国。惟■〈口英〉咭喇船多，年常六、七十艘。诸国无公司，独■〈口英〉咭喇有之。公司者，其国王自以本钱贸易，故名。诸国至广东十三行商公建楼屋居之，如客寓。诸夷商出来无定，非如大西洋之常住澳门也。■〈口英〉咭喇通商广东，自云二百余年矣。■〈口英〉咭喇王城东西南北周六十里，东南城外车行半日即海，本国虽不甚大，人精巧，善制器械，以其强黠胁制海中小国，皆为属岛。自王城稍西，海中一岛，名埃伦。又南为弼爹喇。王城至此，舟行十五昼夜。弼爹喇之西北，一岛名急时烟土。又西北为那古士哥沙。又西南为间拿咿。皆其所辖。弼爹喇之西南隔海一大国，名咪喇■〈口坚〉，即华言花旗国之北境也。其北至南境，陆地大于■〈口英〉咭喇数倍，船炮如之。■〈口英〉咭喇入中国，必由其海面，故畏之。而于咪喇■〈口坚〉之东，据一小岛，名的捺士，设埠头。又于的捺士隔海相对一高山，名散咿嚏，亦设一埠头。又于散咿嚏之东，名金山，设一埠头，三处相望，其用心之密如此。义律，即的捺士人也。自散咿嚏而南，为士娇也。

自金山而南，为急卜碌、即海国闻见录所云呷也。盖海中大地西南一角之尽处，由弼爹喇至急卜碌，舟行五十日夜，皆自西而南，自此以后，则舟行转向东北，初为骂刺加时架，更东北为骂哩询，又东北为息捺厘，又北为士葛打喇，又北为烟其，东为望迈。自急卜碌至望迈，舟行五十日。更自望迈而南为士啣，又东北为■〈示末〉打喇沙，北为孟呀喇、即孟加刺，又东南为磨面，又南为槟榔屿、一名新埠。又东为骂叻格、即明史所云马六甲也。前明本满刺加国，为佛郎机所灭，后归贺兰。■〈口英〉咭喇有一地在其南，名孟姑伦，与贺兰互易而有之，乃于其地之西新开槟榔屿，为大埠头。又东为新地波。自急卜碌至此，本皆黑鬼地，而■〈口英〉咭喇据之，总称呷唠油，华言无来由是也。

自望迈至新地波，舟行二十五日夜。其东北即近安南，更舟行向东七日夜，即广东。明史西洋利玛窦言其国至中国九万里，■〈口英〉咭喇又在其北，海道可知。骂哩询之极南，又有路士伦，又东北有班地文，又东北有机士爹厘耶，皆■〈口英〉咭喇属岛占自他国以为聚积贸易之所，谓之埠头。盖华言

也。

自埃伦至新地波，凡二十六岛，皆设官主之。诸岛在海中，相去或千里或二、三千里，势相联络。其左右复有别岛，或自为国，成为贺兰及他国所属者，尚数十，而以■〈口英〉咭喇为最。此其海路之形势也。

其陆路自本国外，别无土地。国之东北隔海而地相连者，为士■〈示末〉国、罗委国、叻伦国、颠麦国（一名黄祁国），更东为什卑厘国，又东为拈地厘国。其北即北海，极寒，冰厚二、三丈，盛夏不解，人无敢往者。其国之东南隔海而地相连者，最近之东为贺兰国。自此而南为拿打伦国、未莉毡国、佛兰西国、捷罗那国、布度基国、布度基即华言大西洋国也。广东澳门即大西洋所居。纳税文官，名加丈叻，华谓之番差。武官名■〈口知〉你蒟，华谓之兵头。贺兰之东，迤南为鸦沙尔国、布路沙国、记利时国、埃地利国、大吕宋国，又东为的记国。自西洋以东，如大吕宋、埃地利、记利时、布路沙，至的记诸国，皆沿中海。此其国以东陆路之情形也。

问以俄罗斯及回部，皆茫然不知。惟言贺兰之东北为罗沙国，又东稍南为北叻思国，与海国闻见录载俄罗斯隔普鲁社即系黄祁、贺兰之境相似。乾隆年间，俄罗斯女王即西洋国之女，则其相去当不甚远，持地名字音各别，或即所云罗沙及北叻思也。颠林未至东北诸国，故不能明，然其所绘图，与康熙年中西洋人南怀仁之坤舆图说、乾隆年中总兵陈伦炯之海国闻见录，形势大略相同，二书收入四库中，可以参考。

故大学士臣松筠尝为臣姚莹言：俄罗斯大臣多西洋人。乾隆五十八年，■〈口英〉咭喇贡使噶玛尔言，今俄罗斯之哈屯汗，本大西洋国女，乃前哈屯汗之外孙女也。其表兄袭汗，娶以为妻。然则，俄罗斯与大西洋世为婚姻。■〈口英〉咭喇本近大西洋，妇人为王，其俗同。人之状貌又同。则其近可知。俄罗斯人有在京者，传询当得其实。然■〈口英〉咭喇既隔海，而俄罗斯尚隔黄祁、贺兰、佛兰西诸国，未必与■〈口英〉咭喇交结。故颠林及律比皆不知之。若回部，则以南怀仁及陈伦炯之图考之，相去甚远，所隔国尤多矣。至的记之东为己罗，又东为茂加，又东南为也加喇，又北为亚巴踪，又东北为烟余士丹，皆乌鬼地。其自的记转南，沿中海而西者，为衣接埠头，为礼早厘，为埃治也，为都利士埠头，亦皆黑鬼地，正与海国闻见录形势相同。颠林言伊船内本有「四海各国全图」，船破失水，不知所在。今据所能记忆者图之，其言或可信也。至其立国，自称一千八百余年，本无稽。然国俗：王死无子，则传位于女。其女有子，俟女死后立之，实已数易其姓，而国人犹以为其王之后，足见夷俗之陋。道光十八年，其国王死，无子，复无女，乃传位于侄女，名役多厘里也。今二十二岁，招夫两次。阿不尔，称为「边嚏士亚弼」，犹

华言驸马。生一子，今年二岁，异时女王死，即立为国王。边噠士亚弼不理国事，大政则有三大臣在女王左右议决之。其第一者，名马伦侍，极贵。次二人不知其名。其国文官少、武职多，大埠头设文官，名「罗洛坚」，如中华督抚。中埠头设文官，名「沙外廉叻洛坚」，如中华知府。小埠头设文官，名「未士洛云」如中华知县。诸埠头均有大武官，名「马凝接」，如中华总兵。其余武官不可悉数。

此次统兵至定海之统帅，其人名沙连弥■〈口仆〉■〈口鼎〉喳。其官为比利呢布颠剃衣弥，最贵。一切由其调度。各官虽授自国王，有事故则■〈口仆〉■〈口鼎〉喳遣代。其次主兵之官，为赞你■〈口留〉。其人名沙有哥哈、即吧噶。又主船政之官，为坤米喽。其人名「沙外廉巴加」、即思哑敕力巴敦时，皆在浙江。其在厦门管船者，官为善用叻弥沙，人名时蔑，又称士勿。在广东香港者，文官为马厘士列，华言马礼逊。其人名赞臣。武官为善用哈沙。其人名礼也时。凡管理贸易及船政官，皆名呷呷■〈口丹〉，即明史所称加必丹未，又称急敦，如华言船主也。船上管黑夷者，头目有正副，正名沙冷，副名炖底。大船一正、五副，中船一正、二副，小船一正、一副。

此次至内地夷船，名百余只，其实不过七十余艘。且多贸易之船，配以夷官，非尽兵船也。又火轮船亦不过十只，用以急递信息，为诸船导引。黑夷皆雇自诸岛，给工资番银二、三元至七、八元，不下数十万。其官自■〈口仆〉■〈口鼎〉喳，年给俸银二万元，以等递减，少者亦数百元。凡造一船，费数万计，炮械火药费用尤多，闭市后洋货不售；有私售者，货价大减。用兵日久，复多丧失，亦自苦之。其女王之出，戴金丝冠，四面缀珠，身衣红色哆啰哩长袍，或羽毛为之，胸前系金珠为饰，乘大马，上用平鞍，后有靠背，左右扶手，前后随者有步、有骑。夷人见王不跪，惟免冠、手拔额上毛数茎投地为敬。其国人肌肤皆白，长身、猫睛、高鼻，类在京之俄罗斯，而发拳黄，故称红毛。亦有肌白而发黑者，不贵也。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净髭须。

其产鸦片烟土者，凡三处。一为的记，二为望迈，皆出小土，每块重四十五、六两。海外诸国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自洋布、哆啰哩、羽毛、红木、紫檀、花梨、冰片、龙涎香、海参、燕窝、丁香油之类数十种，鸦片特其一，而望迈、孟加刺皆■〈口英〉咭喇埠头。故其国货船，此物独多。各国人皆不食，即■〈口英〉咭喇亦自不食，惟华人及黑夷多嗜之。凡贸易诸船，皆商贾自为之，王收其税，亦有领国王本钱者。

谨据夷酋颠林、律比供及图，证以诸书如此。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承准兵部火票递回原折，钦奉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传谕按察使衔台湾道

姚。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奉上谕：达洪阿等奏覆讯夷供分别办理一折，前因■〈口英〉夷就抚请释俘囚，有旨谕令该总兵等将台湾所获夷俘除业经正法外，余即解至省城，由怡良等转交收领，计可先行接奉。本日据奏覆讯各夷供词，将夷目颠林等分别禁锢正法等语，着该总兵等仍遵前旨，将现在未经正法各夷人，派委员弁，妥速解省，交怡良等转交该夷目领回。该总兵等呈进■〈口英〉咭喇地图及图说一件，均已览悉。所奏折件被抢，已有旨交该督抚飭拿严办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卷之四

谢赏（太子太保衔二品顶戴）恩奏

查明大安破舟擒夷出力人员奏

折件在洋被劫奏

折件二次在洋被劫奏

夷官来台投书及遵释夷囚奏

拿捕草岛匪船多起奏（夹片）

剿平彰化县逆匪奏

夷船两次来台释还遭风夷人奏（夹片）

通筹经费酌量撤留兵勇奏（夹片）

夷酋忽生异议奏

夷酋强贴伪示请旨查办奏

谢赏（太子太保衔二品顶戴）恩奏

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驰奏逆夷复犯台港、被舟歼逆一折，本年五月十九日，奉到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朱批：可嘉之至，即有恩旨。同日，奉上谕：本日达洪阿、姚莹由五百里驰奏逆夷复犯台港、破舟歼逆一折，览奏欣悦，大快人心。该逆夷上年窥伺台湾，业被惩创，复敢前来滋扰，达洪阿、姚莹以计诱令夷船搁浅破舟斩馘，大扬国威，实属智勇兼施，不负委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绩。达洪阿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加阿克达春巴图鲁。姚莹着赏加二品顶戴。达洪阿、姚莹均仍交部从优议叙。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及义首义勇人等，着开单保奏，候朕施恩。钦此。当经恭设香案，望阙叩头，只谢天恩讫。除查明出力文武员弁及义首人等，开具清单，奏请恩施外，伏以臣等知识毫无，仰赖皇上失事指授机宜，督率在事文武及义首兵勇，钦遵办理，幸克有济，乃蒙天宠优加，迥逾常格。官衔极品、章服特增，自顾何人，曷能臻此！

窃念上年防夷以来，将军臣保昌、总督臣怡良、巡抚臣刘鸿翱，无不以海

外为念，皆随时指示，遇事提撕，每于公牍外，加以密函照会，凡所陈请，立即施行。即藩、臬两司，每遇台湾咨移事件，亦皆悉心筹划，迅速策应。故臣等虽海外孤危，幸上逢圣主，一切有所凭依，无虞掣肘。私衷庆幸，不敢昧厥所由。臣等迭被殊荣，不胜局踖悚惶之至。惟有督劝将吏、鼓励士民，协力同心，以固台疆，上报高厚鸿慈于万一。所有叩谢天恩、感激下忱，谨恭折附便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奏。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承准兵部递回原折，钦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查明大安破舟擒夷出力人员奏

奏为遵旨查明出力文武员弁义首人等、缮具清单、恭折具奏、仰祈圣恩奖励事。

臣等本年五月十九日，接准内阁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奉上谕：本日达洪阿、姚莹由五百里驰奏逆夷复犯台港破舟歼逆一折，据称淡水同知曹谨、署鹿港同知魏瀛、澎湖通判范学恒、彰化县知县黄开基、护副将关桂等禀报：正月三十日，有三桅夷船及杉板船在淡水、彰化交界之大安港外洋，欲行入口，见兵勇众多，攻扑不进，复退出外洋。经猫雾揀巡检高春如及大甲巡检谢得琛所募之渔船粤人周梓等，与夷船上广东汉姦作土音招呼，诱从土地公港驶进，果为暗礁所搁。其船敲侧入水。该处埋伏兵勇齐起。

关桂及署北路右营游击安定邦、督同署守备何必捷、千总何建忠、李青云、把总翁标桂、林飞腾等，施放大炮，奋力攻击。其船遂破。逆夷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复有数十人，手持短械，跳上渔船。该厅县将备同大甲巡检谢得琛、竹塹巡检汪显、外委萧振辉、李吴魁等，及义首总理兵勇，奋力围击，杀毙白夷一人，红黑夷数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广东汉姦五名，夺获夷炮十门，又获铁炮、鸟枪、腰刀、图书各件等语。览奏欣悦，大快人心。

该夷上年窥伺台湾，业被惩创，复敢前来滋扰。达洪阿、姚莹以计诱令夷船搁浅破舟斩馘，大扬国威，实属智勇兼施，不负委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绩。达洪阿着赏加太子保銜，并赏加阿克达春巴图鲁。姚莹着赏加二品顶带。达洪阿、姚莹均仍交部从优议叙。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及义首义勇人等，均着开单保奏，候朕施恩。钦此。臣等伏思：此次破舟擒夷，实由仰承圣谟先事指示、文武奉行妥洽，而义首士民亦皆共奋同仇，争先擒斩逆夷、以泄义愤。台湾本系不靖之区，莠民虽多，而好义之人亦复不少。当逆夷犯顺之初，经臣等晓以大义，谕令团练，壮勇立皆鼓舞奉行，至今不懈。一闻夷船到口

，即齐集海口，义首蔡丽水同渔舟周梓即蔡梓等，遵募诱之于先，在籍员外郎郑用锡、七品小京官王云鼎、举人刘献廷、拔贡生陈荣文、廪生陈嘉猷、总理谢秋、林欢等，随同文武弁兵，各有擒斩逆夷、取获炮械等件。义勇民人等，深恨逆夷，乘其舟破之后，纷纷下水，拆碎其船。在事文武，目击情形，为之一快。当拆船之后，颇有捞获夷人银货者，臣等先经出示：除炮械图书入官外，其余银货尽数充赏，不许官人需索分毫。义勇民人咸欢欣鼓舞，足以偿劳。臣等谨将文武员弁及义首总理头人中尤为出力者，开列以闻，其余义勇未敢滥入，仰副圣主优奖台湾士民好义急公之意。所有臣等查明出力文武义首人等，谨开具清单，同复讯夷供折，均遵旨由五百里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奏。

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

该府随同臣等办理夷务，实心经理，深明机要。两次获解夷犯、汉奸一百七十余名，遵奉谕旨，逐一研讯，同各委员日夜熬炼，翻译明妥，尽得夷情。可否恩加三品顶戴？

护北路副将台湾镇右营游击关桂。

该护协督同备弁，严兵守口、夷不敢犯，别驶他口，复督率弁兵，轰击破舟，擒犯多名。可否以参将即行升用？

候升知府淡水同知曹谨、台防同知全卜年、台湾县知县阎炘、彰化县知县黄开基。

该员曹谨，自练壮勇，素称精锐，会同营员，督率兵勇，严守海口，破舟擒斩夷犯汉奸多名。全卜年日夜研讯，究出种种夷情。阎炘先后拿获通夷汉奸逆匪张从、赖妈来、萧石，使夷无内应，破其奸计。黄开基密令雇募渔船，诱破夷舟，办理妥洽，又生擒白夷一名、黑夷四名，取获杉板船一只、铜炮一门，均属尤为出力。黄开基、阎炘二员，已于南北逆匪案内奏请以同知直隶州尽先升用，可否同曹谨、全卜年均赏戴花翎？

署北路右营游击安定邦、台湾左营水师游击刘光彩、署北路中营都司岑廷高、知府衔题升永春直隶州知州范学恒。

该员安定邦，随同关桂，会同文员，督率兵勇，破舟擒夷，可否赏戴花翎？刘光彩、岑廷高、范学恒，严守口岸，协同破舟擒夷，可否交部从优议叙？

署鹿港同知凤山县知县魏瀛、永福县知县魏一德。

该员魏瀛，督率义勇，堵御围拿夷犯，取获夷书，夺取铜炮一门、铁炮一门、鸟枪腰刀多件。该员先于十六年沈知逆案已得应行升用，此次出力，可否赏戴蓝翎，以同知升用，先换顶戴。魏一德会同各员审讯夷犯，细心取供，可

否赏加通判衔？

留台差委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托克通阿、通判衔前福清县知县卢继祖。

该二员或勘取夷船炮械多件，或讯取夷供，均能悉心出力，前已奏请开复留闽补用。可否恩准托克通阿仍以同知直隶州尽先补用？卢继祖以知县尽先补用？

署大甲守备何必捷、北路中营千总李青云、右营千总何建忠、外委李吴魁、猫雾揀巡检应升、主簿高春如、大甲巡检谢得琛。

该员何必捷、李青云、何建忠、李吴魁，施放大炮击贼，生擒白夷一名、黑夷二名。可否赏戴蓝翎以县丞用？

台湾府经历陈埧、台湾县典史杨成林、竹塹巡检主簿衔汪显、大武壠巡检高品城。

陈埧、杨成林各有监狱，守禁夷犯汉姦，前后一百七十余名，并有南北二路逆犯盗犯二百余名，日夜小心巡逻看守无误。陈埧复随同讯取夷供。汪显、高品城，督同义首生红夷一名、白夷二名、黑夷一名。查汪显加主簿衔后，又经二次台湾俸满，本系应升府经县丞之员。兹又获犯出力，并长途护解无误。可否恩赏陈埧以知县升用？杨成林、高品城以县丞升用？汪显俟升补府经县丞后、以应升之缺升用？

把总翁标桂、林飞腾、外委萧振辉、额外陈进升、叶名标、中营效用目兵郭升亮、刘龙标。

该员等率领弁兵义勇，攻击夷舟，擒获黑夷二名、汉姦二名，取获夷炮器械多件，翁标桂、林飞腾、萧振辉、陈进升、叶名标，可否均赏戴蓝翎？郭升亮、刘龙标，由臣达洪阿记名拔补。

在籍终养礼部员外郎郑用锡、义首五品职员林祥云、六品军功小京官王云鼎、六品军功郝芝、渔船户周梓即蔡梓。

郑用锡生擒白夷一名、黑夷三名，林祥云、郝芝生擒红夷一名、白夷二名、黑夷三名，皆有取获炮械多件。王云鼎取获夷人铜炮一门、铁炮一门、夷銃三杆；防守海口，义勇最为精整，渔船户周梓即蔡梓，受募诱破夷舟。郑用锡可否赏戴蓝翎？林祥云、王云鼎、郝芝、蔡梓，可否赏戴蓝翎？

六品军功举人刘献廷、拔贡生陈荣文、廪生陈嘉猷、监生谢得环、武生姜殿邦、义首谢秋、蔡丽水、郑元杰、刘献廷，夺获夷銃一门、浙江湖协铁炮一门、大炮子十九颗、腰刀夷信多件，陈荣文、陈嘉猷等共生擒白黑夷犯十六名。以上刘献廷，可否赏给五品军功顶戴？陈嘉猷可否以训导优先选用？谢得环可否以从九品尽先选用？陈荣文、谢秋、姜殿邦、蔡丽水、郑元杰，可否赏给六品军功？

生员郭麟书、王廷锡、曹大源、武生郭麟瑞、八品职员王玺、陈尚文、林逢泰、林欢、总理监生陈毓英、谢玉麟、陈癸森、义首蔡掌、柯秀峰、柯铭珍、张曾谨、周天麟、淡水厅典史彭陈、张纲。

以上各义首等，均自募义勇，围捕出力，击杀生擒夷犯多名、器械多件，可否均赏给七品军功顶戴？彭栋、张纲均赏给八品军功顶戴？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承准兵部火票递回原折，钦奉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奉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达洪阿等奏查明本年正月台港出力文武员弁开单呈览，自应量予恩施。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着赏加三品顶带。台湾镇右营游击关桂，着以参将即行升用。淡水同知曹谨、台防同知全卜年、准升同知直隶州之台湾县知县阎炘、彰化县知县黄开基，均着赏戴花翎。署北路右营游击安定邦，着赏戴花翎。台湾左营水师游击刘光彩、署北路中营都司岑廷高、题升永春直隶州知州范学恒，均着交部从优议叙。署鹿港同知前凤山县知县魏瀛，着赏戴蓝翎，以同知升用，先换顶戴。永福县知县魏一德，着赏加通判衔。署大甲守备何必捷、北路中营千总李青云、右营千总何建忠、外委李吴魁，均着赏戴蓝翎，以守备、千总分别升用。猫雾揀巡检应升、主簿高春如、大甲巡检谢得琛，均着赏戴蓝翎，以县丞补用。台湾府经历陈坝，着以知县升用。台湾县典史杨成林、大武垄巡检高品城，均着以县丞升用。竹塹巡检主簿衔汪昱，着俟升补府经历县丞后，以应升之缺升用。把总翁标桂、林飞腾、外委萧振辉、额外陈进升、叶名标，均着赏戴蓝翎。中营效用目兵郭升亮、刘龙标，着达洪阿记名拔补。在籍礼部员外郎郑用锡，着赏戴花翎。义首五品职员林祥云、六品军功小京官王云鼎、六品军功郝芝、船户蔡梓，均着赏戴蓝翎。六品军功举人刘献廷，着赏给五品军功顶戴。廪生陈嘉猷，着以训导尽先选用。监生谢得环，着以从九品尽先选用。拔贡生陈荣文、武生姜殿邦、义首总理谢秋、蔡丽水、郑元杰，均着赏给六品军功顶戴。生员郭麟书、王廷锡、曹大源、武生郭麟瑞、八品职员王玺、陈尚文、林逢泰、林欢、总理监生陈毓英、谢玉麟、陈癸森、义首蔡掌、柯秀峰、柯铭珍、张曾谨、周天麟，均着赏给七品军功顶戴。典史彭栋、张纲，均着赏给八品军功顶戴。以示奖励。至托克通阿、卢继祖二员，前经有旨不准留闽，并已加恩赏给顶戴，此次所请，着毋庸议。该部知道。钦此。

折件在洋被劫奏

奏为发递折件、在洋被盗抢失、谨照原折恭缮补呈、仍由五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三月间，逆夷大帮勾结草鸟匪船图扰台湾，经官兵义勇击破草鸟船多只，擒获奸民，逆夷当即潜遁，经臣等恭折于四月初二日由五百里交鹿港

同知配船内渡驰奏在案。兹于八月十三日，据署鹿港同知黄开基禀称：前项折件系专差厅役黄梅雇王福庆商船内渡。兹于八月十一日，接该役自蚶江来禀，据称该船放洋后，遭风不顺，至六月二十三日，驶近厦港洋面，被草鸟匪船多只蜂拥抢劫。将该船货物并折件概行抢去。该役向夺，被殴重伤，业赴蚶江通判衙门验伤，禀请拿追。现因伤重，不能回鹿港销差等情具报前来。

臣等查海洋盗匪肆劫，胆将折件抢失，不法已极，除禀请督抚严饬该管水师缉追究办外，合照原折恭缮补呈，仍由五百里驰递，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奏。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承准兵部火票递回原折，钦奉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奉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达洪阿等奏发递折件、在洋被盗抢失一折，据称厦港洋面有草鸟匪船多只，抢劫商船，并折件概行抢去，不法已极，必应严拿惩办。着该督饬该管水师认真追捕，务期全行弋获，按律惩治，毋任一名漏网，以绝盗踪，而靖海洋。钦此。

折件二次在洋被劫奏

奏为台湾发递折件、复在洋被盗抢失、谨照原折补缮恭呈、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五月二十八日，臣等由五百里具奏覆讯夷目颠林等供词分别斩决留禁绘呈图说一折，又会奏大安港计获夷犯案内出力文武员弁义首人等开单请奖一折，又附奏蒙赏官衔及二品顶戴恭谢天恩一折，统装一匣，交鹿港同知配船内渡，发驿驰递在案。兹于八月二十六日，据署鹿港同知黄开基禀：前项摺件，拨役郑海，专雇陈勇裕小快船渡载。今据该役郑海禀称：该船六月十九日放洋，因风不顺，在沿海各■〈彳 粵〉屡开折戢，于八月初五日漂至将近蚶江之祥芝■〈彳 粵〉洋面，突遭匪船多只蜂拥牵劫，将折件抢失等情，转报前来。臣等查台湾发递折件，向系专雇小快船飞渡，以期迅速。迨因夷匪滋扰沿海，台内水师防守口岸，不能远涉外洋哨捕，海上盗贼滋多，快船舵水人少，更易被劫。前因四月初二日所发折件，在洋被盗抢失，业经臣等补缮进呈，饬鹿港同知另配大号商船由水师派武弁一人酌拨兵勇二、三十名给发口粮，配齐抢炮火药军械，即在赍折商船内小心护送内渡。今五月二十八日所发折件，皆紧要机宜，乃复在洋被抢，实堪痛恨。除禀请督抚飞饬水师查拿务获究办外，合照原折补缮敬呈，仍派拨兵勇在船小心护送，以昭慎重。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奏。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承准兵部火票递回原折，钦奉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奉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前据达洪阿等奏：发递折件、在洋被抢、当令该督抚饬属严拿。兹复据达洪阿等奏称：五月间

发递折件，至将近蚶江之祥芝澳洋面，复被匪船多只抢去等语。洋匪迭次抢失折件，不法已极，仍着该督抚严饬该管水师认真缉捕，务期一并全行弋获，按律惩治，毋任一名漏网，以绝盗踪，而靖海洋。钦此。

夷官来台投书及遵释夷囚奏

奏为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本年九月初一日，接总督臣怡良、巡抚臣刘鸿翱会札，本年八月十二日，准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署乍浦都统伊、两江总督牛咨称：■〈口英〉咭喇国现已议抚，将该夷所议条款会折具奏，内有被虏夷人及被诱汉民，一体恳恩释放二款。奉上谕：俱着准其所请。钦此。

查福建省惟台湾地方前经俘获各夷及内地人民与■〈口英〉夷交涉被拿监禁者，应即钦遵谕旨，一体查办，饬即将各夷提禁，查明现存若干名，遴委文武妥员解送厦门，以凭转送。其有内地民人与■〈口英〉夷交涉拿获监禁者，亦即查明省释销案等因前来。臣等谨查台湾两次所获夷人，前已遵旨将头目留存监禁，听候谕旨办理。其余概行正法。于正月廿八日具奏在案。兹奉督抚札饬前因，遵将现留监禁之红夷头目颠林、伙长律比吧底时、科因谏呢、副头目怒丈、白夷头目伊些骆、黑夷头（目）忍满、■〈口目〉莉啞、哈吻、叻■〈口尔〉共九名，当堂提禁，告以现奉大皇帝天恩，准释回国。该夷目等闻知，踊跃欢呼不已。臣等饬该府县即妥为安顿，添置衣履，一面雇配大号商船，遴委奉旨留闽补用之通判銜前福清县知县卢继祖、题补水师右营守备梁鸿宝，在船用心照料，内渡至厦门，交厦防同知报明督抚办理，并派哨船二只，沿途护送。汉民黄舟、郑阿二，一并提释。正在饬行间，九月初七日，据安平口员报称：本日有三桅夷船一只来安平之四草湖洋面停泊，夷人数名解放杉板进口，声言船内系厦门鼓浪屿之夷官，前来求见台湾府投书。臣等当饬道銜台湾府知府熊一本、署右营游击吕大升，于初八日出至安平，会同水师副将邱镇功，在演武厅传见。该夷官称：名你■〈口大〉，系夷之武官，职比守备之类，带同头目四人及通事一名，上岸来见。据称：奉驻厦门之大夷官遣来投书，令出其书，封面乃汉字，写「英国驻扎厦门水陆提督移大清国台湾水陆总镇台下投递」字样。当告以此乃台湾镇，非台湾府，夷见错递，随即将书讨回，必亲见臣达洪阿面投。邱镇功等许为转递。言之再三，不肯交出。臣等复行札饬副将邱镇功、署游击吕大升，会同知府熊一本，即令该夷将书投交转递，并密询通事以信内所言何事，即据该通事林金回称：此信并非伊写，约知信内是要讨淡水所获夷人及本船银物等语。熊一本告以所获夷人现存头目九名，已奉谕旨准予释放，即日委员护送内渡。该夷闻知，自相告语，言虽不解，察其颜色，尚为恭顺。当以天时已晚，暂令在庙住歇，给以饭食。该府等回

城稟知前情。臣等以夷书未交，不知其中究言何事，仍飭该府暨署游击吕大升于初九日传见夷官，示以印札，向取其书。詎该府等未至，该夷官已不俟示，即登舟挂帆向西北驶去。臣等熟商：该夷来踪不可揣测，或系借投书为名，来台探听消息，别怀意见，虽奉有议抚之文，不可不防其变，仍当督飭各口水陆兵勇加意严防，一面迅速配船，将奉旨释放之夷人妥为护送内渡，交厦防同知稟报督抚办理。

臣等又思：此次来台之夷官，书既未投而去，恐其回至厦门，别生事端，除将现在情形飞稟督抚察核，并令熊一本作书遣人乘快船星夜径送厦门，交鼓浪屿夷官，将释回夷人之事，明白晓谕，以安其心。所有臣等接奉督抚会札、遵旨办理及夷官来台投书情形，据实由五百里奏闻。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训。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奏。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承准兵部火票递回原折，钦奉朱批：另有旨。钦此。又于折末「遵旨办理及夷官」旁，奉朱添：所办俱是。钦此。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传谕按察使衔台湾道姚。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达洪阿等奏：护送夷俘内渡情形一折，据称接准怡良等会札，将夷目颠林等提禁释回，护送内渡，并安平洋面有杉板进口递书求见，据探书内索还夷俘及船内银物，经该府谕似夷俘九名，现予释放，护送内渡，该夷闻知，尚为恭顺，该府作书遣人至厦门，明白晓谕等语，所办俱是。惟该夷官递书未交，并不候示，即挂帆驶去，是否借投书为名，来探消息，有无别怀意见，自应妥为防范，仍着该镇道等随时体察，就该夷现在情形，妥商筹办，务期驾驭得宜，不至别生事端，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拿捕草鸟匪船多起奏

奏为草鸟匪船、图引夷船来台滋扰、乘机行劫、督飭文武委员义首攻捕歼擒、汇案拟办、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三月间，叹夷大帮勾结草鸟匪船，图扰台湾，经官兵义勇击破草鸟船多只，擒获奸民，夷众潜遁缘由，经臣等奏报在案。乃夷船虽去，而草鸟匪船仍复不少，或分或合，往来各口，伺劫滋扰。臣等伏查台湾港口众多，浅深不一，夷船因屡次失利，不敢轻犯，惟恃草鸟船为爪牙，先驱滋事。草鸟匪船得势入港，随后乘之，是防夷必先剿除草鸟匪船，乃第一要务。惟近时贼情，每多占劫商渔船只驾驶，反以原船给事主乘坐放回，情变多端，攻之于外海，则恐夷为之援，且其势散漫。惟于港外浅水处所，多用小哨，并雇澎船，多募水勇，委员会同水师梭巡攻捕去后，旋据淡水厅营稟报：五月初七日，署竹

整巡检高品城、会督厅营兵役义首生员陈锡福，驾船出洋追捕草鸟船一只，至白沙墩港搁浅，获犯谢卷、陈悦、吴来、许别、宋注五名，起出鸟枪、藤牌、火罐、锉子等件。又于是月初九日，中港余把总陈昌宗、效用范志龙，督同厅役及义首叶廷禄等，在中港各驾小船出洋追捕匪船一只，获犯江朋、林庭即林成、黄贤、林富、谢双、叶庭六名，起获赃布金箔，并金顺发、金顺吉牌照两纸，及刀械火箭等件。是月十六日，又有匪船一只，在吞霄港洋面游奕，经兵役会同总董郑妈观等，驾船追捕，获犯陈相、陈尚、陈回、陈洪九、陈紫即陈注、陈貌即陈戇、陈素、卢返、吴连、陈肯、陈密、吴九、陈鼠、陈芳、陈余、陈现十六名，并起出九节炮一门、鸟枪五杆、火罐四个、刀一把、漳浦县给金得利小渔船牌照一纸，余犯凫水逃脱等情。

又据澎湖厅营禀报：本年五月初三、初五等日，访获在洋行劫盗匪吴古、许允得、陈波三名，是月二十五日，该厅派丁役会同右营守备郭扬声，匀配巡船，出洋巡缉，至锁管洋面，了见草鸟匪船追赶渔船，郭扬声挥令各船分布上风，共相兜捕，匪船无路可窜，驶近海边，丢弃炮械，凫水上岸逃走。当擒获匪犯刘宜即许宜、蔡办、蔡求、蔡来、蔡透、康高、许郑、程佑、蔡佑、洪魏登、林受、王升十二名，并起获长柄斧二把、标枪二枝、大鸟枪三杆、布袋二个，内装火药铅子，并牛角管四个、火罐两个等情。又据嘉义县及水师营禀报：义首曾良山，督带巡船六只，于六月二十一日巡至东港洋面，遇见草鸟船二只，驶近追捕，逃至五条港洋面。二十六日，忽有匪船四只，与贼合帮开放枪炮拒敌。经防守树苓湖之署水师千总李瑞麟及其子李丕承，驾船六只，并义首姚涵、李清水、李朝荣等，同嘉义县丁役水勇驾船二只，并力出捕，与匪打仗。李瑞麟、李丕承、曾良山各开劈山大炮击沉匪船两只，冲礁击碎一只，贼匪纷纷落海，淹死无数，牵获匪船二只，匪众拒捕，格落海中六人，生擒贼匪李四即破目田、刘荳、林立、张蕃、张别即张扁、蔡明、郭宇、林宽即林来、陈赞、张集、林弁、张蛮即张兰十二名，并在船放出被禁事主船户陈伯等十一人。船中检有吴顺泉即陈伯牌照一纸。又一船系澎湖民船，舵工陈排均，称被匪劫占，其船成帮，惟■〈贝养〉一船，顺风逃去外洋。曾良山名下水勇李水，被匪拒伤甚重等情。

又据报：七月十七日，防守躔仔寮之水师把总龚正勋，督同弁兵水勇巡船三只，并投效从九品张肇奎、义首姚涵、蔡鹏飞、李丽水、龚正标、效用郑振芳，巡船三只，于是日戌刻，在状元挖洋面遇有匪船六只，一见官兵巡哨，开放九节包排鎗拒捕。该把总龚正勋等，督饬各船，奋勇攻扑，开放鎗炮，击沈匪船二只，各匪纷纷落海，击至夜半，贼船势不能支，各驾桨飞逃。该把总等极力尾追，至深水外洋，牵获匪船二只。龚正勋、郑振芳、李丽水，同目兵贺

名高，飞身过船，砍死把舵一匪，砍断蓬■〈纆索〉。义首蔡鹏飞、兵丁陈恩诚等，亦即赶到，共获贼匪许埠、林■〈金串〉、林钳、张二、陈涌顺、许求、许泡、蔡嬉八名，起获九节炮一门、鸟枪四杆、藤牌三面、短刀五把、火药銚子等件，尚有炮械被匪撩入海中，救出被禁事主船户陈占等五人、牌照一纸，系台湾县给发，被匪劫占其船，余匪船三只乘风逸去，时已夜深，众力乏竭，不敢远追。回港查看：被贼炮毙水勇叶熟一名、义首李丽水、姚淮、陈恩诚、张国梅、水勇庄抱、李烈、洪猷、吴晓、吴合、吴润等，均有受伤，载回医治等情。统计台澎各属洋面，连月攻捕匪船十七只，击沈破碎五只、牵获七台，余击毙溺毙贼匪无数外，格杀六贼、生贼匪五十八名、救起事主十八人，起获枪炮器械八十余件。臣等因犯数较多，批饬概行解郡，在府审办。

兹据道衔台浏府知府熊一本、候升知府台防同知全卜年、候升同知直隶州台湾县知县阎焮、台湾府经历陈坝等，逐起审明，拟解前来，声明许埠、林钳、林■〈金串〉、张二格伤，于起供后身死等情。臣等会同提勘，缘各犯因夷船屡次勾结草鸟船来台滋扰，各自起意出洋行劫，若遇夷船，即与合帮，为之引导。其中伙犯亦有仅止听从行劫、不知通夷之事者。淡水厅所获陈柏等十六名一起。缘陈柏、漳浦人，起意纠允现犯陈尚、陈回、陈洪九、陈紫、陈貌、陈素、卢返、吴运、陈肯、陈密、吴九、陈鼠、陈芳、陈余、逸犯陈石、邱求、陈居功、陈权、陈妈灿、陈凉、陈泵、姚标、陈味、李量及不识姓名一人，共伙二十六人，带备枪炮器械，共坐邱求之船，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由内地僻港出洋，十四日驶至漳浦县虎头港外洋，劫占不识名王姓事主■〈舟古〉艘一只，并米二包。各犯过船乘坐，将自坐原船换给事主放回。十六日，船至淡水，即被兵役拿获。其陈玖一名，讯系欲觅船偷渡被陈柏携至船上，逼令服役不从，关禁在舱，并非同伙。又江朋等六犯一起，讯系逸犯。吴樟将自置渔船一只，牌名金顺发，雇水手现获之江朋、林庭、林富、黄贤、叶廷、谢双、逸犯林萆，一共八人，装载金箔、磁器来台生理，由厦门石井地方出洋，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驶至澎湖西屿洋面，江朋起意行劫不识姓名事主掩边船一只。各犯一齐上船搜劫赃物，将船驶至海边，逐事主上岸走回。五月初五日，在虎井洋面，江朋又起意行劫不识姓名事主渔船一只，当令吴樟、林萆驾坐原船驶回消赃，自驾掩边船驶至淡水即被获解。又所获谢卷等五名及澎湖厅所获陈波等三名一起，系陈波起意为首，纠获十二人，坐澎湖人吴古、许别、宋注等之船，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出洋，在淡水洋面劫占不识姓名事主货船一只，事主凫水上岸逃走，陈波与现犯吴古、许允得、逸犯陈厚、杨莲，过船搜脏，现犯谢卷、陈悦、逸犯杨兰、蔡怕、蔡党、陈绳，在本船接脏。吴来被胁煮饭，许别、宋注二人不肯从盗，被陈波关钉鎗底。陈波、

吴古、许允得、陈厚、杨莲坐所劫之船，驶回澎湖消赃。将船折毁灭迹。经该厅兵役将陈波、吴古、许允得拿获，而谢卷受陈波嘱托，仍驾原船在淡水洋面游奕，亦经兵役连船及器械拿获，放出许别、宋注，余犯逃逸。

又澎湖厅所获刘宜等十二名一起。讯系刘宜为首，纠获十四人，携带鸟枪、器械，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驾船出洋。二十四日，驶至澎湖。刘宜起意行劫渔船一只。刘宜同现犯蔡办、蔡术、蔡来、蔡透、康高及逸犯许壬，过船搜赃。现犯许郑、程佑、洪魏登、林受、王升，在本船接赃。蔡佑被胁煮饭，蔡波孝因病留本籍不来。各伙犯皆不知首犯欲行勾夷之事。

又据水师千总李瑞麟、义首曾良山等会获之李田等十二犯一起，系李田起意纠允现犯刘荳、林立、张番、张别、蔡明、郭宇、林赞、陈赞、张集、林弁、并击毙落海之林募、同逸犯林榜、又不识姓名七人，共伙二十人，驾坐草鸟船，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出洋。是月十八日，在番仔挖外洋行劫不识姓名事主火炭船内银钱，将船放走。二十二日，又行劫不识姓名事主绿荳船一只。二十五日，在状元挖外洋行劫不识姓名事主补枋船一只，均驶至海边，将事主驱逐上岸，并未上岸。李田将劫占两船分与林榜、林赛等管驾，添纠陈胡、李所、张胆、王必，并海边不识姓名十八人草鸟船一只合帮探听夷船消息。六月十八日，又在状元挖外洋行劫事主陈伯火炭船一只，将陈伯等五名关禁舱底，并在海边添招现犯张蛮、逸犯吴中林及林成、郑育、许晚、林炭及吴中等转邀不识姓名十三人入伙，分坐五船管驾。二十一日，陈胡等二船在东港洋面遇见义首曾良山巡船追捕，逃至树苓湖外洋。该犯李田等适于二十五日仍在该处行劫事主陈排鱼脯船一只，将陈排等关禁舱底，李田同刘荳等过船搜赃。张蛮、吴中林及林成、郑育、许晚、林炭在本船接赃。李田与刘荳、吴中、陈胡、林赛、林榜等六船合帮游奕。经李瑞麟及义首人等各船围捕，该犯等匪船各放枪炮拒捕，被官船兵勇将陈胡、吴中等所坐二船开炮击沈，林赛所坐一船冲礁击碎，匪皆落海淹死。李田、刘荳等所坐二船被获，放出陈伯等十一人。林榜等所坐一船乘风逸去。

又水师把总龚正勋等所获陈涌顺等八名一起，系格杀之许埤为首纠允现犯陈涌顺、许术、许泡、蔡嬉、格伤身死之林钳、林■〈金串〉、张二及被砍死把舵之不识姓名一人，一共九人，带齐防船器械，乘坐许埤自置草鸟船，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出洋，十八日驶至状元挖外洋，遇见事主黄团发即陈占沙艘船，许埤起意行劫，同陈涌顺等一齐过船，将事主等关禁舱底，抛去旧船，即坐事主之船与李得、王久、陈长、胡在、吴青等匪船五只，每船十数人不等，在洋连■〈舟宗〉游奕。该把总龚正勋等督带巡船围击，因匪船开炮拒捕，亦即回炮击沉王久、吴青草鸟船二只，贼匪皆落海淹毙。许埤等一船被获

，余李得、陈长、胡在三船逸去。

以上各犯，经臣等隔别研讯，据各供认前情不讳，究无窝伙抢劫别案，及知情分赃之人，究诘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谋叛者斩。又例载江洋大盗立斩梟示。又滨海行劫过船搜赃，一经得财，俱拟斩立决。其止接递财物并未过船搜赃行劫，亦止此一次，并无凶恶情状者，仍以情有可原、免死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又洋盗案内，被胁为盗服役，如被获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律载私渡天津，杖八十各等语。此案陈柏、陈洪九、陈紫、陈貌、陈素、卢返、吴连、陈肯、陈密、吴九、陈鼠、陈芳、陈余、陈尚、陈回、江朋、林庭、叶贤、叶庭、林富、谢双、陈波、吴古、许允得、刘宜、蔡办、蔡术、蔡透、康高、李田、刘荳、林立、张番、张别、蔡明、郭宇、林宽、陈赞、张集、林弁、许埤、林钳、林■〈金串〉、张二、林涌顺、许求、许泡、蔡嬉四十九犯，或起意行劫，得赃潜谋通夷，或拒捕杀伤兵勇，或为从过船搜赃行劫以至二次，均属法无可贷。查潜谋通夷，律以谋叛罪，亦应斩，与洋盗罪名相等，自应从一科断。陈柏等犯应均照江洋大盗例，立斩梟示。海疆重地，未便稽诛。除许埤、林钳、林■〈金串〉、张二格杀外，臣等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将陈柏等四十五名绑赴市曹处斩，仍戮取许埤等首级，传于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

许郑、程佑、洪魏登、林受、王升、张蛮、谢卷、陈悦八犯，讯在本船接赃行劫亦止一次，并不知通夷，亦未开枪持械拒捕，尚属情有可原，均照强盗免死发遣例，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吴来、蔡佑被胁在船煮饭，并非甘心从逆，被拿到案，均照为盗服役被获者满徒例，各杖一百、徒三年以上遣徒。各犯分别照例刺字发配。陈现合依偷渡天津杖八十，递籍折责交保管束。许别、宋注不肯为盗服役，交保省释。失察之各犯父兄及牌保，照例饬惩。买赃之人，讯不知情，免提省累。被盗拒毙之水勇叶熟一名，饬县赏恤。其余受伤人等，给资医治，均已平复，分别奖赏。已起各赃，各船只给主认领，未起追赔，所获盗船器械存留厅营配用。逸犯陈厚等饬缉另结。此次文武委员义首人等，不分畛域，不避艰险，奋勇争先，歼擒草鸟船匪多名，救出被禁事主等多人，办理尚属认真，可否酌保数人，以示鼓励海外人才之处，出自天恩。除全案供招咨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奏。

再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三十日，淡水厅大安港拿获夷人颠林等案内，有广东裔民陈阿盛、张阿广、张阿有三名，经臣等提讯，各据供认投入夷船，随到浙江滋扰属实。本拟与夷人肱哩等同时正法，因另获在广东通夷之逃军赖妈来、在厦门通夷之逃徒萧石及知情容留赖妈来之方业三名，恐与陈阿盛等牵涉，暂

行留质。当时讯供情形，先后奏报，并咨明刑部，将陈阿盛等归入赖妈来等案内办理在案。

嗣据道銜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将该犯赖妈来、萧石审明各自通夷，回台纠人内应，方业知情容留，欲俟夷船来台，为之纠人，与陈阿盛等三人，并不认识。解经臣等会讯，供亦相同。方业旋即监毙。其时有彰化县匪徒陈勇等竖旗谋逆，接应夷船。臣等恐赖妈来、萧石及陈阿盛等，在监为陈勇等内应，即于七月十四日将陈阿盛、张阿广、张阿有、赖妈来、萧石五名，援照谋叛斩决之律，恭请王命，绑赴市曹正法，以绝后患。赖妈来、萧石配所主守，讯无贿纵情事，应听配所议结。方业带病进监，刑禁人等讯无凌虐，应毋庸议。陈阿盛等三名供招，先已咨送刑部，除将赖妈来、萧石供招咨部外，相应附片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剿平彰化县逆匪奏

奏为彰化县匪徒分股聚众、欲图通夷、竖旗谋逆、督饬文武兵勇剿破首徒并获勘办完竣、地方安靖、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台湾自上年以来，屡次破获通夷奸民张从、赖妈来、萧石等奏办在案。本年正月间，彰化、淡水交界，再破夷舟，而自三月以后，台湾南路各洋夷船往来游奕未已，以致北路嘉彰一带匪类见夷船屡至，纷纷谣播。臣等恐其煽诱滋事，严饬各属时加侦察。

查有彰化县积匪陈勇、黄马二名，素行结交匪类，被控抢劫占夺田园、截河抽税、不法多案，适有新委署彰化县知县魏一德到任，特饬会营设法围拿。詎该匪陈勇闻知，竟敢纠结伙党，在水沙连之触口地方，筑造石围，乘夷船屡次来台，欲图勾结滋事。五月十一日，接据护北路副将关柱同魏一德禀称：该县会同北协中营署都司岑廷高、署水沙连千总倪捷升、署外委陈林生、署南投县丞胡钧，于五月初六日率带兵勇屯丁前往触口围拿。该匪陈勇胆敢聚众一百余人，自称镇溪大王，竖旗抗拒。虽经击杀十余人，而贼从石围池内施放枪炮，兵勇亦有受伤。因石围坚固，四面溪流环绕，其外复有竹围抱护，官兵所带枪炮微小，进攻数次，不能得破。禀请拨运大炮前往。又据署嘉义县知县易金杓禀：该县与彰化交界之斗六门地方，风闻亦有匪徒往来等语。

臣等会商：彰化距郡较远，匪徒胆敢竖旗滋事，亟须扑灭。惟郡城根本重地，防夷吃紧。臣达洪阿未便出剿。查关桂素称老练。魏一德人亦勇往，尚可办事。随飞饬易金杓同署嘉义营参将洪志高、署斗六门都司张金泰、署斗六门县丞潘振玉，督率兵勇，严守嘉义要隘，防其分窜蔓延。又调外委陈进升，酌带兵勇一百名，在彰化县北门外驻扎，以防葫芦墩及淡水一带匪徒附和。一面饬委署左营游击陈连斌，带领臣达洪阿自练精兵二百名，拨运二千斤大炮二门

、小铜炮四门、抬枪二十杆。臣姚莹亦委候补同知直隶州托克通阿，率领道署新练战勇一百五十名，并由台湾府军需局拨解经费银两，自郡启程。嘉义营守备曾玉明，带兵二百名、壮勇一百二十名，自嘉义县启程。署鹿港同知黄开基，率带壮勇二百名，自鹿港启程。先后往触口会剿。

是时，黄马一股亦在内山，遣匪伙沈明法率众数十人往触口接应陈勇。经魏一德督率屯勇邀击，中途杀毙十余人、生擒沈明法，余匪逃散。臣等虑有别处土匪蠢动，谕飭各庄总董义首，督率团练壮丁，扼守要冲。黄马等不能往救，陈勇之势遂孤。黄开基亦即先到，贼匪闻知郡城各路兵勇会剿，颇形畏惧，屡次突出，皆被该文武兵勇击退。五月十九日，关桂遣人往鹿港水师左营拨运大炮亦至。魏一德探闻陈勇之众欲逃，商同黄开基、岑廷高，迅速进攻。将其竹围攻破。二十日，复架大炮轰击。岑廷高首先奋勇，将石围攻破。魏一德同胡钧督率兵勇齐进，炮毙杀死贼匪多人，生擒伪元帅陈■（卜莽）、伪先锋林讨、陈硕及贼伙陈用、曾云、吴添基、林大手、廖阿九、林庶、郑深、传番、江菜麻，庄添佑、陈振太、陈添赐、叶木、廖宾、廖无牙、赖团、刘戇虎、林越、张江河等二十二犯。讯据供称：炮毙之贼，名谢汶、王添生、陈逃。杀死十三贼，为许白、毛求、陈阿形、黄珍、廖保仔，余犯不知姓名。首匪陈勇，同余众逃散。

二十日，各路兵勇齐集，网民探知陈勇逃入水沙连山内八圯签，投依黄马匪众。魏一德商同陈连斌、曾玉明、岑廷高、黄开基、托克通阿等，督率兵勇，前往围捕。陈勇、黄马匪众约二百余人，见官兵追至，率党抗拒。文武兵勇奋力攻击，毙贼匪二十余人，生擒伪镇山大王黄马、伪元帅廖梅李、徐大猪琴、匪伙黄拘、陈建沿、廖询、萧树、廖阿送、王兴、陈添得、詹阿圆、吴红、林老、黄江艺、李蠢、洪洒、黄墩、廖水、陈岱、赖妈唐、郭才、郭洗保、李显、林泳、孙来、林目糖、张盐、廖阿禁、卢显、许香、江裁、张涌、廖好、吴老俊、林成、吴米、苏贺、王租义、许桧、纪淮、赖和尚四十一犯。陈勇同余众仍行逃散。又据张金泰、潘振玉在斗六门堵截，报获伪先锋苏志杰及伙犯蔡受、黄居、锤其萍、廖梅、陈江、林路、林跑、林墙、萧春池、陈泳盛、张重嬉、孙宰等犯，并义首等追落溪水淹死不识姓名六贼。

臣等以贼匪既已破获击散，所有郡城及嘉义营鹿港厅委员兵勇，可先撤回，以节糜费。惟陈勇及在逃党羽未获尚多，专飭关桂、魏一德在于山陬海口设法购拿。一面将已获各犯先行解郡，交台湾府审讯。人犯众多，一时未能定讞。

又据关桂、魏一德、黄开基及委员义首陆续报获伪军师廖添来、匪伙张江成、陈楚、陈其、陈七、李六、赖缺嘴猪、赖太见、廖豪脚攀、陈登田、陈云

、林乌番、李胆、李成陇、庄牵、陈水篱、简春、陈隆、杜费、何葛、廖狗仔、刘憫、廖通、吕緘、吕茂、张盾、廖幅、杨固、尤淙、柯真、王造、林在、张阿纳、刘会、周世、翁裙、吴坑、廖阿人、吴扶持、刘得胜、陈强、李助、林世、颜寅、廖阿墙、梁听、廖吞、张同等多名。讯据供称：陈勇经该文武等四处追拿紧急，仍从海口逃入内山。臣等飭催营县勒限必获去后，该营县商令沿山最近之林圯埔经理林迎祥、生员陈希亮、武生陈彩龙，及臣达洪阿派往之义首武生陈朝魁等，同团练各庄义勇，协力堵截围拿。关桂、魏一德同胡钧、倪捷升各带兵勇，分驻水沙连、小埔心、二八水等处，扼守要隘，遣网民入山侦探。陈勇尚同匪伙逃匿在山，围困日久，众匪乏食。九月十五夜，突至林圯埔街抢劫陈希亮，陈彩龙布店。该生员等走出街外，招集各庄总董头人及本街义勇，守住街口。文武兵勇齐至围拿，贼匪不能走出，迨及天明，本街义勇首先扑入，兵勇继进，贼匪持械拒捕。当时格杀十四人，将匪首陈勇擒获，并获匪党庄明、张东、刘全、林彬、周淙、廖水南、刘利、张云生、陈秋、杨申、陈椿、蔡井、林店、陈池、张猫掌、陈番■〈亻简〉、颜张咸、江水生、邱印、郑谅、江明、黄蓝投、廖近水、林映、林本、蔡添赐、余喜、郭纯、洪栽、胡海、刘金、陈泳等三十四犯。该县会营督率兵勇，护解来郡。臣等立飭道衙台湾府知府熊一本，督同厅县委员连夜研鞫，并提前获各犯质讯陈勇、黄马等，俱各供认：因夷船屡次来台，起意谋逆属实。按拟招解前来。臣等公同提勘。

缘陈勇、黄马均系彰化县人，素行强横，结交匪类，占夺民人田园，把截浊水溪，抽取载货竹筏钱文，皆被控有案。本年听见大安及各处口外洋面有夷船来往，勾诱民人内应滋事。该二犯遂商同起意招集匪类竖旗谋逆。陈勇自称镇溪大王。黄马自称镇山大王。以廖菇、廖添来、伪军师陈■〈亻莽〉、廖梅李、徐大猪琴伪元帅，苏志杰、陈硕、林紂为先锋。其余黄■〈扌外么内〉、陈建沿、廖询等匪二百余人，皆为旗脚。黄马占住水沙连山内八圯签为巢穴。陈勇占住触口，搬运山石，在竹围内砌成石围，可藏百数十人。先于四月初八日，在石围内同饮血酒，私造白旗二面，上写「镇溪大王陈」、「镇山大王黄」字样，约期五月初十日竖旗起事，并遣匪党至附近村庄索银派饭。臣等风闻，飞飭北路副将同彰化县督率兵勇大举剿捕。该匪等恃其石围坚固，复于石围墙上砌成炮洞，施放枪铳，拒敌官兵。经文武兵勇攻破逃散。陈勇走依黄马。又被官兵围捕，将黄马等众拿获。陈勇复同余党逃至海口各处潜匿。其党伙被官兵役勇陆续拿获多名。陈勇被追紧急，复潜入内川，受困日久，穷蹙乏食。九月十五日，率党至林圯埔抢劫林希亮等布店，被官兵义勇埋伏，布置严密，首从各犯，登时就获。讯认不讳。案无遁饰。

查陈勇、黄马二犯，素行不法，胆乘夷船屡次来台，起意竖旗谋逆，冀图通夷内应，伪称大王名号，造筑石围，抗拒官兵。陈■〈卜莽〉、廖梅李、徐大猪琴、苏志杰、廖添来、陈硕、林纠七犯，同恶相济，拒敌官兵，伪称元帅、先锋、军师名目。以上九犯，实属罪大恶极，均应照谋反大逆凌迟处死。沈明法、陈用、曾云、吴添基、林大手、廖阿九、林庶、郑深、傅番江、蔡麻、庄添佑、陈振太、陈添赐、叶木、廖实、廖无牙、赖围、刘戇虎、林越、张江河、谢汶、王添生、陈逃、许白、毛术、陈阿形、黄珍、廖保仔、黄■〈才〈勺外么内〉〉、陈建沿、廖询、萧树、廖阿送、王兴、陈添得、詹阿圆、吴红、林考、黄江艺、李蠢、洪洒、黄墀■〈高，足代口〉、廖水、陈岱、赖妈唐、郭光保、李显、林泳、孙来、林目糖、张盐、廖阿禁、卢显、许香、江栽、张涌、廖好、吴老俊、林成、吴朱、苏贺、王租义、许桧、纪淮、赖和尚、蔡受、黄居、锤其萍、廖梅、陈江、林路、林跑、张江成、陈楚、陈其、陈乞、李六、赖缺嘴猪、赖太见、廖脚攀、陈登田、陈之、林鸟番、李胆、庄明、张东、刘全、林彬、周淙、廖水南、刘利、张云生、陈秋、杨申、陈椿、蔡井、林店、陈池、张猫掌、陈番、简顽、张成、江水生、邱印、郑谅、江明、黄蓝投、廖近水、林映、林本、蔡添赐、余喜、郭纯、洪栽、胡海、刘金、陈泳等一百十八犯，均充旗脚，甘心从逆，随同拒敌官兵，实属同恶相济，均应照谋叛律拟斩立决，仍加梟示。除谢汶、王添生、陈逃三名炮毙，许白、毛术、陈阿形、黄珍、廖保仔等格杀外，臣等申明后，即恭请王命，将陈勇、黄马等犯绑赴市曹，分别凌迟斩决，传首犯事地方梟示，以昭炯戒。李成陇、庄牵、陈水篱、简蠢以上四犯，均被逼充旗脚，乘间逃回，并无抗官杀伤兵勇情事。惟该犯等另犯伙劫、在外把风接赃一次，均应从重依强盗情有可原例，免死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林墙、萧春池、陈泳盛、张重嬉、孙宰、陈滢、杜费、何葛、廖狗仔、刘墉、吕通、吕緘、吕茂、张质、廖幅、杨固、尤淙、柯真、王造、林在、张阿蚋、刘会、周世、翁裙、吴坑、廖阿人、吴扶持、刘得胜、陈强、李助、林世、颜寅、廖阿墙、梁听、廖吞、张同，以上三十六犯，讯系被胁勉从，乘间逃走被获，并无抗官拒捕杀伤兵勇情形，均应照谋叛案内被胁入伙讯无抗官焚汛拒捕闻拿投首拟军例，酌加一等，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

以上遣军各犯，均照例刺字，分别发配。其有同名误拿、讯非正犯者，皆予保释。陈勇、黄马及各匪犯徐大猪琴等，尚有另犯命盗各案，罪名或相等或较轻，均应归此案从重完结。陈勇、黄马犯属有无财产，照例查办。逸犯获日另结。

此次在事出力文武员弁义首人等，可否量予鼓励，出自天恩。再，此案因犯数较多，陆续解郡，供情不一，首犯就获，始能定案，是以具奏稍迟，合并

声明。除全录供招咨部外，所有臣等办理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奏。

夷船两次来台释还遭风夷人奏（夹片）

奏为鼓浪屿夷船二次来台、求释前获夷俘及北路洋面适有遭风夷人、即交领回厦、夷情悦服、全台安定、由五百里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本年九月初十日，臣等遵旨释放前获夷俘正法外留存夷目九名，委员护送内渡，及厦门鼓浪屿夷宜来台投书未交径回各情，由五百里具奏在案。嗣于九月二十三日，接据候升知府淡水同知曹谨、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澎湖通判范学恒禀称：本月十六日，淡水厅属金包里洋面有■〈口英〉夷夹板船一只，遭风击碎，会营督属救起白夷二十五人等语。当经批飭■〈口英〉夷现已受抚，即当妥为抚恤，委员解郡，以凭奏明转交厦门去后。

兹于九月三十日，据鹿耳门口员报称：有前次投书之夹板夷船，复从西北驶来外洋停泊。正飭查间，十月初一日报称白夷数人放杉板到口，称奉有闽浙总督文书求进城投递。臣等查该夷既奉有本省总督文书，自当出见接收，未便准令入城。当经熟商：臣达洪阿暂缓出见。臣姚莹先督府厅县及中左右营三游击在城外公所传见。夷官二人言督臣文书尚在本船，先来请示，如准来见，该夷上司官即于明日上岸面投。臣姚莹许其初二日进见。次日午刻，有该夷官即前来之职比守备、新升都司你■〈口夫〉，同夷千把总四人上岸，仍于城外公所传见。该夷皆行免冠礼。询以总督文书安在？当即取出呈阅，乃本年九月十五日督臣怡良给鼓浪屿夷水军统领之文。大略言八月间接准钦差大臣咨称：被虏夷人，前经奏请释放，所有台湾俘虏，倘尚在台湾羁管，希即飞飭该镇道将各夷人委解鼓浪屿，径行交领。当经本部堂专弁行文台湾镇道遵旨办理。因风■〈日汛〉靡常，文到迟早不定，计该国差弁赴台时未接本部堂公文，不知和好之信，是以不敢擅自接收，候彼中接到文书，自将所留各难民解回厦门交还等因。该夷今赍此文来台，以为凭据，并抄呈前次来台赍投原文，亦系求将两次所获夷人及船货见还之意。词气尚为恭顺。臣姚莹谕以台湾存留夷目九人，已接奉总督来文，委员送厦交还夷官。问前二次共获一百八、九十人，何以只存九人？谕以病毙数十人，余皆正法。夷官问何为正法？谕以尔国犯顺，彼此正当交战，焉有不杀之理？因天朝以德怀远，不轻杀戮。自上年八月及本年正月俘获夷人，皆羁留久之。及尔国在浙江江南屡次伤我官员、害我百姓，是以大皇帝震怒，台湾军民人人愤恨，五月后方遵旨正法，仍留头目九人，已属格外施恩。该夷官语塞。其形益恭。

又问近有夷船一只台洋遭风，系在何处？何月日？谕以此乃九月十六日

，在北路金包里洋面遭风击碎，人皆溺海。地方官救起二十五人，现因尔国受抚，已饬令妥为抚恤，即日委员解郡，禀报督抚，奏明大皇帝，然后遣官送厦交还。夷官言：若待禀奏，有需时日，可否恩准来船即日领回？臣姚莹以其词顺，许以奉有释放夷人前旨，若尔国诚心恭顺，亦可通融办理。夷见允许请，喜形于色。复免冠顶谢。且称回告本国，亦皆感戴天朝大恩。夷人无以为报，欲求大人一登夷舟，俾众夷瞻仰，以伸谢悃。意甚恳挚。

臣姚莹伏思自古驭夷，不外恩、威、信三者。台湾两次擒斩夷众，已足示威，生释夷俘，又已施恩。今若不许所请，彼将谓我恒怯，且不足以示信。泉厦之间，咸谓台湾擒斩其人，夷必报复。上年至今，谣言未已。台民日夕摇动，奸人得以乘间煽惑。现察该夷情调恭顺，且彼国大酋■〈口仆〉■〈口鼎〉啗受抚，夷众日久思归，断无敢行滋事。莫如竟往彼舟，以观所为，一可释外夷之疑怨，二可安台厦之人心，三可杜奸人之煽惑，四可细审其舟之虚实。遂允登舟之请。夷官复请示期，许以后一日往。夷官悦谢而去。还商臣达洪阿，亦以为然。当经议定，臣达洪阿若出，不能不以兵从，恐该夷又生疑惧。臣姚莹往，足示怀柔。臣达洪阿坐镇郡城，以存威重，仍委水师副将邱镇功、右营游击吕大升、护左营游击陈连斌，于初四日随同臣姚莹并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台防同知全卜年、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托克通阿，出安平港口，往诣夷舟，不携一兵一械，甫出口，夷遣官偕通事乘杉板来迎。禀称其酋悬彩旗百面，备号炮六鸣，以待登舟。遥望果见：五色彩旗悬挂，前后桅索上下皆满，通事言此乃彼国迎接最尊贵者之礼，非大恭敬事，旗不全挂。问号炮何以六鸣？答言：先三炮俾众知恭敬天朝，后三炮以敬贵。臣既登舟，夷官五人皆裹甲佩刀、外加长衣如披风状，整列队伍，鹄立舱面以迎。舱面正中，设臣姚莹公座一位，傍列十数座，以待同官。其茶果，夷官皆亲奉，礼貌极恭。详观其舟，约长二十丈、宽四、五丈，两■〈舟皮〉各有铜炮八门，炮长仅四尺许，腹围宽约五尺许，炮口围宽二尺许，镗口内外光净殊甚，进退有机，不以人力，亦用自来火与鸟枪同。其船三层，中为夷官及白夷所居，下层则黑夷及火药、器械、杂物。余与颠林供略同。惟两■〈舟皮〉并无两层及贮水之事，是前次据黑夷头目■〈口目〉莉啞所言，尚有未尽确者。观毕言归。夷官各持酒一瓯，言此太平酒，感天朝恩，自此不敢有异。请以此酒为誓。言毕饮满欢呼。复鸣三炮送臣姚莹等回舟。并无索取所失船货。察其情状，似已心悦诚服。适初五日，北路委员解送遭风夷人二十五名亦至。讯据头目七多忍古供称：伊等系■〈口英〉咭喇小商船，载白夷二十余人、黑夷一百数十人，同火轮船一只，前月自舟山撤回广东，驶至台湾洋面遭风，因火轮船上被火，大夷官将伊船上黑夷尽数叫去救护，本船上白夷不谙行驶，以致击碎。幸蒙救起，只求释放

回国等语。遂于初六日，令厦来夷官写具领状，府县验明点交付领登舟，仍准该夷官所请，将总督给伊原文同所抄前次来台投文发还，一面照抄存安。臣姚莹复委在台投效之候选从九品张肇奎，带同台湾县役赉具督抚各衙门文禀，即乘其舟赉往厦门投递。知府熊一本亦备文移复鼓浪屿夷官，布告天朝恩德及此次交回遭风夷人之事。该夷船候风两日，已于初六日辰刻起旋放洋回厦。

方夷舟再至台湾，郡中绅商士庶咸怀疑惧，及闻臣姚莹、熊一本将往夷舟，群相劝阻，惟臣达洪阿、臣姚莹意见相同。及臣姚莹同众官自夷舟回城，众心乃定，谣言顿息。所有办理夷官再来求见及交还遭风夷人情形，谨据实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明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奏。

再台湾自道光二十年八月起，至现在十月，时逾二载，南北要口十七处，派设弁兵屯丁乡勇水勇、雇用民船、建筑炮台炮墩、制造炮位器械攻具守具，屡与夷人接仗，以及南北陆路之乱民奸匪，洋面伺劫之草鸟匪船，皆假夷事为名，煽惑人心，乘机滋事。或经臣达洪阿亲统大兵出剿，或由臣等督饬各营厅县联庄团练攻捕，或督饬水师弁兵义首水勇出洋攻击，前后击破夷舟盗艘、逆匪溺毙击毙及生擒夷犯逆犯盗匪不下千人，仰赖圣主威灵，训示机宜，得以随事戡定，不致损失兵威，蹂躏地方。今■〈口英〉夷蒙天恩准抚，以苏亿兆生民，薄海内外，无不颂戴皇仁，如天浩荡。台湾本外夷垂涎之地，又屡破夷舟，丧失夷众，其怨颇深，议者咸为台湾危惧。此次夷舟再来，其情叵测，民间惊相传告，谣言纷纷，复仗天威怀以恩信，化其桀骜之气，易为悦服之忱。诚臣等梦想所不到，亦台厦之人所同为欢幸者也。

臣等悉心体察，夷虽悦服输诚，惟江浙夷船尚未悉还，不可不防患于意外。时居冬令，台地向应加意巡防，所有各口雇募设守之乡镇水勇人众数千，若遽行撤退，殊有未便。然经费亦当撙节。惟有相度地势情形，以次渐减。至年底察看，如果■〈口英〉夷兵船尽数回国，再行裁撤，以昭慎重。

至台湾两年以来剿办各起逆案动用道库备贮经费，本当项目报销，惟逆匪蠢动之由，皆系通夷奸民为之勾结，而所用兵勇设守，亦多与防夷事务牵涉，难以分晰。将来造报，惟有仰乞圣恩，准其并入防夷案内，一体造报，以臻简易，而归画一。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日，承准兵部递回原折，钦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又，附片具奏各起逆案动用道库银两并入防夷案内造报一片，钦奉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传谕二品顶戴台湾道姚。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奉上谕：达洪阿等奏相度地势、渐次撤兵、并请各起逆案动用道库银两、并入防夷案内造报等语，台湾两年以来，剿办各起逆案，动用道库备贮经费，本应项目报销。据达洪阿等奏：多与防夷事务牵涉，难以分晰造报，着照所请，准其并入防夷案内，一体造报。所有各口雇募设守之乡勇水勇人等，准其相度形势，渐次裁撤，仍应加意巡防，期于有备无患。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通筹经费酌量撤留兵勇奏（夹片）

奏为通筹经费、酌量情形、分别撤留兵勇、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本年十月初九日具奏厦门夷官二次来台，将遭风夷人交来船带回，并亲至夷舟察其虚实折内，附片陈明浙江夷船未回本国，不可不防患于意外，时届冬令，台地向应加意巡防，各口派设乡勇人众数千，未便遽行撤退，惟有以次渐减在案。兹准水师提督臣奕振彪咨：经省局司道议详，酌量裁撤内地兵勇，以节经费，其有实系紧要必不可少之处，即由各道切实挑选，留其精锐，汰其老弱等语。臣等查台湾班兵，皆经臣达洪阿于到台时，亲自点验，年过四十，即行驳回。其各口屯丁乡勇，亦系臣姚莹酌定名数，选募造具，年貌名册，不时委员查验，尚不至有老弱充数。惟经费甚巨，不可不通盘筹算。台湾澎湖两处，自道光二十年八月防夷起，两次奉省发银四十万两，又发过澎湖银一万五千两、番艰三千元，经费不为不多。无如兵勇人众，时日复久，本年七月，即已告匮。未发经费，以前各属垫用之款，皆未归还。幸蒙皇上天恩，赏拨银五十万两到闽，听候台湾提用。臣等遵于七月间备文委员赴省请领，风水阻滞，至今尚未解到。臣等不胜焦盼。臣姚莹不得已除将道库备贮三次用存银二万五千余两及绅士呈捐之项动支。复饬府厅县挪款垫用。现在■〈口英〉夷受抚，自当将守口兵勇酌量情形，分别减撤。

伏查台湾大小十七口。自道光二十年八月起，兵勇逐渐加增。至上年九月，共设防弁兵四千六百六十九名、屯丁乡勇水勇七千九百五十二名。澎湖各口共设防夷弁兵一千五百九十九名、乡勇水勇一千二百一十三名。此皆日夜在口守御。其屡次与夷船打仗及剿办凤山逆匪陈冲、嘉义逆匪江见、彰化逆匪陈勇、黄马，同出洋攻捕草鸟匪船、随时征调，戒严兵勇，皆事平后随即撤退。尚不在此数内。益以筑设炮台炮墩、树立木城填塞、海口添铸炮位、制造军装器械火药及一切攻具守具、运送军装夫价等项，多历办军需未有之事。当时请求惟恐不精不实，致误事机，事后通计，所费实多。今南北两路地方皆已平靖，■〈口英〉夷亦经受抚，虽夷船尚未回国，不便撤防，而帑项不可虚糜。自当随时撙节。臣等督同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候补知府台防同知全卜年，悉心筹议。台澎各口原设兵勇，以本年年底截止，明年正月里起，酌量地方情形

，分别撤留。其必须留防者，台湾各口尚应留弁兵四千零二十一名。澎湖一厅孤悬，各口弁兵应照旧留防。惟郡城之安平水师三营及澎湖水师两营，兵数较多，仍分为两班，更替休息。本年五月以后，臣等原议上班口粮全给、下班口粮半给，今议定上班口粮照给、下班口粮停给。其余兵少之处，皆不分班。

至乡勇屯兵名数，亦议定台湾各口酌留一千七百四十九名。澎湖一厅酌留四百名。共留屯丁乡勇二千一百四十九名。俾经费稍可持久。如果来年春后夷务大定，再行议撤。所有各属团练不领口粮之义勇，亦酌量情形，分别解散十分之五，以纾民力。其省城存贮经费，将来动用，如果有余若干，仍当奏明归还台湾道库，作为备贮，以备海外要需。所有臣等会同酌议缘由，除报明督抚臣外，谨以奏闻。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奏。

再，向例台湾镇每年于冬季出巡南北两路，查阅营伍，弹压地方，前因夷务未靖，厦门与台湾郡城对峙，鼓浪屿夷船秋间屡次来台，并投书索还前获夷俘，郡城根本重地，臣达洪阿未敢远离，现在虽闻夷已受抚，惟浙江大帮夷船究未回国，臣达洪阿不便出郡他往。现在南北两路土匪奸民屡经搜捕之后，地方尚为安靖，自当专顾根本为要。除在郡之中左右城守四营，臣达洪阿已会同臣姚莹照例校阅外，所有南路营伍，已委南路营参将余跃龙代为校阅。北路营伍，即委署嘉义营参将洪志高、署北路协副将关桂、署艋舺管参将陈景岚代为校阅。安平水师，委安平协副将邱镇功代阅。澎湖水师，委澎湖协副将詹功显代为校阅。饬令认真查核，倘技艺生疏、步伐不齐者，即分别降革责儆。其有技艺出众、枪箭合式逾额者，送候臣达洪阿记名拔补，事竣仍分别等第，照例奏报。所有委员校阅外营及臣达洪阿顾守郡城根本缘由，合附片奏闻。谨奏。

夷酋忽生异议奏

奏为委员护送夷俘及遭风夷人到厦、先后交收完竣、讵闻鼓浪与夷酋忽生异议、谨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本年九月初十、十月初九等日，先后由五百里具奏，遵旨释还夷俘同遭风夷人，两次委员护送，先期遣人往鼓浪屿投书及厦门夷官两次来台情形，具奏在案。兹于十一月十八、二十等日，接据各委员先后禀称：委员张肇奎，随坐来台夷船护送此次遭风夷人二十五人，于十月初八日放洋，初十日即先到厦交收。所有先遣投书之效用李远芳，于九月十九日雇坐渔船放洋，遭风漂至广东惠来县地方，由陆启行，十月十二日甫至鼓浪屿将书投递。其文武委员卢继祖、梁鸿宝，护送释回之夷目颠林等九人，系九月二十三日放洋，因风不顺，收入澎湖，又值风暴连旬，直至十月十九日开驶，十月二十一日始到厦门。先有夷船在港口守候，一见委员船到，即将颠林等拦去鼓浪屿，尚未给回照

。风闻■〈口仆〉■〈口鼎〉喳已到厦门，与鼓浪屿夷酋扎士必作何（原文）忽生异议。以为台湾正法之夷人，皆系遭风夷商，不应正法等语。臣等不胜骇异。

查台湾洋面上年八月初一、初五等日，即有夷船在南北洋面游奕，是时并无风暴，及初九日，始有台风。至十二日申刻，即已止息。该夷船系十三日申刻到鸡笼外洋停泊。十五日辰刻移泊近口之万人堆洋面。十六日卯刻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我兵亦即放炮回击。见其桅折■〈纟索〉断，船即随水退出口外，冲礁击碎。该夷船来台游奕，在未起台风之先，及到鸡笼洋面停泊，已在风息之后，且先泊外洋，后进口门，中历三日之外，何得谓之遭风？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尚在可证。及九月初五日，又有三桅夷船至鸡笼攻我炮台石壁，烧我哨船一只，因上岸夷人为我兵炮毙，始行退去。似此攻战交锋，何竟隐匿不言？而以遭风借口。

本年正月大安之役，先于正月二十四日即有三桅夷船三只在彰化县之五■〈汜义〉港外洋巡驶。臣等设伏定计，密遣渔船诱其搁浅击破，除溺毙杀毙外，生擒夷众颠林等四十九人及广东奸民郑阿二、黄舟等五人，起获枪械，内多浙江宁波镇海营中军器，镌有各营字号，并有起获浙江提督水师号衣二件、绿色旗帜二面、署温州镇左营守备所造本余水陆程途里数山形水势册一本、浙江巡抚札温州左营包游击捕盗印文二件、又札包游击查获贩卖鸦片之闽犯陈往印文二件、颍州营左军葛守备札薛外委查守兵陈廷俭有无饮酒生事印文一件，现俱贮库可验。若系商船何有此物？显系在浙江骚扰之兵船，毫无疑义。

且据该夷目及广东奸民黄舟、郑阿二供称：系■〈口仆〉■〈口鼎〉喳自定海遣来，持书寻觅台湾逃军张从等内应，相机行事。而张从先于上年即已由台破获正法，果有其人，似此供证确凿之事，乃捏称遭风商船，以饰其来台坐坳之耻。夷情狡诈，一至如此。且事在和义未定以前，薄海同仇，即使夷船实系遭风，亦当乘势攻击，方为不失兵机。岂有释而不击、擒而不杀之理？况夷人夹板虽多，其中多系派用商船，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此固兵家之常，原无足怪。乃于和议已成之后，追寻前事，谓台湾不当以其人正法，成何理耶？臣等幸逢圣贤在上，此等无理之言，本不足以上渎宸聪。但夷情难定，其在台者已感激恭顺于先，而在厦者忽为此饰情翻异之说。诚恐讹言易滋，于大局甚有关系。臣等前于夷官二次来台折内，即附片陈明；现在来台夷人虽已悦服，但江浙大帮夷船尚未南归，不可不防患于意外。今既有所闻，不敢不据实上陈圣鉴。可否密敕当事诸大臣留心体察该夷动静，以善其后。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由四百里具奏。伏乞皇上训示遵

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奏。

夷酋强贴伪示请旨查办奏

奏为厦门夷酋张贴伪示、欲与台湾为难、谨照旧设防、并录呈夷示、由五百里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经将夷未就抚以前台湾所获夷俘、除先已正法外，遵旨释送往厦、并风闻鼓浪屿夷酋忽生异议情形，恭折具奏在案。兹接据厦门探差传抄夷酋张贴示语前来，大意总以前次在台两次被获正法夷人，俱系遭风夷民。臣等不当谎奏邀功，词极狂悖。臣等披阅之下，不胜骇异。查该夷船并非遭风，且夷人兵船多即商船，前已据实详细入奏，自邀圣明洞鉴。臣等原可毋庸置喙。即该夷务夸彼强，以其人被获正法为耻，亦无足深辩。至张贴夷示，谓臣等枉杀无辜，而滥邀恩赏，则事关国体，有不敢不陈明于圣主之前者。

台湾海外孤悬，四无应援，不靖奸民，时思蠢动，即四方宴然无事，此地犹时有危乱之忧。况夷人构衅以来，骚扰数省，三载于兹。凡属沿海，无不戒严。何况台湾蕞尔一郡介在闽粤两省大海之中？自道光二十年夷犯定海，台湾即纷纷谣播，匪徒时思攘臂。二十一年七月，厦门失守，警信一闻，全台震动。臣等设法安抚，备极艰辛。八、九月间，夷船果再至鸡笼，幸仗天威，一经破获、一经击走，而是时遂有嘉义逆匪江见、凤山逆匪陈冲相继作乱，复有汉奸张从、赖妈来、萧石之徒，或自广东、或自厦门，皆与夷人勾通，来台内应。均以次剿灭获诛，不至酿成大事。至二十二年正月，夷船复至大安，诱其搁浅破获，凡此侥幸成功，实由仰承圣训先事指示机宜。又得文武员弁绅士义民人思敌忾、愤切同仇。且督抚臣深悉海外情形，屡次令臣等便宜行事，不为遥制。是以臣等不避嫌疑，遇事径行具奏，故能不失机要，境土安全。即正法之夷目，上年八月及本年正月俘获，皆羁留久之。迨该夷连犯乍浦、吴淞，始奉旨正法。诚以海外奸民，屡次勾通滋事，众至百数十人，久恐生变。彼时尚未就抚，不得不除内患，仍留其头目，未肯全诛。臣等仰体皇上格外之仁，安敢滥杀？夷未就抚，兵商皆我仇讎，况系骚扰有据，前后奏牍具在，只以上崇国体、下固人心，张我军威、作我士气，乃蒙圣主俯鉴海外孤危、内安外攘之难十倍内地，不惟臣等及全台文武屡邀宠锡恩纶，迥逾常典，并以台地人心浮动之区，绅士义民能知大义，每于赏劝奖励之中，特加优异。圣谟广远，烛照遐方，所以鼓士气而励戎行，迥非臣下所能企及。臣等力小任重，本深以为惧。台湾之赏愈厚，则■〈口英〉夷之忌愈深。观该夷示有云：中华之辱，莫甚于此。其情亦可见矣。厦门与台湾对峙，夷方在厦设立马头，商船往来贸易。臣

等在台实犯彼之大忌。今夷示称：请大臣代奏伸冤，谅此虺蜮之情，断不能逃圣鉴。而臣等密迹仇讎，夷必借口而来滋扰。纵使防御周详，人心巩固，第方今受抚之初，岂可以一隅致碍大局？伏乞皇上天恩，将臣等开缺，即日撤回，听候钦派大臣到台查办。俾台湾免生兵衅。

至台湾各口要隘设防兵勇，前已酌量抽减，以节经费。今夷既与台湾为难，不得不仍行严备，并求迅赐简放镇道，以重地方，而专职守。除将取获夷船内在厦门浙江滋扰之旗帜、号衣、枪炮、刀甲、公文、印册，逐一封候钦差大臣到台查验外，合将该夷示照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奏。

全权公使大臣世袭男爵璞，为晓示事，照得上年八月间，有我■〈口英〉国民船■〈口纳〉■〈口尔〉吓哒名号一只，在于台湾鸡笼海面遭风破碎。其人暂幸逃生者一百有余。又本年正月间，再有我国民船阿名号一只，亦在该府淡水海面遭风击破。其人同得逃生，已有数十。其先后二次上岸者，俱被拿获监禁。今于本公使到厦之日，忽闻此等遭风难民将及二百之多，经被台湾总兵等官凶心歼杀。闻信如雷聒耳，不胜骇然。且闻该官称说，因奉王命，是以敢行杀戮，实可伤心。莫不令人发指。试思此次遭祸之民，假使手执兵械，奋勇相争，即被擒获，尚且万不容如此滥行歼杀。盖凡有自称礼义之邦者，俱以忍心为本，则交战时所有被擒民兵，军例不准于战后妄杀，而在此明见我等礼义之军，比之茹毛饮血、惨酷肆戮之徒，何等迥去相异！何况此等难人，原系水手小民及随营担夫等类，无资护己、无械伤人。既经遭风捱苦，即按大清律例，应得保护恩待。奈在台难民，掳之将近一年，而竟起意凶杀。呜呼哀哉！思念及此，本公使怨恨憎恶，百喙难言。中华之辱，莫甚于此矣。使或竟奉王命，致我人受枉杀之冤，此乃该总兵达洪阿等凶犯不顾廉耻、贪婪功劳、捏词以■〈口纳〉■〈口尔〉吓哒及阿■〈口纳〉等船屡次攻犯台湾，谎诞假奏，瞒骗皇帝御聪，以致王命误降。而我人被杀矣。遭风之船，既非战舰，又无载军兵。达洪阿等所奏，其为假冒，不问可知。而此次我人遭祸，皆其假诈所由。既经本公使访得确实，有凭可据，自应将此凶暴情由，据实陈明，转请钦差大臣等，奏请皇帝圣鉴。本公使陈请之间，虽必恭谨，但事关最要，仍必坚存求报之意。应代君主讨求，即将台湾狼心假奏忘杀之凶官达洪阿等，刻即去官正法。将其家财入官，照数若干，全交英官分济无辜枉死之家属。

盖达洪阿等既因假诈谄害我人多命，自应以命抵偿，以扬天道好还、恶有恶报之理。若非如此办理，本公使惟虑将情奏明我国君主之时，非惟致伤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复起。如或再有干戈之患，百姓复受涂炭之苦。即因一派凶心官长贪赏冒功，致令百万良民困苦无了，可不怜惜哉！惟本公使

钦赖皇帝洞知明鉴，秉公执法，势必星飞答报，俾全二国之和好，免使百姓以衔冤矣。因恐有人未知我民遭难被杀受有万苦之实情，理合晓示通知。为此示仰英、汉军民各色人等知悉，并令分行刊刻英、汉字文，传示天下诸国，以便通悉。持示。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